

世界少年  
文学名著  
珍藏版

# 儒林外史

# 儒林外史

世界少年文学名著百部

# 儒 林 外 史

[清] 吴敬梓/原著

## 目 录

导读	
王冕的故事.....	002
周进的故事.....	003
范进中举.....	023
严氏二兄弟轶事.....	034
王惠的故事.....	049
蘧公孙的故事.....	056
娄府二公子的故事.....	065
马二先生的故事.....	077
匡超人的故事.....	091
真假牛布衣的故事.....	120
鲍文卿的故事.....	136
鲍廷玺的故事.....	146
杜少卿的故事.....	159
庄绍光的故事.....	176
虞博士的故事.....	186
萧云仙的故事.....	194
沈琼枝的故事.....	205
王秀才的故事.....	216
万中书的故事.....	226
市井四奇人的故事.....	242

### 导读

《儒林外史》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是我国清代杰出的讽刺小说，在世界讽刺文学史上，占据了显赫的地位。《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又号文木老人。他是一个被科举考试弄得潦倒不堪的文人。对于功名富贵，他思想上经历了由追求、失望、怀疑到深恶痛绝的变化过程，这为他创作小说奠定了生活基础和思想基础。

吴敬梓生活在清政权已趋稳固的时代，随着清王朝在军事政治上的步步成功，它的文化统制的毒害也愈来愈深。文士们醉心举业，八股文之外，百不经意。吴敬梓十分憎恶当时士子的热中科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风气，把希望寄予落拓不得志的文人和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怀着这种心情，他写出了这部卓绝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以反对科举和功名富贵为中心，并旁及当时官僚制度、人伦关系以至整个社会风尚。作品一开始就通过周进、范进中举前后的悲喜剧，揭示了科举制度是怎样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以及士子们热中科举的原因作品还写了一群考取科名的读书人，他们出任则为贪官污吏，居乡则为土豪乡绅，从而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在讽刺举业中人物的同时，作品还用了大量篇幅刻画那些“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的人物。他们以风流名士自居，过着无聊的寄生生活。作品通过他们的所谓潇洒风流的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径，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封建文士们的生活真相，指责了科举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后果。

## 儒 林 外 史

---

《儒林外史》以其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小说史的发展中，《儒林外史》奠定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晚清的谴责小说在讽刺艺术和结构上都受其影响。我国新文学的伟大作家鲁迅极其推崇《儒林外史》，他的战斗的文学传统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和《儒林外史》也有一定关系。

## 王冕的故事



## 学画之初

元朝末年有一位著名的画家叫王冕，他家住浙江诸暨县乡村。

七岁时，王冕死了父亲，靠母亲做些针线活，供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十岁时，母亲把王冕叫到面前来说：“孩子啊，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因为你父亲死后，我一个寡妇人家，每年入不敷出；年岁不好，柴米又贵；几件旧衣服和旧家具，能当的就当了，能卖的就卖了；怎能供得起你读书？现在已没有办法，只好让你去邻居秦老爹家放牛，每月可以给几钱银子，又会给你三餐饭吃，明天就去吧。”王冕说：“娘说的对。我也不大乐意坐在学堂里；不如去他家放牛，倒高兴些。如果我要读书，还可以带几本去读。”当夜母子俩就这样决定了。

翌天，王冕跟着母亲来到隔壁秦老爹家。秦老留他母子吃了早饭，把一条水牛交给王冕，指着门外说：“离这儿不远处，便是七泖湖。湖边的绿草如一片地毯，各家的牛都放牧在那里。还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杨树，十分阴凉。牛要渴了，能在湖边饮水。小哥，你只能在这一带玩耍，不必远去。我老汉每天两餐饭菜是不少的，每天早上，还有两个钱给你买点心吃。只是你要勤劳些。”

母亲向秦老道谢后，要回家去，王冕送出门来，母亲为他理理衣服，说道：“你在这里好好干活，不要惹人嫌，早出晚归，免得我牵念。”王冕答应着，母亲依依不舍地回去了。

从此王冕就在秦家放牛，黄昏一到就回家跟着母亲歇宿。秦家有时煮些腌（yān）鱼、腊肉给他吃，他便拿块荷叶包

回家来，交给母亲。每日点心钱，他也不舍得花，攒（z n）了一两个月，就偷空到村学堂里，在卖书的小贩那儿买几本旧书，每天把牛拴好后，坐在柳树荫下看。

转眼三四年又过去了。王冕读书，心里也明白了不少道理。在一个夏日，他心中烦躁。放牛疲倦了，他就在绿草地上坐着。一会儿，阴云密布，下起了大雨。雨过天晴，那黑云旁边镶着白云，渐渐散去，日光透出来，映照得满湖通红。湖边山石，五颜六色。树枝都像被水洗过一样，绿得可爱。湖里的十来枝荷花，花苞上清水欲滴，荷叶上有水珠滚来滚去。

王冕看着，心里想道：“古人说，‘人在画图中’，确实如此。可惜这里没有一个画工，若把这荷花画几枝，一定很有趣。”又一想：“天下没有学不会的事，我为什么不自己画几枝呢？”

从此，王冕开始攒钱买书了，他托人在城里买些胭脂铅粉回来，学画荷花。开始他画得不好，三个月后，那荷花便形神兼备地跃然纸上，就像是湖里长的；又像是刚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一般人作画，先用线条勾画轮廓，再涂颜料。王冕直接用颜料涂抹，这样画出的花卉，被称作没骨花卉。乡间人看见画得好，便有拿钱来买的。王冕得了钱，买些滋补品，孝敬母亲。没有多久，诸暨全县都知道王冕是一个画没骨花卉的画匠，便不断地有人来买他的画。到了十七八岁，王冕已不在秦家做雇工了，每日画几副画，读古人的诗文，便可养家糊口，他的母亲心里十分高兴。



## 拒邀

王冕生性聪慧，还未满二十岁，就已经饱读诗书了。天文、地理、历史、经济，样样精通。他性情孤傲，既不喜欢做官，又不爱交朋友。看到《楚辞图》上屈原的像，自己照着那个样子做了一顶很高的帽子，一件十分宽大的衣服。遇着花红柳绿的季节，他赶上马车，带着母亲出外郊游，到乡村，去河边，一路欢声笑语，惹得一大帮小孩跟着他们跑。他的邻居秦老，虽然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却非常风趣幽默，他从小看着王冕长大，觉得王冕与众不同，对他敬爱有加，时时和他亲热，邀他在草堂坐着聊天。

有一天，王冕和往常一样与秦老坐着时，只见外面一个人走进来，头戴瓦楞帽，身穿青布衣服。秦老迎上前去请他坐下，此人自称姓翟，是诸暨县一个差役，又是买办，也就是官府中管采购、办杂务的差人。因秦老的儿子秦大汉认他作干爹，所以他时常下乡来看亲家。秦老赶紧叫儿子泡茶、杀鸡、煮肉款待他，并留王冕陪客欢饮。他们都自我介绍过后，那翟买办说：“这位王相公，可是那位会画没骨花的人？”

秦老回答道：“亲家，正是他，你怎么知道？”

翟买办又说：“他是县里家喻户晓的大人物！因前段时间本县老爷吩咐，要画二十四幅花卉，装裱成册送给上司，这差事落到了我头上。我久闻王相公的大名，因此就直接来找亲家。今天正巧就遇着了王相公，还要劳烦你画一画。在下半个月后，下乡来取。老爷少不得还有一济赏钱，一并送来。”

秦老也劝说一番，王冕就作顺水人情，答应了下来。回到

家，王冕尽心尽力，画了二十四幅花卉，每幅画上还题了诗。半月后，翟买办来取画。那名叫时仁的知县果真送了二十四两银子，翟买办私自留下一半，只拿出十二两银子给了王冕。时知县拿着王冕画的画，又带了一点小礼，送给从京城返乡的大人物危素。

王冕早有耳闻，这个危素很有来历，皇帝亲自送到京城外，危素再三推辞，皇帝才上轿回去。而且，知县大人尊他为师。一回来，买了比京城还大的新宅，值二千两银子，县里大小官员都登门祝贺，大摆宴席。可王冕却不知画送了他。

危素收了礼，把那二十四幅画看了又看。第二天，备了一席酒，答谢知县。饮酒时，危素问知县这画是何人所画。时知县不敢隐瞒，“是学生县里一个农民画的，他叫王冕，年纪也不大，想是才学画几笔，难登大雅之堂。”

危素感叹道：“我也是在外太久，故乡有这样的贤士，竟然不知，惭愧。此人不但才高，胸中见识，也亦不凡，将来不在你我之下，不知可否约他来此一会？”

时知县答：“这有何难？门生此去，马上就约。他听见老师见爱，自然答应了。”

说罢，时知县告辞，回到衙门，差翟买办执请帖去约王冕。

翟买办飞奔下乡，邀王冕到秦老家，原原本本向他说了。

王冕笑：“有劳翟买办，请回县老爷，就说王冕一个小小农夫，不敢高攀。”

翟买办变了脸：“老爷具帖相请，竟不识抬举！这件事，本是我照顾你的；不然，老爷怎知你会画花？按理，见过老爷，还该重重地谢才是！今日走到这，茶没喝一杯，却推三阻四，不肯去见，成何体统？叫我如何回复！难道一县之主，叫不动你一个百姓？”

王冕回说：“买办，你有所不知，如我做错了事，老爷拿票子传我，我哪敢不去！像现在将帖子来请，就是不逼我的意思；我不去，老爷也会谅解的。”

翟买办道：“你这说的什么话！票子传着倒去，帖子请着反不去？这不是不识抬举吗？”

秦老也劝道：“王相公，罢了，老爷拿帖子请你，本是好意，你就去走一回吧。常言道‘灭门的知县’，你和他拗什么？”

王冕道：“秦老爹，你知道的。我不愿意去。”

秦老爹见王冕执意不去，又怕亲家难做，就出了个主意，推说王冕有病不能去，请亲家照此回禀。翟买办却不肯依。秦老爹只好留他吃晚饭，又暗叫王冕向母亲要了三钱二分银子，送翟买办套交情，翟买办方才满意了，去回复知县。

## 离乡出走

翟买办到了衙门，回禀未能请来王冕。知县心想：“这小厮哪里害病了！想必是我狐假虎威，着实把他吓了一跳。他从来没见过官府的人，害怕不敢来了。我不如亲自去请他，他自然敢来见我。我便带着他来见老师，该显得我办事多勤敏？听老师前日的意思，相当尊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我这样屈尊敬贤，将来书上定会大笔称赞一番，这是千古扬名的事，有什么做不得！”当下定了主意。

第二天早晨，时知县坐上轿子，带着八个差役，翟买办扶轿，一直下乡来。乡里人听见锣响，全都前来观看。轿子来到王冕家门口，见一扇白板门紧闭着。翟买办抢上几步，忙去敲门。一会儿后，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婆婆，出来说道：“不在家了。一清早就牵牛出去饮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翟买办道：“县老爷亲自到这里传你家儿子说话，怎的慢条斯理！快说出家的去向，我好去传！”

那婆婆道：“不在家里，不知去哪了。”说完，关门进去了。

翟买办回头跪在轿前禀道：“王冕不在家里。请老爷到公馆里略坐一会，小人再去找他。”

翟买办扶着轿子往公包走去。正走着，远远有个牧童，倒骑着牛，从山边转了过来。翟买办赶上去，问道：“秦小二，看见你的邻居王老大在哪里吗？”

秦小二说：“王叔叔么？他到二十里路外王家集亲家家赴宴去了。这牛就是他的，让我替他赶回家。”

翟买办禀告知县，知县立刻生气了，道：“既然这样，不必进公馆了！回衙门去吧！”

时知县心中非常愤怒，本要立即派人拿了王冕来责罚一番，又担心危老师说他暴躁，只好忍气吞声，回去向老师说明此人如何不识抬举，再处置他。想到这儿，他便吩咐回府。

实际上，王冕并没远行，知县走后，他就走回家来。秦老过来责备他道：“你方才也太固执了。他是一县之主，你怎的这样怠慢他？”

王冕说：“老爹请坐，我告诉你。时知县倚仗危素的势力，欺压百姓，为所欲为。这种人，我为什么要与他交往？但他这次回去，定会向危素说；危素老羞成怒，恐要和我计较起来。我今天就告别老爹，到别处去躲避几天。只是母亲在家，放心不下。”

母亲说道：“孩子，你历年卖诗卖画，我也积攒了几十两银子，不愁柴米。我虽年事已高，但无疾病，你只管放心出去躲避几日。你又没犯罪，难道官府会来抓你的母亲？”

秦老道：“这也挺有理。况且你埋没在这乡村镇上，虽然才学出众，可有谁识得你呢？这次到大地方去走走，或许能走出些名堂来。你走后，家里的大小事，都包在我老汉身上。”

王冕谢过了秦老。秦老走回家去，取了些酒菜来为他送行。

次日五更，王冕起来收拾行李，刚吃过早饭，恰好秦老也过来了。王冕拜辞了母亲，又拜别了秦老，母子洒泪分离。王冕穿上麻鞋，背上行装，秦老手提一个小白灯笼，直送出村口，方停住脚步，站着看着他走，直到看不见王冕的背影，方才依依不舍地回去。

## 隐居山林

王冕一路风尘仆仆，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一直来到山东济南府。这山东虽是近北部省份，省会却也人物富庶，房舍稠密。王冕来到这里，路费也快用光了，租了个简陋小屋，仍作画卖画为生。

济南府里有几个财主，也爱王冕的画，经常来买；又不亲自来，派几个粗野手下，动不动就大呼小叫，闹得王冕心里十分烦恼，就画了一条大牛贴在那里，并在上面题了几句诗，讽刺他们缺乏教养。

一天早晨，王冕刚坐在那里，只见许多男女，啼哭着，从街上走过。也有挑着锅的，也有箩担内挑着孩子的，都面黄肌瘦，衣裳褴褛。一群一群的人，把街筒都塞满了。一问，才知道黄河决口了，沿河州县的田地民房，都被淹没，这是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处乞食为生。王冕见此情形，叹了口气道：“天下要乱了，我还在这里做什么！”将些散碎银子，收拾好了，又捆起行李，决意回家。王冕走入浙江属地，打听得危素已经离任还朝了，时知县也升任走了，因此放心回家，拜见母亲。看见母亲身体依然康健，心中十分高兴。母亲又向他说了秦老如何帮助他等，言下十分感激。他连忙打开行李，取出一匹茧绸，一包柿饼，都是山东名产，拿过去拜谢了秦老。秦老又备酒为他接风洗尘。从此，王冕又在家乡吟诗作画，侍养母亲。

转瞬间六年过去了，母亲病倒卧床。王冕请人百般医治，总不见起色。一天，母亲把王冕叫到跟前说：“我眼见得不得济

事了。这几年来，人们都对我说你有学问了，应该劝你出去做官。做官可能不是光宗耀祖的事，我看见那些做官的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况且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妥。我儿可听我的遗言，不要出去谋求官，在家娶妻生子。即使我死了，也会瞑目的。”王冕哭着答应。母亲说完，撒手西归，王冕顿足捶胸哭号，哭得左邻右舍无不落泪。

王冕母亲死后四年，天下就大乱起来。出了不少草莽英雄，一些人乘机趁火打劫，危害百姓。只有朱元璋起兵滁（c'ú）阳，专门打击贪官污吏，尊敬百姓，被称作正义之师。他占领南京后，自立为吴王。不久，又举兵攻入浙江。

一天，中午，王冕从母亲坟上拜扫回来，只见十几人骑着马向村里奔来。为头一人，头戴武巾，身穿团花战袍，白净面皮，三络髭须，相貌威武。那人到门前下了马，向王冕施礼道：“请问一声，王冕先生的家在哪里？”王冕道：“小人就是王冕，这便是寒舍。”那人高兴地说：“这真是太好了，在下特来拜见你。”进屋坐下，通了姓名才知道，那人原来就是吴王。王冕急忙致歉道：“小民肉眼凡胎，不知王爷驾到，实在有罪。但我这样一个愚笨的人，怎敢有劳王爷？”吴王道：“孤在江南，就仰慕先生大名，现在来拜访，是要请教先生：浙江荒乱已久，怎样才能收服人心？”王冕道：“大王是有高明远见的，不消乡民多说。若以仁义服人，没有人会不服，岂但浙江？若只靠武力争取，恐怕难服人心。”吴王点头称赞。

数年之后，吴王铲平祸乱，并统一了天下，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自此人民开始安居乐业。到了洪武四年，秦老汉进城回来，对王冕说：“危老爷已经被降罪，发放和州去了。”说着拿出一份邸（d）报给王冕看。报上写着，危素归降吴王之后，狂妄自大，在太祖面前自称老臣，被罚往和州守护元



朝忠臣余阙陵墓。那上面还写着，以后要通过八股文考试来选择官吏。八股文，就是一种格式固定的应试文，又称作“时文”。王冕从心里反感，指着对秦老说：“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有了这一条荣身升官的途径，就会把那文章德行都看得轻了。”

从此以后，不时有人传说，朝廷行文到浙江，要征招王冕出来做官，王冕开初还不在意，后来渐渐听说得多了，也不通知秦老，私下收拾行李，连夜赶往会稽(jì)山中，并在这儿躲了起来。

半年过后，朝廷果然派了一名官员，带了一些人，拿很多礼品，来到秦老门前，见秦老八十多岁，白发银须，手扶拄杖。那官向他施礼道：“王冕先生就在这庄上么？而今皇恩授他咨议参军的官职，下官特地捧诏而来。”秦老道：“他虽是这村里的人，只是很久了不知他的去向了。”秦老献过了茶，领那官员走到王冕家，推开了门，见蛛网满屋，蒿草满径，知道确是离家很久了，只好叹息了一下，捧诏回旨去了。

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从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后来得病去世，山邻收集了些钱财，将他埋葬于会稽山下。

## 周进的故事

## 聚会受嘲

山东兗（y n）州府汶上县有个叫薛家集的乡村，这里住有百十来人家，都是以务农为业。村口一个观音庵，除正殿之外，还有十几间窗房子，后门边上一条河流过。有一个和尚住在这个庵里，集上人们，凡有大事，就到庵里来商讨。

这年元月初八，作为首领的申祥甫带了七八个人走了进来，商议完元宵节闹龙灯的事，提出想要在这观音庵里办个学堂，商讨请谁做教书先生。

负责承应官府捐税和劳役的夏总甲说：“先生我倒想起一个，就是呼衙门里顾老相公家请的一位先生，姓周，官名叫做周进，已六十多岁，县里考试曾得第一名，却还不曾中过秀才。顾老相公请他在家里三个年头，他家小公子去年就中了秀才，和咱镇上梅三相公一齐中的。你们若要先生，我想可以把周先生请来，他比较合适。”

大家听了，都表示同意。

翌天，夏总甲果然对周先生说了，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每天二分银子在和尚那里吃饭，约定灯节后下乡来，正月二十开馆上课。

到了十六日，大家都将份子钱送到申祥甫家备办酒饭，请了集上新进学的梅三相公做陪客。梅三相公久叫梅玖，戴着新方巾，早早到了。临近中午，周先生才来。众人看那周进，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黑绸旧长袍，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面色黑瘦，花白胡子。申祥甫拱手请进堂屋，梅玖方才慢慢立起来和他相见。众人都作揖坐下吃茶，

只有周、梅二位茶杯里有两枚生红枣，其余都是清茶。吃过了茶，分两桌入席。每桌八九个碗，碗中尽是猪头肉、鸡、鱼、肚、肺、肝、肠之类。申祥甫叫一声：“请！”众人一齐举筷，风卷残云似的，刹时去了一半。看那周先生时，却没有动一下筷子。

申祥甫道：“今日先生为什么不吃菜肴（yáo）？莫非是有些见怪？”说着拣好的递过来。

周进连忙拦住主：“实不瞒诸位，学生我是吃长斋的。”意思是长年吃素菜，不吃肉食。

众人道：“这个倒失于打点了。”并深感歉疚之意。

梅玖道：“先生是吃斋的，倒令我想起一个笑话，这是在城里我那同学的父亲顾老相公那里听说的，是个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诗……”

众人都停下了筷子全神贯注地听他念诗。他便念道：“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不揭开，纸笔自己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念完，又说道：“像我这周长兄如此满腹经纶，自是不呆了。”又掩着口道：“秀才，指日可待；那‘吃长斋，胡须满腮’，竟被他说准了！”

说罢，哈哈大笑。众人一齐哄笑起来。周进听完后很是尴尬。

申祥甫见状，连忙举一杯酒说：“梅三相公该罚一杯。你可知道在顾老相公家教书的就是周先生。”

梅玖连说：“这我实在不知，该罚该罚！不过这些话不是针对周长兄的，他说明了是个秀才。这吃斋也是好事，先年我有个母舅，一直吃斋，后来中了秀才。凭周长兄的才学，只今年秋天，还不就是个秀才么！”

众人说他的话吉利，同斟一杯，送与周先生祝贺，把周先

生脸上羞得满面通红，可也得感谢众人，将酒接在手里。

一会儿，捧出汤点来，一大盘实心馒头，一盘油煎火烧。众人道：“这点心是素的，先生用几个。”周进怕汤不干净，要了杯茶来吃点心。

众人边吃边聊，一会儿又说起梦来。梅相公说：“做梦有时也灵验呢！”回头问周进：“长兄这些年考试，可曾做过什么梦兆？”周进道：“这倒没有经意。”梅玖道：“就是小弟侥幸的这一年，正月初一日，我梦见在一个极高的山上，天上的日头，不差不错，端端正正掉了下来，压在我头上，惊出一身的汗，醒来摸一摸头，就像还有些热。当时不知什么原故，如今想来，真感灵验！”

周进默默无言。

众人吃完点心，又饮了一回酒，直到上灯时刻，方才散席。申祥甫取出一套被褥，送周先生到观音庵休息。

## 遭到解聘

开馆那天，申祥甫同着众人领了几个大小不一的孩子来拜见先生。众人便离开了。周先生上位教书。傍晚学生回家，周进把各家送来的“见面礼”拆开来看，只有荀老爹家是一钱银子，另有八分银子作茶水费；其余三分的，四分的，十来个钱的，合起来不够一个月饭食。周进包起来，交给和尚收着，不足的以后再算。那些孩子就像蠢牛一般，一时看管不到，就溜到外边去打瓦踢球，十分淘气。周进只得忍着性子，耐心教导。

不觉过了两个多月，天气暖和起来。一天，周进吃过午饭，开了后门出来，到河沿上走走。河边有几树桃柳，红绿交杂，非常好看。一会儿，下起濛濛细雨。这雨越下越大，周进转入门内，忽然看见河上游有一只小船朝这边驶过来，渐渐靠岸。船上走下一个人，后面跟着两个随从。那人头戴方巾，身穿宝蓝缎长袍，脚上粉底皂靴，三绺髭须，约有三十几岁。走到门口，与周进举一举手，一直进来，并自语道：“原来是个学堂。”

周进跟着进来作揖，那人还了半礼，道：“看来你就是先生了。”

周进道：“正是在下。”

那人问随从：“怎么不见有和尚？”

和尚听到后，忙走了出来，说：“原来是王大爷到此，请坐，请坐。”又对周进道：“这王大爷就是前科新中的举人。先生先陪坐着，我去拿茶。”

那王举人并不谦让，随从摆了一条凳子，就在上首坐了，周进在下面陪坐着。

两人正闲聊着，有小学生送来习字作业，周进叫他先放在那里。王举人道：“你只管去批改作业吧，我还有别的事。”周进去批作业。王举人吩咐随从：“天已黑了，雨又不停，你们把船上的食盒挑上来，叫和尚拿升米做饭，告诉船家，明早再走。”转向周进道：“我方才扫墓回来，不想遇着雨，只好耽搁一夜了。”

王举人回头，看见那小学生习字纸上的名字是荀玖，不觉暗暗一惊。咂嘴弄舌，脸上做出许多怪相。周进又不便问他，批完作业，依旧陪他坐着。

王举人问道：“刚才来的那小学生几岁了？”周进道：“七岁。”

王举人道：“这名字是你替他起的吗？”

周进道：“这名字不是晚生起的。他父亲请集上新进学的梅朋友起的。梅朋友说自己的名字叫做‘玖’，也替他起个‘王’旁的名字，以示吉兆，希望将来好同他一样仕途顺利的意思。”

王举人笑道：“说起来，竟令感到好笑，小弟我今年正月初一梦见看考榜，弟中在上面是不消说了，那第三名也是汶上人，叫做荀玖。弟正心想着我县里没有这样一个姓荀的，谁知竟是这个小学生的名字。难道我和他同榜不成！”

说罢，哈哈大笑起来，道：“可见梦是荒谬之事！况且功名大事，总以文章才学为主，哪里有什么鬼神！”

周进道：“老先生，梦有时也会应验的。前日晚生初来，会着集上的梅朋友，他说也是正月初一日，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他头上，他这年考中秀才的。”

王举人道：“这话更说得没谱了。他中了个秀才，就有日头落在头上，像我这中过举的，不该连天都掉下来，是我顶着



了？”

两人闲聊着，掌上灯烛，随从捧上酒饭，鸡、鸭、鱼、肉。王举人也不请周进一同吃，只管自己进餐。随后，和尚送来周进的饭，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周进也吃起来。吃过后，各自休息。

第二天早晨，天晴了。王举人起来洗过脸，穿好衣服，拱一拱手，走上船去。留下一片狼籍，鸭翅膀、鱼刺、瓜子壳等，周进头脑发胀地扫了大半天。

从此以后，薛家集的人都知道荀家孩子是县里王举人的同年进士，传为笑谈。小朋友们见着也不叫他荀玖了，都叫他“荀进士”。其他孩子家父兄听见这话，都心里不是滋味，故意向荀老爹恭喜，说他是进士老太爷，把个荀老爹气得有口难言。申祥甫又向众人说：“哪里是王举人亲口说这些话？这是周先生看见我这一集上只有荀家富裕，捏造出这话来奉承他，想图个逢时遇节，多得几个食品盒子。”

众人越来越不喜欢周进，只因碍着夏总甲的面子，不好辞他，将就混了一年。后来夏总甲也嫌他为人愚笨，不知道常来承谢，便听从众人的意见将周进辞掉了。

## 高中进士

被学堂解聘后，周进在家日食艰难。他姐夫金有余出主意要他同自己一起到省城去做买卖，记记帐。他想：“‘瘫子掉在井里，捞起也是坐’，总是得先让自己有饭吃。”随即便答应了。

金有余选了个黄道吉日，同一伙客人起身，来到省城杂货行里住下。周进闲着无事，街上瞎逛着，看见不少工匠纷纷走过，说是去修理考场贡院的。周进跟到贡院门口，想进去看看，被看门的用大鞭子赶了出来。周进晚间把这事说给姐夫，金有余只得花了几个小钱，一伙客人也同去看，又央及杂货行主人领路。行主人走进头门，给了些钱，看门的不再阻拦。到了三道门，行主人指着说：“周客人，这是相公们进的门了。”进去两边号房门，行主人又指着说：“这是天字号的，就是相公们答卷的地方，你自己进去看吧。”

贡院内分若干巷舍，按《千字文》编号，每一号有只可容一人的小房几间，考生各占一间。每间有木板两块，一块支起来作写字的案桌，一块支着作坐椅，称作“号板”。

周进进了号门，见两块号板摆得整整齐齐，不由得怏一阵酸，想起半生的辛苦，他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挺挺的不省人事。

众人慌了神，忙把水取了来，三四个客人一起扶着，把水灌了下去。只听周进喉咙里咯咯地响了两声，一口稠涎吐出来。众人道：“好了！”周进醒了过来。看着号板，他立即一头撞过去，这回却放声大哭起来。谁劝也劝不住。

金有余道：“你看，好端端到贡院来玩，你家又没死了人，为什么如此嚎啕痛哭？”

周进像没听见，只伏在号板上哭个不停。满地打滚，哭了又哭，众人心里都跟着凄惨起来。金有余只好同杂货行主人一左一右架起他的膀子。周进不肯起来，哭了一阵又一阵，直哭得口里吐出鲜血来。众人手忙脚乱将他抬了出来，在贡院前一个茶棚子里坐下，好说歹说劝他吃了一碗茶，他仍然涕泪纵横，伤心不止。

一个客人道：“莫不是他有什么心事？为何到了这里，这样大哭不止？”

金有余道：“诸位客人有所不知，我这舅舅，本来不是做生意的。他因为苦读了几十年的书，连个秀才也没考中，今日看见贡院，伤心就在所难免。”

这一句话正说着周进的心事，周进又放声大哭起来。

又一个客人道：“这事只该怪你了，周相公既是读书人，为什么你要带他出来做生意？”

金有余道：“也只为无法教书，难以糊口，不得已只好走上这一条路。”

又一个客人道：“看令舅这样子，胸中定是有学问的；只因为没有人赏识他，所以只能委屈在此呀。”

金有余道：“他是有才学的，无奈时运不济！”

那客人道：“听说监生也可以参加考试，周相公既有才学，何不捐他一个监生？若中了，也可完成他一桩心事。”

当时，朝中最高学府国子监出来的学生叫监生，后来交纳一笔钱就能捐得。有了这个资格，不是秀才的也可同秀才一样参加考试。

金有余道：“我也这么想，只是哪来这一笔银子！”

周进听到这里，止住了哭声。

那客人道：“这也不难。我们几个弟兄正在这儿，每人拿出几十两银子，就能帮周相公纳监进场，如果将来中了秀才，做了官，这几两银子算得了什么？何况这是好事。你们说呢？”

众人齐道：“君子有成人之美。”又道：“‘见义勇为，是为无勇’，我们有什么不肯的？只是不知周相公可愿俯就？”

周进道：“若能这样诸位便是我的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你们！”他趴到地下磕了几个头，众人立即还礼。金有余也向众人道了谢。又吃了几碗茶，周进不再哭了，同众人说说笑笑，回到行里。

次日，四位客人果然备齐了二百两银子，交给金有余。不足的费用，就由金有余包下。金有余拿着银子，交到衙门库房里，把收据带了回来。恰逢省里负责乡试的宗师补考录遗，周进于是录了个贡监头名。八月初八进头场时，他看到自己哭过的地方，不觉喜出望外。自古道“人逢喜事精神爽”，那七篇文章，他作得花团锦簇一般。出了考场后，他仍住在杂货行里。待到放榜那日，周进果然中了！众人欢喜不已，一齐回到汶上县。县里官吏拿着晚生帖子上门来贺喜，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相好的也来认相好，忙了个把月有余。申祥甫得知这件事，在薛家凑了份子，买了四只鸡，五十个蛋和些炒米、糯米团之类，亲自来贺喜。荀老爹的贺礼更是不消说了。

到了京城会试的日子，路费盘缠、衣服都是金有余替周进准备。到京会试，他又中了进士。殿试后，被授予部属司署官职。三年后，升为御史，皇帝钦点派他出任广东学道。

## 范进中举

## 考中秀才

周进来到广州上任，心想：“我吃苦久了，如今终于当权，须把卷子都细细看过，不能屈了真才。”于是到任第二天，他立即行香挂牌。先考了两场生员。第三场考南海、番禺两县童生。

周学道坐在堂上，只见那些童生纷纷进来，年龄不一，有仪表端正的或獐头鼠目的，也有衣冠整齐的或褴褛破烂的。最后进来的一个童生，面黄肌瘦，胡须花白，头上戴一项破毡帽。广东天气虽然温暖，但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单薄的长袍，冻得哆哆嗦嗦，接了卷子后，下去归号。周学道看着自己身上，红袍金带，辉煌无比。他翻一翻点名册，问那童生：“你就是范进？”

范进跪下答道：“童生即是。”

学道问：“你今年年纪多大了？”

范进道：“童生册上填的是三十岁，实际已五十四岁。”

学道问：“考过几次了？”

范进道：“童生二十岁应考，如今已考过二十余次。”学道问：“为什么总没进学？”

范进道：“只因童生文字荒谬，所以各位考官不曾赏取。”

周学道道：“这也说一定。你先出去，待本道细看卷子再说。”

范进磕头退下。

谁料周学道看了范进的卷子，大喜不已。他不禁看了三遍，越看越加赞赏，忙取笔，细细圈点，填了第一名。

范进年过半百，终于进了学，取了一个秀才。回到家，母亲、妻子都很欢喜。正要烧锅做饭，只见他岳父大人胡屠户，手里提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走了进来。范进向他作揖后坐下。胡屠户道：“我自认倒霉，把女儿嫁给你这穷鬼，多年以来，连累我不知多少。如今不知积了什么德，你终于中了秀才，所以带个酒来祝贺你。”

范进应着，忙叫妻子煮了肠子，烫起酒，在茅草棚坐下。母亲和妻子在厨房做饭。

胡屠户又吩咐道：“如今你既中了秀才，凡事要有个体统。比如我这行里，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又是你的长辈，你怎敢在我们面前摆架子？倒是家门口这些种田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们拱手作揖，这就是坏了学校的规矩，连我都无颜见人。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所以我不得不教导你，免得惹人笑话。”

范进道：“岳父教导的是。”

胡屠户又道：“亲家母也来坐着吃饭。老人家每日粗茶淡饭，也够苦了。我女儿也吃些，自从进了你家门，猪油都没吃过几回，可怜！可怜！”

婆媳两上于是才坐着吃饭。日西时分，胡屠户醉醺醺的腆着肚子回去了。

这一年正值省里乡试，一些同年进学的秀才就约范进去考举人。范进没有盘费，去向丈人家借，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道：“你自己中了一个秀才，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来！我听人说，即是中秀才时，也不是你的文章好，还是宗师看见你老，过意不去，舍与你的。如今你痴心又想当举人做老爷来！这些中举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见城里张府的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福气相。像你这尖嘴猴腮，



也该撒泡尿照照自己！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心，明年在我们行当里替你寻个馆，每年挣点银子，养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才是正经！还向我借盘缠，我一天杀一只猪还赚不到钱把银子，都给你拿去丢在水里，叫我一家老小喝西北风！”

一顿夹七夹八臭骂，骂得范进狗血喷头，狼狈退出门来。

## 中举之后

回来路上，范进心想：“宗师说我时机已到，自古场外无举人，如不进去考它一考，怎能甘心？”于是瞒着丈人，借了他人几个钱，到城里乡试。出了考场，家里已饿了两三天。胡屠户知道后，又臭骂了他一顿。

出榜那日，家里已没有早饭米，母亲吩咐范进道：“我有一只生蛋的母鸡，你拿到集上去卖了，快买几升米来煮顿粥吃，我已经饿得两眼发黑了。”

范进慌忙抱了鸡，走出门去。不到两个时辰，只听得一阵锣声响，有三匹马闯过来。那三个人下了马，把马拴好，连声叫道：“快请范老爷，范老爷高中了！”

母亲不知如何，吓得躲在屋里；听得中了，方才伸出头来说道：“诸位请坐，小儿方出去了。”

那些报喜的人道：“原来是老太太。”大家于是拥簇着要喜钱。正吵闹时，又是几匹马，二报、三报都到了，挤了一屋子人，茅草地上都坐满了。邻居也都来挤着看。老太太无奈，只得央一个邻居去找范进。

那邻居飞快地跑到集上，一直找到集东头，看见范进抱着鸡，手里插个草标，来回踱着方步，东张西望，正在那里寻找买主。

邻居道：“范相公，快点回去！恭喜你中了举人，报喜人挤了一屋子。”

范进以为邻人在哄骗他，只装没听见，低着头，向前走。邻居见他不理睬，走上来，就要夺他手里的鸡。

范进道：“你不买鸡，干吗夺我的鸡？”

邻居道：“你已中举，叫你回家去打发报子哩。”

范进道：“高邻，你知道我今日没有米下锅，要卖这鸡去救命，为什么用这话来戏耍我？我又不同你玩，你快回去吧，不要耽误了我卖鸡。”

邻居见他不信，就伸手把鸡夺了过去，摔在地上，一把拉了回来。报喜人见了道：“这下好了，新贵人回来了。”正要拥着他说话，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一下子就看见中间升挂的报帖，上面用醒目的大字写着自己高中广东乡试举人第七名。

范进不看便罢，边看边念，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仰，摔倒在地，牙关紧闭，晕了过去。

老太太慌了，连忙给他灌了几口开水。范进爬起来，又拍着手大笑：“好！我中了！”

范进笑着，往门外飞跑，把报喜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范进走出大门不多远，一脚踏进塘里，挣扎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全身像落汤鸡似的。众人拉不住他，他拍着手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众人都目瞪口呆，一会一齐道：“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

老太太哭着说：“怎么这样命苦！刚中了举人，就得了这个倒霉的病！这一疯，什么时候才能好？”

娘子胡氏道：“早上好好出去，怎么就得了这样的病！这该怎么办呢？”

众邻居劝道：“老太太不要心烦。我们派两个人跟着范老爷。其他人去家里拿些鸡蛋酒米，先款待了报喜的老爷们，再来商量该怎么办？”

当下众邻居有拿鸡蛋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

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娘子哭号着，在厨房收拾齐了，拿到草棚下。邻居们又搬些桌凳，请报喜的坐着吃酒，商议。

报喜的人中有一个道：“我现在倒有一个主意，不知道是否可行？”

众人问：“什么主意？”

那人道：“范老爷平日有没有最害怕的人？他只因太高兴了，痰涌上来，迷了心窍。如今只要他怕的这个人来打他一个嘴巴，说：‘这报喜的话都是骗你的，你并不曾中举。’他被这一吓，把痰吐了出来，就明白了。”

众人都称赞道：“这个主意妙得很！范老爷平日怕的就是肉案子上的胡老爹。好了！快把胡老爹找来。他想是还不知道，在集上卖肉哩。”

立即有人飞奔去找，走到半路，遇着胡屠户走来，后面跟着一个他雇佣的人，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正来贺喜。

胡屠户进门见了老太太，老太太哭着诉说了一番。胡屠户吃惊道：“怎么这样没福？”

外边人请胡老爹说话。胡屠户把肉和钱交给女儿，走了出来。众人如此这般，同他商议。胡屠户难为地说：“虽说是我女婿，如今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文曲星。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人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落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转世。我可是不敢做这样的事！”

邻居内一个刻薄的人说：“罢了！胡老爹，你每天宰猪，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阎王也不知叫判官在簿子上记了你几千条铁棍；何在乎添上这一百棍，只怕是把铁棍子打完了，也算不到这笔帐上来。说不定你救好了女婿的病，阎王叙功，从十八层地狱里把你提上第十七层来，也说不准呢？”

报喜的人道：“不要只管谈笑，这件事没有别的办法，你

还是再衡量一下。”

胡屠户抵不住众人说劝，只得连斟两碗酒喝了，壮了壮胆子，才收起这些顾虑，摆出平日的凶恶样子，卷一卷那油渍渍的衣袖，走上集去。邻居五六个人都跟在后面。

老太太赶出来叮嘱道：“亲家，你只可吓他一下，千万不要把他打伤了！”

众邻居道：“这个您老放心！”

说着，一直去了。

来到集上，见范进正在一个庙门口站着，散着头发，满脸污垢，鞋子都跑掉了一只，仍在拍着手，口里叫道：“中了！中了！”

胡屠户凶神似地走到他跟前，吼道：“该死的畜生！你中了什么？”一个嘴巴打过去。

周围的人和邻居风这模样，不禁笑了起来。不想，胡屠户虽然大着胆子打了一下，心里到底还是怕的，那手不由地颤起来，不敢再打第二下。

范进因挨这一个嘴巴，被打晕了，昏倒在地。众邻居一齐上前，替他抹胸捶背，折腾了半日的功夫，渐渐喘息过来，眼睛明亮，不疯了。众人扶起，借庙门口一个外科郎中的板凳坐着。

胡屠户站在一边，只觉那只手隐隐作痛，手掌张着，再也弯不过来。心里后悔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降罪下来了。”想到这儿，更疼得厉害了，连忙向郎中讨了块膏药贴上。

## 范进丧母

范进一面理好散乱的头发，一面向郎中借一盆水洗脸。一个邻居早把丢失的一只鞋找了来，替他穿上。

胡屠户上前道：“贤婿老爷，方才不是我要冒犯您，是您老太太的主意，说只有这样才能使你清醒。”

邻居内一个人道：“胡老爷方才这个嘴巴打得亲切，说不定范老爷洗脸，得洗下半盆猪油来！”

又一个道：“老爹，明日你就不要杀猪了。”

胡屠户道：“我那里还杀猪！有我这好女婿，还怕后半世没好日子过怎的？我早就预言，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张府、周府那些老爷，也没一个有我女婿这样体面的相貌。不是自夸，我眼睛虽小，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长到三十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执意要她嫁给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

说罢，大笑起来。众人都跟着哄笑一阵，范进洗完了脸，他们就一同回家。范举人先走，胡屠户和邻居跟在后面。胡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了许多皱折，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

到了家门，胡屠户大声喊道：“老爷回府了！”老太太迎出来，见儿子不疯，欣喜万分。众人问报喜的人呢，说是家里用屠户送来的几千钱打发他们去了。范进拜了母亲，又拜谢丈人。胡屠户不安道：“这几个小钱，不够你赏人！”范进又谢了邻居。正要坐下，一个衣着体面的管家，手里拿着一个大红帖子跑进来道：“张老爷来拜新中的范老爷！”说完，轿子已

经到了门口。胡屠户忙躲进女儿卧房里，不敢出来。邻居各回去了。

范进出去迎接，只见张乡绅下了轿，头戴纱帽，身穿葵花色礼服，他是举人出身，曾做过知县，别号静斋。同范进推让着进来，到堂屋内平磕了头，分宾主坐下。

张乡绅同范进闲聊起来，说范进乡试时的考官汤知县，就是他先祖的门生，他和范进“原是亲切的世弟兄”。范进听了，连忙道：“我只是侥幸中举，实在惭愧。今天有幸得知与老先生同门，甚是高兴。”

张乡绅四面看了看，说道：“世兄果然是家庭清贫。”随即在跟从的家人手里拿过一封银子来，说是共带有五十两，作贺礼送给范进；又说有一所三进三间的空房，也赠给世兄。范进再三推辞，张乡绅急了，道：“你我是同门世兄，就如同亲骨肉一般，若再不肯，就是看不起兄长了。”范进方才把银子收下，作揖谢了。又闲聊了一会儿，便告别范进回家去了。胡屠户直等张乡绅上了轿，才敢走出堂屋来。

范进将银子交给妻子打开看，一封一封都是雪白的细丝锭子，包了两锭，叫胡屠户进来，递与他道：“方才费老爹的心，拿了五千钱来。这六两多银子，老爹拿去吧。”

胡屠户把银子紧紧握在手里，伸过拳头，道：“这个，你收着吧。我原是来贺你高中的，怎么好又拿回去？”

范进道：“我这里还有几两银子，如果用完了，再来向老爹讨用。”

胡屠户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口里说道：“也好，你如今交了这个张老爷，还愁没有银子用？他家里的银子，可以跟皇帝家相比呢！他家就是我卖肉的主顾，一年就是无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银子是不稀罕的！”又转回头来对女儿说：



“我早上拿了钱来，你那该死的兄弟还不肯。我说，姑老爷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银子送上门来给他用，恐怕还不称罕你这钱。今日果不其然！如今我拿了银子家去，骂这见识短的奴才！”说了一阵子，千恩万谢，笑咪咪地走了。

从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巴结范进：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的。不到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张乡绅又来请范进搬家。搬到新房子里，唱戏，摆酒，请客，一连闹了三天。到了第四天上，老太太起来吃过点心，直到第三进房子内，见媳妇胡氏，戴着银丝假髻，穿着天青缎套，官绿的缎裙，正督率着家人、丫鬟洗碗杯，说道：“你们嫂嫂、姑娘们要仔细些，这都是别人家的东西，不要弄坏了。”

家人丫鬟说：“老太太，这都是你老人家的。”

老太太笑道：“怎么会呢？我家从来没有这些东西？”

家人丫鬟一齐说道：“这是千真万确的实事，不但这些东西是，连我们这些人和这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

老太太听了，把细磁碗盏和银镶的杯盘都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全是我的了！”大笑一声，往后跌倒下去，忽然痰涌上来，昏了过去。

范举人得知，急忙走来，连叫几声母亲不应，忙让人把老太太抬到床上，又请医生来诊治。医生说：“老太太这病中了脏腑，无法医治了。”一连请了几个医生，都这样说。范举人越发伤悲了。夫妻两个，守着哭泣，挨到黄昏时分，老太太已奄奄一息，过了一会，便奔赴黄泉去了。

## 严氏二兄弟轶事

## 邻里纠纷

范老太太大喜过望，丧命九泉。范进肝肠寸断，丧事着实大办了一番。七七之期过后，范进出门谢了孝，细细一盘算，安葬母亲还差三百两银子，没有着落。张乡绅给他出主意，愿同他一起到高要县汤知县那里拉关系，找门路。

二人商定日期，雇齐佚马，带了随从，不一日进了高要县城。不巧知县下乡了，他们不便进衙门，只好在一个关帝庙里坐下。那庙正在修葺大殿，有县里工房在内监工，工房见来人很有气派，慌忙斟茶招待。正喝着茶，外面走进一个人来，方巾阔服，粉底皂靴，蜜蜂眼，高鼻梁，络腮胡子。那人进门后，就叫把茶盘子撤了，然后与二位叙谈起来。互相道过姓名。那人姓严，名叫大位，字致中，人称严贡生。贡生是一种科举功名，高于秀才。他自称自己与父母官汤知县有缘法，得知汤知县的二位交好前来，特来相迎。

严贡生让家人提过食盒，摆上酒菜，说道：“本该请二位老先生光临寒舍，一来担心慢待二位，二来就要进衙门去，恐怕关防有碍，故此备个粗碟，先在这里谈谈，不要见怪。”接着，高谈阔论起他与知县的交往，称赞：“汤知县为人廉正慈祥，实在是一县人的福气。”

张乡绅道：“也因你先生为人有德望，所以才得到汤知县老爷的看重。”

严贡生道：“说实在的，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爱占别人一丝半点便宜之人。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蒙相爱。汤大人本来不喜会客，却也凡事照顾。”

正说话时，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走了进来，对严贡生说：“老爷，家里有事儿请你回去。”

严贡生道：“有什么事？”

小厮道：“早上被我们关的那口猪，有人来讨了，正在家里吵闹哩。”

严贡生道：“他要猪，用钱来买！”

小厮道：“可他说猪是他的。”

严贡生皱了下眉头说：“这事儿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我马上就来。”

那小厮却不肯回去。张、范二人见此景说：“既然府上有事，老先生就请回吧。”

严贡生道：“二位老先生，事情是这样的，这口猪原是我家的……”

刚说得一句，听见锣响从远处传来，严贡生立起身来说道：“汤父母回府了！”

张、范二人整过衣帽，谢了严贡生，叫管家拿着帖子，到衙门拜见汤知县。说明来意，汤知县热情地招待了他们。

第二天早晨，知县升堂，有两人进来叫冤，知县叫带上来问话。

一个叫王小二，是严贡生的邻居。在去年三月间，严贡生家一口生下来不久的小猪，走到他家去，他赶忙送回严家。严家说，猪跑到他家，再寻回来，最不吉利。强逼王小二出了八钱银子，把猪买下。而今这一口猪在王家已养到一百多斤，不想错走到严家去，严家把猪关了。小二的哥哥王大到严家讨猪，严贡生说，猪本来是我家的，“你要要回猪，照行市估价，拿几两银子来，再领了猪去。”王大家境贫困，哪有银子，就同严家争辩了几句，被严贡生的几个儿子，拿擗面的杖，打了个

半死，腿都打断了，躺在家里。所以王小二来喊冤。

汤知县听完让王小二站在一边，又带过另一个人来问：“你叫什么名字？”

那人是个五六十岁的老者，说道：“小人叫黄梦统，住在乡下。因去年九月到县来交钱粮，一时不够，央求中间人向严乡绅借二十两银子，月息三分，并写下借据，送与严府，小又却没拿到他的银子。走到街上，遇着个乡里的亲戚，说他有几两银子借给小的，交上一些，不足回去想法，劝小的不要借严家的银子。小的交完钱粮，就同亲戚回家去了。到现在已是大半年，想起这事来，问严府取回借约，严乡绅却向小的要这几个月的利钱。小的说：‘我没有借本，怎能要利？’严乡绅说，若小的当时拿回借约，他还能把银子借给别人生利；因不曾拿回借约，他的二十两银子也一直留在家，因而少赚了大半年的利钱，所以这利该是小的出。小的向中人说，情愿送些酒礼上门取约。严乡绅不同意，把小的驴和米连同口袋都叫人劫到他家去，还不退还借约。这样冤屈的事，求大老爷为小人做主！”

汤知县听了，说道：“一个做贡生的人，做这种事太丢脸了！不在乡里做些好事，只管这样骗人，实在可恶！”便将两张状子都批准，原告在外等着，传审严贡生。

这时，早有人把消息告诉严贡生。严贡生慌了，心里想：“这两件事都是实事，倘若审断起来，面子可真丢尽了。还是走为上策。”于是仓皇卷起行装，躲逃到省城去了。

## 两根灯草

严贡生有个同胞弟弟，名叫大育，字致和，因出银两捐了个监生的功名，都称他严监生。严监生是有钱又吝啬的胆小之人，已和严贡生分开过了。衙门差人传审严贡生，人不在，就找到严监生头上。严监生不敢慢待差人，留差人吃了酒饭，拿两千钱打发去了，忙叫小厮去请两位舅父来商议。

他两个阿舅姓王，一个叫王德，一个叫王仁，都是有些名望的人，见妹夫相请，一齐走来。

严监生把这件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道：“现有衙门差拿家兄的票子，该怎样处理啊？”

王仁笑道：“你兄长常说同汤知县交情很深，怎么这一点事就吓走了？”

严监生道：“这我也不清楚。只是家兄而今出走，差役却到我这里吵闹要人，我怎能不管家里的事，出外寻他？再说，他也不肯回来。”

王仁道：“你二人已各立门户，这事与你有什么相干的。”

王德道：“你有所不知，衙门里的差人，只拣有头发的抓，如果说不管，他们哪里肯依。我倒有个办法，就是托人去把告状的安抚住了，衙门不再追究，不就完了。”

王仁道：“也不必去央求人，就我们两个去寻了王小二、黄梦统，到家替他说明。把猪还给王家，再折些银子给他医治那打坏了的腿；黄家那借约，查了还他。”

严监生道：“老舅说的对。只是我家嫂也是个糊涂人，几个侄子，一点也不听教训。他们怎么肯把这猪和借约拿出来？”

王德道：“假如你令嫂、令侄固执己见，你就自该倒霉，再拿出几两银子，折个猪价，给了姓王的；黄家的借约，我们中间人重新立个字据，说寻出原借约作废。这事才能了结。”

这样商议定了后，一切还算顺利，严监生上下奔走，连在衙门使费共用去了十几两银子，总算了结了这场官司。

严监生的正房妻子王氏本来体弱多病，自此以后，病情恶化，多方用药，也不见效。看看卧床不起，严监生的妾赵氏殷勤侍奉，整日寸步不离，还每夜摆个香桌在天井里乞求天地。王氏十分感动，对严监生说，我死后，请把赵氏扶正，做个续妻。王氏一生没有孩子，只有赵氏生有一个儿子，三岁了。为了名正言顺继承严家产业，赵氏早有此想法。于是，趁王氏还没断气，又请来王德、王仁两位舅爷，把扶正的事定了下来。

三天之后，严监生发出几十幅帖子，并选择了个好日子，遍请亲戚。亲眷大都到了，只有严贡生家五个亲侄子一个也不到。众人吃过早饭，先请王氏在床前写好立赵氏的遗嘱，两位舅爷王德、王仁都画了字作证人。严监生戴着方巾，穿着青衫，披了红绸；赵氏穿着大红衣，戴着赤金冠。两人双拜了天地，又拜了祖宗。赵氏又独自走进房内拜王氏做姐姐。那时王氏已经开始昏迷了。行礼完毕，厅房摆下二十多桌酒席，猜令划拳，直到三更时分，奶妈匆忙走出来说道：“奶奶不行了！”又是一番折腾。

这样前后几番折腾，严监生终于支撑不下去，也病倒了，而且日益严重。诸亲六眷都来问候，五个侄子走马灯似地过来陪郎中弄药。中秋过后，医家都不肯给他下药了。

严监生病重得一连三天不能言语。这天晚上，屋里挤满了人：桌上点着一盏灯。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接着一声的，就是总也断不了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

两个指头。

大侄子走到他跟前来问道：“二叔，是不是还有两个亲人没有见面，你牵挂他们？”

严监生把头摇了几下。

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是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哪里，没有吩咐明白？”

严监生把两眼瞪更圆了，把头又狠狠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

妈妈抱着孩子插口道：“老爷可能是因两位舅爷不在跟前，心里记挂？”

严监生听了这话，把眼睛闭着依然使劲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

赵氏赶忙擦了擦眼泪，走上前道：“爷，别人说的都不对，只有我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根灯草，放心不下，恐怕费了油。我如今灭掉一根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了一根。

众人看严监生时，他那干涩的眼眶里流出了几滴激动的泪，又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 云片糕

严监生死后，家人到处去报丧。正巧，遇上严贡生也从省里回来。他在省城住在乡绅张静斋家，又和做过巢县县令的周家攀上了亲。严贡生到灵柩前叫声“老二”，干号了几声，又拜了两拜。赵氏穿着重孝，出来拜谢。

王德、王仁同严贡生坐着吃酒。闲聊着，又提到前些日那场官司。王德道：“汤知县着实发怒了，多亏令弟及时拿主意，平息下来了。”严贡生道：“这是亡弟不善于行事。要是我在家，和汤父母说了，把王小二、黄梦统这两个奴才，腿也砍断了！一个乡绅人家，怎能由得百姓那样为所欲为！”王仁道：“凡事还是厚道些好。”严贡生听后，羞得一阵脸红。这时，奶妈抱着孩子出来道：“奶奶叫问大老爷，二爷几点开丧，埋葬在什么地方？”严贡生道：“你对奶奶说，我在家呆不了几日，就要同二相公到省里去周府招亲，你爷的事就托给二位舅爷操心了。”

过了两天，严贡生果然带着第二个儿子往省里去了。赵氏在家掌管家务，真个是钱粮无数，牛马成群，童仆满院，享福度日。不想好景不长，满指望长大支撑严家门面的宝贝儿子得了天花，一命归西。赵氏伤悲不已，整整哭了三天三夜，眼泪都哭干了。

严监生家断了后，赵氏没有办法，请来王德、王仁商议，打算严贡生家第五个儿子过继过来，继承家业。二位舅爷不敢做主，便忙写了一封信，派家人来富连夜赶往省城去请严贡生。

来富来到省城，打听严贡生的住处，到了门口，只见四

个戴红黑帽子的，手里拿着鞭子，站在门口，吓了一跳，不敢进去。站了一会儿，看见跟随大老爹的四斗子出来，才叫他领了进去。

正厅中间，摆着一乘彩轿。四斗子进去请了大老爹出来，大老爹头戴纱帽，身穿圆领衬服，脚下粉底皂靴，来富上前磕了头，递上家信。大老爹接过看了，说：“这我明白了。我家二相公今日要去周老爷家迎亲，你就在这里伺候。”

当夜，将新娘迎进门来。过了十天后，严贡生叫来富同四斗子去租了两只船，准备回高要县老家。那船家就是高要县的人，两只大船，租银十二两，说到高要交付银子。一只船装新郎、新娘，一只船严贡生自己坐。严贡生择了吉日，辞别亲家，又借了亲家的一副“巢县正堂”的金字牌，一副“肃静”、“回避”的白粉牌，四根门枪，插在船上；又叫了一班吹手，开锣撑伞，吹打上船。船家十分害怕，小心服侍。

那天，船行至离高要县不过二三十里路时，严贡生坐在船上，忽然一阵眩晕，两眼昏花，口里恶心，呕出许多清痰来。来富同四斗子，一边一个，架着胳膊，还站不稳。严贡生口里叫道：“不好！”叫四斗子快去烧一壶开水拿进舱来。严贡生拿钥匙打开箱子，取出一方云片糕，约有十多片，一片一片剥开，吃了几片，揉了揉肚子，放了两个大屁，登时好了。剩下几片云片糕，搁在后面板上，半天也不来查点。那掌舵的驾长馋嘴，左手扶着舵，右手掌起云片糕，一片片地送进嘴里吃了。在一旁的严贡生故意装作没有看见。

过了一会，船靠了码头。严贡生派来富叫来两乘轿，将二相公和新娘先送进家去；又叫些码头上的人把箱子、行李都搬上了岸。船家、水手都来讨喜钱。严贡生转身走进舱来，东张西望的，四面看了一遭，问四斗子：“我的药到哪里去了？”

四斗子道：“我没有看见什么药啊？”

严贡生道：“刚才我吃的不是药？分明放在船板上的！”

那掌舵的道：“想是刚才船板上几片云片糕，那是老爷剩下不要的，小的我就大胆吃了。”

严贡生道：“吃了我的云片糕！你知道我那里头是些什么东西？”

掌舵的道：“云片糕就是些瓜仁、核桃、白糖、粉面做成的，能有什么东西？”

严贡生愤怒道：“放你的狗屁！我平日有个晕病，花了几百两银子合了这一味药，是省里张老爷在上党做官带来的人参和周老爷在四川做官带来的黄连！你这奴才！’猪八戒吃人参果——全不知滋味’！说的好轻巧！是云片糕？不要说值几十两银子，’半夜里不见了枪头——戮到贼肚里’；要是我将来再发了晕病，却拿什么药来治？你这奴才，可把我害苦了！”

说着，叫四斗子打开匣子，要写帖子，道：“把这奴才送到汤老爷衙门里去，先打他几十板子再作理论！”

掌舵的吓坏了，陪着笑脸道：“小的刚才吃时，只觉甜甜的，不知道是药，一直以为是云片糕。”

严贡生生气道：“云片糕！再说云片糕，先打你几个嘴巴！”

严贡生写好了帖子，交给四斗子。四斗子走上岸去，要去县衙门。那些搬行李的人帮船家拦住，两只船上的船家都慌了，一齐道：“严老爷，今日是他不对，不该错吃了严老爷的药；但他是个贫穷的人，就是连船都卖了，也不能赔老爷这几十两银子。要是送到县里，他哪里受得了？只求严老爷开恩，饶恕他吧。”

严贡生越发显得生气了，搬行李的脚夫走过几个到船上来，对船家道：“这件事原是你船上人不是，刚才要不是紧围着严

老爷要喜钱、酒钱，严老爷已经上轿去了。都是你们拦住那严老爷，才查到这个药。如今已是理亏，快向严老爷磕头谢罪！难道你们不赔严老爷的药，还要严老爷倒贴给你们不成？”

众人一齐捺着掌舵的磕了几个头。严贡生说：“既然你众人说，我又在办喜事，暂且放你着这奴才，以后再慢慢算帐！料你也飞不到天上去。”

骂了一阵，严贡生上了轿，小厮带行李跟着，一哄去了。船家眼睁睁看着他离去，谁也没敢提那十二两银子船钱的事。

## 状告大伯

严贡生回到家，先领了儿子和媳妇拜过家堂，还请奶奶来一同受拜。他妻子正在房里抬东抬西，闹得乱哄哄的。

严贡生走过来，问：“忙什么呢？”

他妻子道：“家里房子窄憋憋的。统共只有这一间上房，媳妇新新的，又是大家的姑娘，你不挪给他们住？”

严贡生道：“我早就打算好了，谁要你瞎忙！老二那边高房大厦的，不好住？”

妻子道：“房子是人家的，为什么要给你儿子住？”

严贡生道：“好二房无儿子，没有人继承的。”

妻子道：“可他们要过继我们老五哩。”

严贡生道：“谁由着她们？她算是个什么东西！我为二房选接续人，与她什么相干？”

他妻子听了这番话，正摸不着头脑，只见赵氏派人来说：“二奶奶听见大老爷回家，叫请大老爷过去说话，我们二位舅老爷，也在那边。”

严贡生走过去，见了王德、王仁，之乎者也了一顿，然后叫过几个管事家人来吩咐：“将正宅打扫出来，明日二相公同二娘来住。”

赵氏听了，还认为他把第二个儿子来过继，便对舅爷说道：“哥哥，大爷刚才怎样说？媳妇过来，应该住在后一层，我还是住在前面，才好早晚照顾，怎么倒叫我搬到那边去？媳妇住着正屋，婆婆倒住着厢房，我还没听说过这个道理！”

王仁道：“你先不要急，咱们以后再商议。”

王仁说完，走出去了。同严贡生闲谈了几句，又喝了一杯茶，王家小厮说有事来找，二位舅爷就回去了。

严贡生送他们回来，拉一把椅子坐下，将十几个管事的家人都叫过来，吩咐道：“我家二相公，明日过来承继了，将成为你们的新主人，你们要好好伺候。赵新娘是没有儿女的，二相公只认得她是父妾，她也没有资格住正屋的。吩咐你们媳妇把旁边群屋打扫两间，替她搬过东西去；腾出正屋来，让二相公歇宿。彼此也要避个嫌疑：二相公称呼她‘新娘’，她叫二相公、二娘是‘二爷’、‘二奶奶’。再过几天，二娘来了，是赵新娘先过来拜见，然后二相公过去作揖。我们乡绅人家，是很重视这些礼节的，千万差错不得。你们各人管的田房、利息帐目，都要尽快清理好，先送与我逐细看过，再交给二相公查点；比不得二老爹在的时候，小老婆当家，凭着你们这些奴才作弊！你似胆敢欺骗我，我是决不轻饶的，轻则打三十大板，重则送到汤老爷衙门里追还我的工钱饭钱哩！”众人答应着下去。

这些家人、媳妇按照大老爹的话，来催赵氏搬家，被赵氏一顿臭骂，又不敢就搬。一些平日嫌赵氏装尊作威作福的，这时偏要领了一班人来房里说：“大老爹吩咐的话，我们怎敢违背？他到底是个正经主子。他如果认真动了气，我们可担待不起！”

赵氏放声大哭，哭了又骂，骂了又哭，整整闹了一宿。第二天，一乘轿子抬到县门口，正值汤知县坐早堂办理公务，就喊了冤。知县叫送上状纸，看后发出“仰族亲处复”批语，就是命令同族亲戚协商解决，并且回报结果。

赵氏备了几席酒，请同族亲戚来家里。族长严振先，平日最害怕的是严大老官，今天坐在这里，说道：“我虽是族长，

但这事总以亲房为主，老爷批了，我也只好以这话回老爷。”那两位舅爷，王德、王仁，坐着就像木头人一般，始终不说一句话。那开米店的赵老二、扯银炉的赵老汉，本来上不得台盘，才要开口说话，被严贡生喝了一声，又不敢发言了。两个人也心里暗想：“姑奶奶平日敬重的是王家哥儿两个，对我们不理不睬；我们也犯不着为她得罪严老大，‘老虎头上扑苍绳’，自找没趣，还是做好好先生吧。”赵氏在屏风后急得团团转，见众人都不说话，干脆自己隔着屏风数落起严贡生。一会儿，捶胸跺脚，大哭起来。

严贡生听了，心烦地说：“像这泼妇，真是小家子出身！这样闹成何体统！不要把我惹怒了，要是不听劝说我就会揪着头发把她臭打一顿，然后叫媒人来领出去发嫁！”

赵氏一听，更加哭喊起来，喊得半天云里都能听见，还冲出来同严贡生撕打起来。众人见不是事，硬把严贡生拉了回去，然后各自回去了。

翌日，众人商议给县老爷写复呈，王德、王仁说自己身在官学，不肯签名。严振先只得胡里胡涂地写了几句话：“赵氏本是妾扶正，也是有的；据严贡生说与惯例不合，不肯叫儿子认作母亲，也是有的。还望大老爷明断。”

正好，那汤知县也是妾生的儿子，见了复呈说：“‘律设大法，理顺人情’，这严贡生也是过于多事了！”就批了个极长的批语，说：“赵氏既然已扶为正室，不应该说是妾。如严贡生不愿将儿子承继，赵氏可自行选择，立谁就行。”

严贡生看了这批语，立刻火冒三丈，随即写了状子，到府里去告。府尊大人也是有妾的，看着觉得严贡生多事，同意县的判决。严贡生更急了，到省按察司又告了一状，按察司不受理此等小事，让回府县去办。最后，严贡生没法了，又不肯回

头，竟跑到京城，想冒充周进周学台的亲戚，到部里告状。周学台看了帖子，想了想自己从来没有这门亲戚，连面也没见，就差人把他赶了出来。



## 王惠的故事

## 出任知府

当年在薛家集观音庵避雨，大啃鸡骨头的王惠王举人，而今，须发皓白，进京会试，又中了进士。皇帝下旨，授职王惠为南昌知府。并说明，南昌是沿江重地，需要干练有才能的人。王惠谢过恩，整理行装，即刻赴江西省城就任。

南昌前任知府蘧(qú)太守，浙江嘉兴府人，进士出身，以年老有病告退，已经出了衙门，职务暂由副职通判代理。王惠到任，升了公座，各属官员都禀见过了，接着蘧太守来拜。王惠也回拜过了。但帐目、公物，文书等交接盘点，一时说不清楚，王惠没有马上接下来。

一天，蘧太守派人来对王惠说：“太爷年老多病，又有些耳聋，交接的事，本该自己来，由于不方便，明日打发少爷过来当面说明，一切事还要仰仗王太爷多多包涵。”王惠答应，在衙里备下酒饭，等候蘧公子。

第二天，吃过早饭，一乘小轿，一副大红帖，上写“眷晚生蘧景玉拜”。王太守开了宅门，请少爷进来。王太守看那蘧公子翩然俊雅，相貌不凡，互相施了礼，让位坐下。寒暄了几句，王太守问道：“令尊大人精神正旺，为什么就这样急流勇退了？”

蘧公子道：“家父常说‘宦海风波，实难久恋’。况且祖上，原有几亩薄产，可供粥食；先人留下的房屋，可避风雨；就是琴、樽、炉、几，药栏、花榭，也都还有几处，可以自娱消遣。所以，在繁忙辛劳的时候，心中思念长林丰草，而今正可如愿以偿了。”

王太守连称公子胸襟宽广，笑道：“将来，公子定可高科得中，老先生正好做个封翁了。”封翁，是指子孙做官，父、祖等可按例受封。

蘧公子说：“老先生，人生在世，真是也不为功名利禄，晚生只愿家父早归田里，能够早晚地孝敬他，这才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事。”

王太守道：“你这种人生态度真令人更加可敬了。”

说着，换了三遍茶，王太守请蘧公子脱去大衣服，坐下。说到交接一事，蘧公子道：“老先生不必太过费神了。家父在任多年，布衣粗食，不过历年所积下的俸禄，也约有二千余两银子，如果在清理之中，发现有什么缺少不符的地方，请拿这些银子任意填补。家父知道老先生数任京官，两袖清风，决不连累。”

王太守见他说得大方、爽快，十分高兴。

过了一会儿，摆上酒来，奉席坐下。王太守又问道：“地方人情，可还有什么出产？词讼里可略有些什么通融？”

蘧公子说：“南昌人情，鄙野有余，巧诈不足。如果说地方出产及词讼的事，家父在这里，准的词讼不多，除非纲常伦纪大事，其余户役、婚姻、土地等诉讼，都批到县里去，务求得安定与和睦，至于处处利收，也绝不去苛求的。”

王太守笑道：“可见‘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话，也是不真实的了。”

酒过几巡，蘧公子见他问的都是些俗陋的话，又说道：“家父在这里没有别的好处，只落得个讼简刑清；所以衙门里的人也都逍遥自在。前任按察使曾向家父说道：‘听说贵府衙门里有三样声音。’”

王太守问：“是哪三样？”

蘧公子道：“是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

王太守大笑道：“这三样声音倒也雅致得很。”

蘧公子道：“将来老先生大展雄才，只怕要换三样声音了。”

王太守问：“是哪三样？”

蘧公子道：“是戥(dēng)子声，算盘声，板子声。”

王太守没有明白这话是讥诮(qiào)他的，正一本正经答道：“如今你我替朝廷办事分忧，不这样认真是不行的。”

二人直吃到太阳西下，将交代的事情当面讲明，蘧公子作别去了。过了几日，蘧太守果然送了一项银子，王太守替他结清帐。蘧太守带着公子家眷，装着半船书画，回嘉兴去了。

王太守回到衙门，一改以往风气，大加整治。钉了一把头号库戥，把六房管办文书的官吏都传进来，问明了各项内的余利，不得欺隐，都派入官。三日五日一追查。用的是头号板子，把两根板子拿到内衙上称，分了一轻一重，都在上面写了暗号。出来坐堂时，吩咐叫用大板，差役如果取那轻的，就说他得了贿赂，便取那重板子打差役。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满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王太守的厉害，都惊恐万状。各上司访闻，都称赞他是江西第一能员。

## 出家为僧

王惠任南昌知府两年后，正值江西宁王造反，各路戒严，朝廷就把他推升了南赣道，催运军需。王惠接了紧急文书，星速赴南赣到任，从此，又被称作王道台。

第二年，宁王率军打败了南赣官军，百姓开了城，四处逃散。王道台也抵挡不住，叫了一只小船，连夜逃走。行船到大江中，遇到宁王百十只战船，明盔亮甲，船上有千万火把，照见小船，叫一声“拿下！”几十个兵卒跳上船来，走进中舱，把王道台捉上大船。那些从人、船家，有的被杀了，有的跳水淹死了。王道台吓得瑟瑟发抖，灯烛影里，望见宁王坐在上面，不敢抬头。宁王见此情后，走下来，亲手替他松了绑，叫取衣裳穿了，说道：“孤家是奉太后密旨，来铲除皇帝身边的奸臣，你既是江南的能员，投降了我们，少不得升你的官位。”

王道台颤抖抖地叩头道：“情愿归顺。”

宁王道：“既然愿降，我要亲自赐你一杯酒。”

王道台刚才被绑得心口疼痛，跪着接了酒，一饮而尽，心口便不疼了。又磕头谢了。王爷即赏给他江西按察司的官职，自此，随在宁王军中。

宁王闹了两年，便被江西新建伯王守仁一阵杀败，束手就擒。那些伪官，杀的杀了，逃的逃了。王惠只带了一个小木箱，里面几本残书和几两银子，换了青衣小帽，连夜逃走。他没有目的地向前走，赶了几日旱路，又搭船走，昏天黑地，一直走到了浙江乌镇地方。

那天住了船，客人都上去吃饭，王惠也拿了几个钱上岸。

那小饭馆里都坐满了客人，独有一个少年自己占着一桌。王惠见那少年仿佛在哪见过，却想不起是谁来。

开店的道：“客人，你来同这位客人坐在一起吧。”

王惠便去坐在对席，少年立起身来同他坐下。王惠随口问道：“请问客人贵处哪里？”

那少年道：“嘉兴。”

王惠道：“你贵姓？”

少年道：“姓蘧。”

王惠道：“以前有位蘧老先生，曾做过南昌太守，可与足下是一家？”

少年惊道：“那便是我的祖父，老客怎么知道？”

王惠道：“原来是蘧老先生的令公孙，失敬了。”

少年道：“拜问老先生贵姓仙乡？”

王惠道：“这里不便说话的。宝舟在哪边？”

蘧令孙道：“就在岸边。”

当下清了帐，二人一起来到船中坐下。

王惠道：“当日在南昌相会的少爷，讳名景玉，想是令叔？”

蘧公孙道：“便是先父。家祖那年南昌御任回乡，次年即不幸先父去世。”

王惠听罢，不禁流下泪来。蘧公孙又问他姓名来历。王惠附耳低声说：“我就是后任的南昌知府王惠。”

蘧公孙大惊道：“听说老先生已荣升南赣道，怎么独自改装到这里来了？”

王惠道：“因为宁王反叛，弟便挂印出逃，城被围困，来不及取出路费。”

蘧公孙道：“现在你要到哪里去？”

王惠道：“到处流浪，哪有一定呢？”他一直没有把降顺

宁王的事讲出来。

蘧公孙道：“老先生既然没有守住边城，今日又不便出来自首，天下之大，又没路费，怎么能行呢？晚生我奉家祖之命，在杭州讨取了一桩银子，现在船上，送给老先生作为路费，去寻一个僻静地方躲避吧。”说罢，即取出四封银子递给王惠，共二百两。

王惠感激万分，连连称谢，说道：“两边船家都要赶路，我这就告别了，周济之情，以后定当厚报。”双膝跪了下去。蘧公孙慌忙跪下同拜了几拜。

王惠又道：“我除了行李被褥之外，只有一个小箱，里面有几本残书，我四处躲藏，虽是这一点物件，也害怕被人认出来，惹起麻烦，如今拿来交给世兄，我轻身更好逃命了。”

蘧公孙答应。他即刻过船去取来木箱，交给蘧公孙。王惠道：“代我问候令祖老先生。今世若不能再见，来生犬马相报了。”二人挥泪分手。王惠另找了只船到太湖，从此更名改姓，出家为僧了。

## 蘧公孫的故事



## 改书求名

回到嘉兴蘧公孙见了祖父，聊起路上遇见王太守的话。蘧太守大惊道：“他曾投降了宁王的。”公孙道：“他并没有对我说，只说是挂印逃走，来不及带半点盘缠。”蘧太守道：“他虽然犯了王法，却与我是个故交，你应该将讨来的银子送给他做路费。”公孙道：“我已经这么做了。”蘧太守十分高兴地说：“你真是你父亲的好儿子。”公孙又进房去见母亲，母亲问了些路上的情况，慰劳了一番，进房歇息。

第二天，蘧公孙带着王惠留下的小木箱来到祖父跟前。这是一个狭长的小箱，形似枕头又称枕箱。公孙说道：“王太守枕箱里还有几本书。”随即取出来递给祖父看。蘧太守看了，都是抄本。其它也还没有要紧的，只有一本，是《高青邱集诗话》，有一百多张，都是高青邱亲笔抄写，非常工整。高青邱就是明代著名文人高启，青邱是他的号。

蘧太守道：“这本书藏在宫里多年，很多有才的人想见都见不到，是一孤本。你今天无意得到这本书，真是有幸，可要好好收藏，不要輕易被人发现！”

蘧公孙听了，心里想道：“这书既然是天下没有第二本，为什么不就将它抄写成书，添了我的名字，刊刻起来，我也出一出大名？”

蘧公孙主意已定，竟去刻了起来，把高青邱的名字写在上面，下面写“嘉兴蘧来旬马先(s' ng)夫氏补辑。”来旬是他的名，马先夫是他的号。印刷了几百部，遍送亲戚朋友，人人见了，甚是喜爱。从此，浙江各郡都仰慕蘧太守公孙是个少年名

士。蘧太守了解后，也就此常教他做些诗词，同一些名士赠答。

蘧太守有两个爱结交名士的亲内侄，是娄中掌的公子。一个是三公子，叫玉亭，是个孝廉；一个是四公子，叫瑟亭，在国子监读书。娄、蘧两家交往不断。

一天，两公子刚回家，看门的禀道：“蘧小少爷来了，在太太房里坐着哩。”两公子走进内堂，见蘧公孙在那里，三太太陪着。公孙见了表叔，慌忙起来见礼；两公子扶住，邀到书房。蘧公孙呈上自己所刻的诗话，每位一本。两公子把书略翻了几页，称赞道：“贤侄少年大才，真令我们感到高兴。”蘧公孙道：“小子无知妄作，还求表叔多多指点。”两公子十分欢喜，当夜设席款待。

清晨起来，两公子笑着对公孙说道：“我们明日请一位客人，烦劳你陪一陪。”蘧公孙问是哪一位，三公子道：“就是翰林院的鲁编修，我们同乡，先父做会试主考官时取中的。”四公子道：“是个十分世俗的人。只因我们和他是世弟兄，又前日在船上遇着，就先吮了他一席酒，所以明日邀他来坐坐。”

两公子先发了请帖，第二天，又派家人去请。鲁编修直到中午才来，头戴纱帽，身穿蟒衣，进了厅堂，就要去拜老师神位。两公子再三推辞，才免了，然后宽衣坐下，献茶。蘧公孙出来拜见。

三公子道：“这是舍表侄，南昌太守家姑丈的孙子。”

鲁编修道：“久仰久仰！”

几人谦让坐下，寒暄了一阵，摆上两席酒来。边聊着，一会儿，谈到江西的事，鲁编修向蘧公孙道：“令祖老先生南昌接任的是不是叫王惠呀？”

蘧公孙道：“是的。”

鲁编修道：“这位王道尊可犯大事了，而今朝廷追捕他可

紧了。”

三公子道：“他是投降了宁王的。”

鲁编修道：“他是江西保荐的第一能员，到时候就是他先降顺了。”

四公子道：“终归他是不该降顺的。”

鲁编修道：“古语说得好，‘无兵无粮，因甚不降？’只是各伪官也逃脱了许多，只有他领着南赣数郡一齐归降，所以朝廷尤其把他的罪责看得重，悬赏捕拿。”

蘧公孙听了他们的话，不敢发一言。

换过了席，两公子把蘧公孙的诗和他刻的诗话拿出来请教，都称赞他少年美才。鲁编修仔细观看了很久，又向两公子问蘧公孙年龄，三公子道：“十七。”又问生辰，三公子转问蘧公孙，公孙道：“小侄是三月十六日亥时生的。”

鲁编修点一点头，暗暗记在心里。

## 喜结连理

又过了几日，蘧公孙想回嘉兴去，两公子留他再住几天。这天，一位算命先生陈和甫来到他的府上，说鲁老先生有句话托他捎给二位公子。

两公子让到书房里。陈和甫举眼四面一看，见院宅深沉，琴书潇洒，感叹道：“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说完，将椅子移近两公子跟前道：“鲁老先生有一千金，德性温良，才貌出众。鲁老先生和夫人因为无子，视如掌上明珠，许多人家前来求亲，都没答应。前些日在尊府会见南昌蘧太爷的公孙，着实欣赏他的才华，所以托晚生来相问，蘧公孙可完过婚事？”

三公子道：“他是我的表侄，还没有完婚。非常感激鲁老先生厚爱，只是不知道他这位小姐，贵庚多少？年命可相妨碍？”

陈和甫笑道：“这个倒不用顾虑。令表侄生辰八字，鲁老先生在尊府席上已经问明在心里了，到家就是晚生查算，替他两人合婚：小姐小公孙一岁，今年十六岁了，天生一对好夫妻，年、月、日、时，无一不相匹配。”

四公子向三公子道：“难怪鲁老先生前日在席间殷切询问表侄生的年月，我还以为是为什么，原来他那时已经盘算好了。”

三公子道：“这样最好。”答应马上写书告知姑丈，择吉日请媒人到鲁府上求亲。

陈和甫告别，向鲁编修回话去了。

两公子送走陈和甫，回来将这话说给蘧公孙道：“贤侄既然有这样的喜事，就不要忙着回嘉兴，我们写信给太爷，打发

家人回去取了回音来，再说吧。”

蘧公孙听从了他们的话，继续住在这里。

家人去了十几天，领了蘧太守的回书来见两公子，说：“太老爷得知这件事，非常高兴，对小人吩咐说，自己不能远来，全烦二位老爷做主。或娶过去，或招在这里，全由二位老爷商定。呈上回书并白银五百两，作为聘礼用。大相公就不用回家了，在这里办喜事。太老爷身体很好，请你放心。”

两公子收了回书、银子，择个皇道吉日，央请陈和甫为媒，这边添上一个媒人，就是绍兴名士牛布衣。当日两位月老，齐到娄府，款待过后，管家持帖，去鲁编修家求亲。鲁编修那里也设宴款待，回了应允的帖子。鲁编修只说，身边只有一个女儿，舍不远嫁他乡，要蘧公孙入赘。娄府也同意了。

婚期订于十二月初八。这天，娄府张灯结彩，先请两位月老吃了一天。黄昏时刻，大吹大擂起来。娄府一门官衔灯笼，就有八十多对，添上蘧太守家灯笼，足足摆了三四条街长，全副执事，又是一班细乐，八对纱灯，引着四大轿，蘧公孙端坐在里面。后面四乘轿子，分别坐着娄府两公子、陈和甫、牛布衣，同送公孙入赘。走到鲁府门口，开门钱就送了几封。重门洞开，里面一派乐声。四位先下轿进去。鲁编修纱帽蟒袍，缎靴金带，出来迎接。然后是一班细乐，八对红纱灯，引着蘧公孙，纱帽宫袍，簪花披红，低头进来。拜见过鲁编修，于细乐声中，行礼入席。这是个三间厅古老房子，点着几十支大红蜡烛，乐声停了，戏子上来，大家边吃喝边看戏。

夜深了，众家人点上花烛，把蘧公孙送进新房。厅上的客人换席看戏，直到天亮才离去。

## 才疏犯忌

蘧公孙入赘鲁府，见小姐有着花容月貌，已经是十分醉心了，又见两个贴身丫鬟，一个叫彩苹，一个叫双红，也都十分俊俏，恍然如入坠仙境。他不知道，鲁小姐还是个才女呢。她与寻常的才女不同。因为鲁编修没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养，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二岁就讲书、读文章，教她作八股文。那先生督课，同男子一样。这小姐悟性极高，天资聪慧，到这时，各大八股名家、历届科举的八股文范本，以及各省宗师考卷，肚里已经记下了三千多篇，写出来的文章，真称得上理法老练、花团锦簇。

鲁编修常常叹息道：“如果我女儿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闲暇无事，他便和女儿谈说：“八股文章若作得好，随你作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作出什么来，都是不成章法！”

小姐听了父亲的教导，在梳妆台边，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八股文章，每日用红黄笔墨，细细批注。而对诗词歌赋，不愿看一眼。它里虽然有几本《千家诗》，东坡、小妹诗话一类的书，都拿给伴读的侍女彩苹、双红看；闲时也教她们谄几句诗，只当作笑话。这回招赘蘧公孙来，门当户对，才貌又相当，真个是“才子佳人，一双两好”，想来公孙才学出众，用不了多久就是个少年进士。但赘进门来十多天，新房里满架都是文章，公孙却没一点儿兴致。小姐心里想：“这些一定是他都烂记于心了。”又想：“也许是他新婚，正贪欢笑，还顾

及不到这事上。”

一天，小姐见公孙赴宴回来，袖里揣了一本诗来灯下翻看，并拉小姐一起坐着同看。小姐不喜欢诗，但这时还有些害羞，不好问他，只得强打精神看了一会儿。第二天，小姐终于忍不住了，知道公孙坐在前边书房里，就取了一条红纸，写下一行题目：《身修而后家齐》。叫彩苹过来，说道：“你拿去送给姑爷，说是老爷要求教一篇文字的。”

公孙接过去，看了一下笑道：“我对这种事不怎么在行。况且到尊府不满一月，要做两件雅事；这种俗事，也不耐烦做哩。”公孙心想向才女说这样话才是最对她心思的了，没想到正犯着忌讳。

当晚，养娘走进房来看小姐，只见小姐泪眼朦朦，长吁短叹。养娘道：“小姐，你现在，招赘了这样的好姑爷，有什么心事，让你愁成这个模样？”小姐把白天的事说了一遍，道：“我只说他举业已成，不久就是个举人、进士；谁想竟是这样，岂不误了我的终身！”养娘劝了一回。从此，二人相见，各怀心事，小姐心里纳闷，一说到举业上，公孙总没兴趣；劝得紧了，反说小姐俗气。小姐越发苦闷，整日愁眉不展。

夫人知道后，走来规劝女儿道：“孩子，你不要这么呆气。我看新姑爷算是十分人物了，你爹原来爱的他就是个少年名士。”

小姐道：“母亲，自古迄今，什么时候看见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作名士的？”

夫人和养娘道：“这个是你终身大事，不要这样。现放着两家日子兴旺，就算姑爷中不了进士、做官，难道这一生还少了你用的？”

小姐道：“‘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依孩儿的意思，还是自己挣的功名好，靠着祖、父，只能算作不成

器！”

夫人道：“就算是这样，也只好慢慢劝他，这是急不得的。”

养娘道：“如果姑爷不能中举人、进士，你将来生出个小公子来，自幼你来教育，不学他父亲。家里放着你这么个好先生，还怕教不出个状元来，为你争口气？”说着，和夫人全都笑起来。小姐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

后来鲁编修听到了这些话，也出了两个题目请蘧公孙作，公孙勉强成篇。编修公看了，都是些诗词上的话，并不能为正经文章。因此，心里也不痛快。好在夫人疼爱这女婿，如同心头一块肉。

又一新年正月，蘧公孙回家给祖父、母亲拜年回来。正月十八日，又同娄府二公子去乡下访名士。三人刚回娄府，看门的禀道：“鲁大老爷有要紧事，请蘧少爷回去，来过三次人了。”

蘧公孙赶忙回去，见了鲁夫人。夫人对他说，编修公因他不肯做举业，暗自生气，商量要娶一个二房，早养出一个儿子来叫他读书，接进士的书香。夫人说年纪大了，劝他不要这样，他更加生气了，昨天晚上摔了一跤，半身麻木，口眼也有些歪斜。小姐在一旁不住垂泪，叹息着。公孙也无可奈何，忙走到书房去问候。

经过医家多方调治，鲁编修的病渐渐好转。蘧公孙一连陪伴了十多天，一点闲暇的时间也没有。终有一日，趁编修公午睡，又偷空走到娄府，会名士去了。



## 娄府二公子的故事

## 救赎

蘧公孙的两个亲内侄，娄府三公子玉亭、四公子瑟亭，因为考举功名屡屡受挫，不能早年进入官场，便牢骚满腹。经常说：“自从永乐篡位之后，明朝就不成个天下！”蘧太守劝他们：“你我做臣子的，要出言谨慎啊。”

一天，两公子从蘧姑丈家回来的路上，遇到为亡你娄中堂在乡下守墓的邹吉甫的儿子邹三。邹三将二公子请到家中，邹吉甫献茶备酒，热情招待。邹吉甫吃着酒，谈道：“我听人说，本朝的天下原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安乐祥和的，就因为永乐爷当政就弄坏了。这事可是有的么？”

三公子笑道：“你一个乡下老实人，那里听得这种话，是谁向你说的？”

邹吉甫道：“我本来不懂这些事情，我这镇上有个盐店盐店有一位管事先生，闲常无事，就来我们这稻场上，或是柳树荫下坐着，我常听见他说这些话。”

两公子吃惊道：“这先生姓什么？”

邹吉甫道：“他姓杨，为人忠厚老实，又爱看书，常常袖口内藏了一卷，有空儿，就拿出来看。往常他在这里，饭后没事，也早走出来了。而今要见这位先生，却是再也见不到了。”

公子道：“这先生去哪儿了？”

邹吉甫道：“杨先生虽说是生意出身，可对于帐目，总不肯细心，除了出外闲游，在店里时，也只是垂帘看书，任凭那些伙计们胡闹。所以全店里人都称呼他是个‘老阿呆’。先年东家因为他为人正气，托他总管；后来东家听说他这些呆事，

一清帐，发现竟亏了七百多两银子。问他时，他还咬文嚼字，比比划划地不服气。东家恼了，一张状子送到了德清县里，而今关在监牢里已经有一年半了。”

三公子道：“他家有没有产业可以赔偿？”

吉甫道：“怎么会有。他家就住在村口外四里多路，两个儿子都是蠢人，既不做生意，又不读书，还靠着老官他来养活，拿什么赔偿？”

四公子向三公子道：“偏僻的乡村，难得有这样的读书君子，却受到守钱奴的诬陷，真是令人生气！我们该商量个办法救救他。”

三公子道：“他只不过是欠债，并没有犯法。现在只要到城里问明底细，替他把这几两债付清就没事了。有什么难的？”

四公子道：“说得有理。我们两人明天到家，就去办这件事。”

邹吉甫道：“多谢了二位少老爷是肯做好事的。想着从前，不知救济了多少了。如果救出杨先生来，全镇的人，都会感激的。”

两公子回到家，清理了些家务，应酬了几天亲朋来访，就唤一个办事家人晋爵，叫他到县里去打听杨先生的情况。晋爵问明回来，说那个人叫杨元，字执中，是个贡生，亏空银两与邹吉甫说的一致，共七百余两，“并列别情”。

三公子道：“既然这样，你去把前日黄家圩来人赎田的那些银子，兑换七百五十两替他上库；再写我们两人的名帖，向德清县说：‘杨贡生是家老爷们相好’，叫他就放出监来。你再拿你的名字添上一个保状，快去办理此事。”

四公子道：“晋爵，这事你快去办，不可怠慢。那杨贡生出了监后，自然到我这里来相会。”

晋爵答应后去办理此事。

晋爵只带了二十两银子，一直到县里管办文书的人家里，送上银子，说明来意。那书办道：“既是太师老父府上相好，又有帖子，这事好办。”立即打了个禀报的帖子，上面写道：

“这杨贡生是娄府的人。两位老爷发了帖，现有娄府家人具有保状。况且娄府说：“这项银子，非赃非拿，为何便行监禁？此事还望老爷裁定。”

知县看到娄府这番话，心里有些害怕，感到左右为难，但又不好回绝盐店那边。最后决定把盐商按成例付给官署的银子凑齐，补了这一项，准了晋爵的保状，把杨贡生从监里放出来。也不用发落，放他出去。那七百多两银子，都被晋爵私吞入个人腰包。

杨执中出监后，从邹吉甫那里得知，是娄府二位公子将自己救出来的，更是感激涕零。

一天，二位公子、蘧公孙，还有邹吉甫一同来到杨执中家里。杨执中上来行礼，献茶。在这一间客室里，两边放了六张旧竹椅，中间一张书案；壁上悬着楷书写的《朱子治家格言》，两边一副对联，上写着：“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上面贴着一张喜帖，写有杨执中入选应天淮安府沐(shù)阳县儒学正堂，就是学堂的教官。吃着茶，互相说了些感谢仰慕的话。三公子指着喜帖，问道：“这是你近来的事么？”

杨执中道：“已过三年多了。小弟不才乡试过十六七次，一次也没有上榜。临老得到这样一个教官，自感腰胯硬了，便借有病辞掉了。哪知道辞官不久，飞来这场横祸，受小人的欺侮！那时候真后悔不如到沐阳，也免得狱中受苦。要不是三先

生、四先生，伸出援助之手，小弟这我几根老骨头，也只好抛在狱中了！大恩大德，不知怎样相报！”

三公子道：“小事一桩，不必记挂在心。今天听了先生辞官一事，更加令我们敬慕你了。”

四公子道：“小弟们还恨得知这件事太晚，没能早使先生解脱，心里不安呢。”

杨执中听了这番话，在他心中也对二位公子更加钦佩了。

用过酒饭，两公子谈到曾两次来访，都没能见到杨先生的面，要邀杨先生到家长谈一两次，杨执中也想登门致谢，就高兴地应允了。

## 礼贤好士

几天后，杨执中来到娄府，一番倾心交谈后，对二位公子说：“二位先生这样厚爱小弟，只是小弟太不足道了。我有一个朋友，这人有经天纬地之才，空古绝今之学，真可谓‘处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三先生、四先生为什么不去与他相交好？”

两公子惊道：“这样一位高人在哪里？”

杨执中扳着指头说道：“我这位朋友，是萧山县人，住在山里。姓权，名勿用，字潜斋，堪称当今第一等人。”

三公子大惊道：“既有这样的高贤，我们理应去拜访。”

四公子道：“我们约定杨先生，明日就一同去。”

天有不测风云，偏在这时候，两公子家发生了件紧急事，一时难以脱身，就派家人晋爵的儿子宦成，带着杨执中的手书和两公子的礼物，前往萧山相请。

成奉命出发，在途中船上，遇见两位萧山县的客人，问道：“萧山有位权老爷，客人可否认得？”

那位少年客人道：“在我们那里，可没有听说有个什么叫权老爷。”

宦成道：“他的号叫潜斋。”

少年道：“哪个什么潜斋？我们学里没见过这个人。”

那长胡子的客人道：“是他么？真是很可笑。”向那少年道：“你不知道他的故事，他在山里住，祖代都是务农的人，到他父亲手里，已积攒起几个钱来，把他送在村学里读了点书。他是个无用的人，既不会种田，又不会做生意，坐吃山空，把

些田地都败得精光，考了三十多年的功名，连一回县考的复试也没能去。他学的东西，从来肚子里也没有通过，借在土地庙里教几个儿童，每年应考，混着过日子；不想该他背运，那年遇着湖州新市镇上盐店里一个伙计——姓杨的杨老头子来讨帐，住在庙里，呆头呆脑，口里说了些什么天文地理、经纶匡济的混话。他听见就发了神经，从此以后不再应考了，要做个高人。教的几个学生也渐渐不来了。家里穷得叮当响，就在村坊上骗人渡日，动不动说：‘我和你是至交好友，分什么彼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这几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

那少年道：“哪有那么多人上当受骗？”

那胡子客人道：“他哪一件不是骗来的！同在乡里住着，我也不便详细述说。”又转向宦成道，“你这位客人，打听这个人干什么？”

宦成道：“不干什么，随便问问。”心里暗暗琢磨：“我家二位老爷也真可笑，多少大官大府来拜往，还显不够相交！没道理，老远的路让我来寻这样的乡下人！”

宦成到了萧山，在山凹一间破草屋里找见权勿用，说明来意，递上书信礼物。权勿用穿着一身白，头上戴着高白孝帽，向宦成道：“多谢你家老爷抬爱。但我热孝在身，不便出门。你回去，多谢你家二位老爷和杨老爷，厚礼我收下了，再过二十多天，我家老太太百日日期满，我定到老爷们府上拜见。”第二天，又写了一封回书，让宦成带回去。

两公子得到宦成的回禀，吩咐人把书房后一个大亭子换上一块匾，上写“潜亭”二字，以示等权勿用(潜斋)来住。亭后一间房，留给杨执中住。杨执中年老哮喘，夜里要人作伴，又把他第二个蠢儿子老六也请来了，每日客人相待。

一月过后，还不见权勿用来。杨执中又写了一封信去催促。

权勿用见了信，才搭船来湖州。他也不换一件衣服，左手肩着个被套，右手把个大布袖子空荡荡，在街上高一脚低一脚地瞎撞。撞过了城门外的吊桥，路上人挤，他也不知道出城该走那边，才不致于碍路，一味横着膀子乱摇。恰好有个乡里人在城里卖完了柴，肩上横扛着一根尖扁担，迎面走来，一不小心将他的高孝帽子横挑在扁担尖上。那人低着头走也没发觉。权勿用摸摸头上，孝帽子不见了，望着在那人扁担上，口里喊道：“我的帽子！”跌跌撞撞乱跑，跑了一段路，一头撞在一顶轿子上，把轿子里的官几乎撞下来。那官勃然大怒，问是什么人，叫前面两个差役一条链子锁了。权勿用不服气，向着官指手画脚地吵了起来；那官审问，差役要他跪下，他瞪着眼不肯跪。多亏来了一位他的旧相识侠客张铁臂说明是娄府请的客，才把他放了。

当下两人一起来到娄府。杨执中看他穿一身孝服，头上又不戴帽子，后面跟着个威风凛凛的人，头顶武士巾，身穿青绢箭衣，几根黄胡子，两只大眼睛，心中一惊，愁着眉道：“你怎么连帽子都弄丢了？”慌忙取出一顶旧方巾给他戴了。又问：“这位壮士是谁？”

权勿用道：“他就是我常和你说的，张铁臂。”

杨执中道：“久闻大名！”

三人一路进来，提起刚才的事，杨执中嘱咐权勿用：“一会儿见了公子，不要提它了。”

晚上，两公子赴宴回家，来书房拜会权勿用，只恨相见甚晚。公子指着“潜亭”给权勿用看了，说明仰慕之意。又见他带了一个侠客来，更觉得举动不凡，随即摆酒款待。



## 虚设人头会

酒席宴上，两公子问起张铁臂这“铁臂”的来由，张铁臂说：“晚生小时候，有几斤力气，那些朋友和我比赛，叫我睡在街心里，把膀子伸着，让牛车从上面压过去，那牛车来得很猛，我把膀子一挣，咯噔的一声，那车就过去了几十步远。看看膀子上，一点痕迹也没有，所以大家就给我加了这样一个绰号。”

三公子鼓掌道：“听了这快事，可以消酒一斗，各位都斟上大杯来。”

权勿用推辞说：“我家有丧事在身不能饮酒。”

四公子道：“这自然不敢勉强。”忙叫取茶来为他斟上。

张铁臂又道：“晚生的武艺，套数很多，马上十八，马下十八，鞭、镜、挝、锤，刀、枪、剑、戟，都略有些讲究，只是一生脾性不好；银钱到手，又最喜帮助穷人。所以落得四海为家，今日又流落在贵地。”

四公子赞许道：“这才是英雄本色呢。”

权勿用道：“张兄刚才所说武艺是实，他舞剑的身段，尤其可观，诸位先生何不请他当场舞一地？”

两公子大喜，即刻叫人取出一柄松文古剑，递给张铁臂。张铁臂灯下拨开，银光闪耀，于是脱下箭衣，束一束腰，手持宝剑，走出天井，众客人都走出来。

两公子叫道：“慢着！快来人点起蜡烛！”

说罢，十几个管家小厮，每人手里执着一个烛台，排列在开井两边。张铁臂一上一下，一左一右，舞出许多姿态来。舞

到那酣畅的时候，只见冷森森一片寒光，如万道银蛇狂舞，看不见人在那里，但觉阴风袭人，令人毛发都竖起来。一会儿，张铁臂大叫一声，寒光散去，还是一柄剑执在手里。看张铁臂时，面不红，心不跳。众人齐声喝彩，直饮到四更天才散了，都留在书房里歇息。从此，权勿用、张铁臂，成了娄府的座上客。

一天，月亮还没有上来，两公子同在内书房里，点着一支蜡烛，对坐着商量事情。到了二更半后，忽听得房上一片瓦响，一个人从屋檐上跳下来，满身血迹，手里提着一个革囊，两公子烛下一看，原来是张铁臂。

两公子大惊道：“张兄，你怎么半夜里来到我的内室？这革囊里装的是什么？”

张铁臂道：“二位老爷请坐，容我细细相告：我一生有一个恩人和一个仇人。这仇人已含恨十年，没有机会除掉他，今天总算找到了机会，我把他杀掉了，这革囊里面是血淋淋的一颗人头。但我那恩人住在这十里之外，需要五百两银子去报了他的恩情。自今以后，我的心事完了，就可以舍身为知己朋友两肋插刀了。我想只有二位老爷可以帮助我的，所以冒昧黑夜来求，如果不能相助，我就从此远去他乡，永远不能再相见了！”说完，提了革囊要走。

两公子这时早已吓得魂飞魂散，忙拦住道：“张兄留步。五百两银子是小事，只是这革囊的东西怎样处理呀？”

张铁臂笑道：“这有什么难的？我略施剑术，就让它一点痕迹也不留了。眼下时间仓促，待将五百两银子送去之后，不过两个时辰，我就回来，取出囊中的东西，散上我自治的药末，片刻化为水，决不剩一根毛发。二位老爷可备了筵席，多招些宾客，看我施展法术。”

两公子听完更加害怕，忙到内房取出五百两银子交给张铁臂。铁臂把革囊放在门外台阶下，带了银子，叫一声：“多谢！”腾身而起，便展起飞檐走壁功夫，又是一片瓦响，便不见了踪影。当夜万籁俱静，月色初上，照着阶下的革囊。

两公子虽说身在相府，不怕有意外的事情，但血淋淋一个人头丢在内房阶下，也不免有些焦心。

四公子向三公子道：“张铁臂，他做侠客的人，是应该守信的，我们可不能做俗人。我们就照他的意思办几席酒，把几位知己朋友都请到了，等他回来开了革囊，真的用药化成水，也是不容易看到的事情。我们就同各位朋友做一个‘人头会’，有什么呢？”

三公子说好。到天明，吩咐办下酒席，把牛布衣、陈和甫、蘧公孙都请到，家里住的三个客人更不用说了。只说是小饮，他二人想，待张铁臂来了，施起法术，就会让众位都吃一惊。

众位客人到齐，互相闲聊着。过了三四个时辰，不见张铁臂来，直等到中午，还不见来。三公子悄悄向四公子道：“这事可有些古怪。”四公子道：“想他在别处又有耽搁了。他革囊现在我家，照理说该来的。”

看看等到半下午，总不来了。厨下酒席已齐，只得请众客上坐。这日天气晴好，两公子心里焦躁：“张铁臂如果一直不来，这人头可往哪里发放？”到了晚上，革囊里散出臭味，家里太太闻见，不放心，打发人出来请两位老爷去看。二位老爷没有办法，硬着头皮打开了革囊，一看，哪里是什么人头，只有六七斤一个猪头在里面！两公子面面相觑(qù)，不吭一声，立刻叫把猪头拿到厨房，赏给家人们去吃。

两公子悄悄商议，这事不能让外人知道，仍旧出来陪客吃酒。心里正在纳闷，看门的人进来报道：“乌程县有人差人，

拿着县老爷的帖子，同萧山县来的两个差人求见老爷，有话面禀。”

三公子道：“这些天奇事真多，有什么话说？”留四公子陪着客，自己走到厅上，传他们进来。那差人进来磕了头，请安，随后递上一张传票和提人的关文。三公子取烛来看，那关文上写着：“萧山县地棍权勿用，奸拐霸占尼姑心远，现罪犯潜逃贵地，烦协助擒获解还敝县，以便审理。望速！望速！”

看完关文，差人禀道：“小的知道这人在你的府内，因老爷不知他这些事，收留他。而今求老爷把他交给小的，他本县的差人现在外等候。不要使他知道逃走了，我们不好交差。”

三公子羞愧满怀，叫请四公子、杨执中出来，看了关文和票子，也都十分无奈，只得让差人将权勿用带走。权勿用出娄府不远，便被一条链子锁了。

两公子经过这两件事，会访高人名士的兴致大减，吩咐看门的：“如果再有陌生人来访，就说我们回京去了。”从此，闭门整理家务。

## 马二先生的故事

## 论功名

蘧公孙看见两个表叔半生奋斗，落得一场扫兴，便把这做名士的心也看淡了，诗话也不再印刷送人了。鲁小姐头胎生的小儿子，已经有四岁了，小姐每天抓着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公孙也在旁指点。公孙想在学校中结交几个有才能手朋友，谈谈求取官名的事，只可惜嘉兴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个作诗的名士，不来亲近他，只觉得没趣。

一天，公孙打从街上走过，见一个新书店里贴着一整张红纸的报帖，帖上说，嘉兴府大街文海楼书坊片集编印八股文集，并特别请来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公孙看了，心想：“这马纯上先生原来是个八股文选家，为什么不去拜他一拜？”急忙回家换了衣服，写了信求教帖子，来到书坊。

公孙问店里人：“这里可是马马先生住处？”

店里人道：“马先生在楼上。”接着喊了一声：“马二先生，有客来访。”

楼上应道：“来了。”

公孙看那马二先生，身高八尺，头戴方巾，身穿蓝袍，脚下粉底皂靴，面皮深黑，略有几根胡子。二人作揖让坐。马二先生看了帖子，说道：“早在诗上见过尊姓大名，久仰久仰！”

公孙道：“先生来操选政，称是上文章泰斗，小弟仰慕已久，拜见迟了。”

店里人捧出茶来，于是二人边吃茶，边谈论，马二先生说，他共考过六七次第一，但是科场不顺，很是惭愧。谈了一会儿，公孙告别。马二先生问清了他的住处，说明日去回拜。

公孙回家向鲁小姐说：“马二先生明日来拜，他是个举业行家，要备个饭请他。”小姐高兴地应下了。

第二天一早，马二先生换了衣服，写了回帖，来到蘧府。公孙迎接进来，说道：“我两一见如故，不比寻常交往。先生今日多坐一坐，小弟备个家常饭，不要嫌弃。”

马二先生说不用客气。

公孙问：“先生选文，以哪一种文章为主？”

马二先生道：“文章总以理法为主，任它怎么改变，理法总是一成不变。大约文章不可以带注疏气，更不可以带词赋气。带注疏气不过少些文采；带词赋气便有碍于圣贤口气了，所以词赋气尤其要忌讳。”

公孙道：“这是作文章了；请问批文章又是怎样个道理？”

马二先生道：“也全是不能带词赋气。小弟经常见前辈的批语，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被那些后生们看见，便要想到诗词歌赋那条路上去，这就坏了风气。所以小弟批文章，总是采取《朱子语类》、《四书或问》经典上的精语。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随意动笔，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就悟想出十几篇的道理，才有好处。将来拙选完成，送来细细请教。”

政说间，家人端出饭来：一碗纯鸭，一碗煮鸡，一尾鱼，一大碗煨得稀烂的猪肉。马二先生举起筷子向公孙道：“你我是知己，就不客气了，这鱼不必动，倒是肉好！”

马二先生一连吃了四碗饭，将一大碗烂肉吃得二干二净。家人又给他添一碗来，他连汤都吃完了。然后抬开桌子，饮茶清谈。

马二先生问道：“先生出身名门，又这样有才，早该成就大事了，为什么却守在这里？”

公孙道：“小弟因先父早逝，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务，所

以没有致力于举业。”

马二先生道：“你这就错了。举业二字，自古以来人人必要做的。就如春秋时期，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就是靠言行的名声。所以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作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颢、颐)、朱(熹)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很好的法则。就是孔夫子在今天，也要念文章、做举业，定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为什么呢？如果天天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一番话，说得蘧公孙如梦初醒。又留他吃了晚饭，结为生死之交。自此，二人往来不断。



## 仗义疏财

蘧公孙在家，每晚和鲁小姐教儿子读书到三四更。丫鬟双红在旁边端茶送水，她也会念诗，因此常拿些诗来请公孙讲解。公孙也略给她讲讲，又因为心里爱她勤谨，就把往日收藏的王惠的旧枕箱给了她盛花儿针线，又无意中把遇见王惠这一件事跟她说了。不料娄府的宦成同双红有旧，竟大胆跑出嘉兴，把这丫头拐了去。公孙知道后大怒，回报了秀水县，县里出批文将此人拿了回来。两口子被看押在差人家里，宦成请人来求公孙，愿出几十两银子做丫头的身价，请求赏给他做老婆，公孙坚决不答应。

那差人要是带着宦成报官，少不得打一顿板子，还得把丫头判了回去，因此凭这几次诈他的银子。宦成的银子使完，衣服也当尽了。这天晚上，在差人家里，两口子商议，要把这个旧枕箱拿出去卖几十个钱来买饭吃。

双红是个丫头，不大知道外面的事，对宦成说：“这箱子是一位做大官的老爷的，想必值的银子多，几十个钱就卖了，不是太可惜了吗？”

宦成问它的来历，双红说：“我也是听姑爷讲的，是一位王太爷的，就是接蘧太爷南昌任的老爷，后来这位王太爷做了挺大的官，就和宁王交好。宁王日夜要杀皇帝，皇帝就先把宁王杀了，又要杀这王太爷。王太爷走到浙江来，不知怎的，又听说皇帝要他这个箱子，所以不敢带在身边走，唯恐搜出来，就交给了姑父。姑父放在家里闲着，就交给我盛些花儿线的。我想既然是皇帝都想要的东西，不知值多少钱，你没见箱子上

还有王太爷写的字？”

宦成道：“皇帝也不见得是要他这个箱子，必定还有别的原因。这箱子能值几个钱？”

正说着，那差人一脚把门踢开，走进来骂道：“你这倒运鬼！放着这样大财不发，还在这里遭瘟罪！”

宦成道：“老爷，我有什么财可发？”

差人道：“你这痴子！我要说了，多便宜你哩！老婆白白送你，还可以发几百银子的财，你可要大大地请我，将来银子与我平分，我才跟你说。”

他故意不说破，先借给宦成二百文钱，两人大吃大喝了半夜。第二天，在一个僻静茶室里，差人说：“我昨晚所见你当家的说，枕箱是那王太爷的。王太爷投降了宁王，又逃了，是个钦犯，那这箱子就是钦赃。他公孙家交结钦犯，藏着钦赃，如果查出来，就是杀头充军的罪，他还敢将你怎样！”

宦成恍然大悟，说道：“老爹，我现在就写状子去告发他。”

差人道：“呆兄弟，这又犯傻。你告发了，就是把他一家杀个精光，对你也没什么好处，也得不着他一个钱。如今只需要弄出个人来吓他一吓，吓出几百两银子来，再把丫头白白送给你做老婆，不要身价钱，这事就得了。”

经过一番计量，决定由差人去找公孙的好友马二先生。

于是，差人请人代写了一张出首叛逆的呈子，带在身上，来到文海楼，请马二先生出来说话。马二先生见是县里人，不知什么事，只好邀他上楼坐坐。

差人道：“先生一向可与南昌府的蘧小相公交好？”

马二先生道：“这是我极好的弟兄，你问他有什么不妥？”

差人两边看了看，没有外人，把座子移到跟前，拿出呈子来给马二先生看，道：“他这竟有这样的祸事。我们公门里的

人都讲宽仁，所以通个信给他，要早想办法，”

马二先生看完，面色如土，又详细问了问，向差人道：“这事千万不得声张。感激差爷(对差人称呼)好心，务必将呈子按下。他现不在家，到坟上修缮去了，等他回来再议。”

差人道：“人家今天就要递上去。这是多大的事，谁人敢按？”

马二先生慌了道：“这可怎么办呢？”

差人道：“先生，你识文断字的人，怎么这样没主张？自古道‘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只要破费些银子，把这枕箱买了回来，这事不就结了。”

马二先生拍手道：“好主意！”

当下锁了门，和差人来到酒店，马二先生做东，大盘大碗请差人吃着，商议这件事。

差人道：“这奴才手里拿着一张呈子，就像拾到了有利的票子。银子少了，他怎么肯把钦赃放出来？最少也得二三百银子。”

马二先生摇头道：“二三百两是可能。不要说他当下不在家，是我替他想办法，就是他在家，即便他家太爷做了几任官，如今也家道中落，哪里一时拿得出这么多银子来？”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马二先生决定把自己仅有的九十二两银子拿出来，说如果还不行，他也就没有办法了，只好怨他的命。

差人看再也榨不出多少油来，就道：“先生，见你这样一心为朋友，难道我们当差的心不是肉做的？我还有个主意，正合古语说‘秀才人情纸半张’，现今丫头他已是拐到手了，又有这些事，料想也要不回来，不如趁现在就写一张婚书，白纸黑字身价银一百两，合着你这九十多两，不是也差不多二百两

了？就是有名无实的事，但可以塞得住这小厮的嘴。你看这个办法怎样？”

马二先生道：“这也行，只要能成，一张纸又有何难的，我就可以做主。”

二人就这样说定了，马二先生算了酒钱，回到住处等着。差人假装去会宦成，去了半日，又回到文海楼，对马二先生道：“为这件事，不知费了我多少口舌，那小奴才就像我求他似的，一定要胡七乱八的乱说。后来我急了，说要带他报官，先问了他这奸拐的罪，再把他关在监里，看他到哪里去告发？他才慌了，依了我把枕箱拿出来，现放在楼下店里。先生快写婚书来，把银子兑清，我再弄一个禀帖，销了案，并打发这奴才去走他的路，免得又生出事来。”

马二先生道：“婚书已经写好了。”随即同银子一块交给差人。

差人打开一看，足足九十二两，把箱子拿上楼来交给了马二先生，拿着婚书、银子，再回到家中。先把婚书藏起，又开了一篇细帐，什么借贷吃用，衙门使费，共七十多两，只剩了十几两银子交给宦成。

宦成嫌少，差人又一顿臭骂：“你奸拐了人家丫头，犯着官法，若不是我替你遮掩，怕老爷不会打断你的狗腿！我替你白白地骗一个老婆，又骗了许多银子，你不说感谢，反还向我要银子！来！我带你去回老爷，先据你这奸情事打几十板子，丫头就要遽家领去，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宦成被他骂得哑口无言，慌忙收了银子，千恩万谢，领着双红，往他州外府讨生活去了。

## 偶遇神仙

马二先生蘧公孙从坟上回来，讲述近日发生的事，并带来枕箱劝他尽快劈了烧化，不能再留着生事。蘧公孙十分感激，把马二先生按了坐下，倒身便拜，又对妻子道：“像这样的才是斯文骨肉朋友，有意气！有肝胆！相交了这样正人君子，也不白活了一生！像我娄家表叔结交了那么多人，但个个出乖露丑，他要知道这些，真会羞愧死了！”鲁小姐也着实感激，备饭盛情招待马二先生。

翌天，马二先生来告别，要去杭州。公孙道：“长兄先生，我们才得相聚，你为什么就要走？”马二先生道：“我原在杭州选书。因这文海楼请我来选这一部书，今天已经选完，在这里就没有事可干了。”

公孙再三挽留，可他执意要走，于是封了二两银子，备了些熏肉小菜，亲自到文海楼来送来，要了两部新选的墨卷回去。

马二先生乘船来到杭州，在文瀚楼书坊住了几日，没有什么文章可选，带了几个钱，要到西湖上走走。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马二先生游了两天，钱使用完了。

第三天，来到城隍山，攀藤附葛，沿着崎岖的山路，走进一个石洞，洞里有座小祠，祠上匾额写着“丁仙之祠”，里面塑有一个仙人，左边塑着一个仙鹤，右边竖着一座二十个字的碑。这丁仙传为汉人丁威，学仙成功，化成一只鹤飞回辽东，有人要谢杀它，它边飞着边念了一首劝人学道的诗就飞走了。后来道教便奉为丁仙。马二先生见有签筒，心想：“我今日困在这里，为什么不求个签来问一问吉凶？”

正要上前求签，只听得背后一人道：“马二先生，想求财，为什么不问我？”

马二先生回头一看，只见门口站着一个人，身長八尺，头戴方巾，身穿茧绸长衫，右手理着腰间丝带，右手拄着龙头拐杖，一部大白须，直飘过脐，有神仙之表，慌忙上前施礼道：“学生不如先生到此，有失礼仪。但与先生从不相识，先生怎么知道学生姓马？”

那人道：“‘天下何人不识君’？先生既遇着老夫，不必求签了，请同到敝寓详谈。”

马二先生道：“尊寓在何处？”

那人指道：“就在那边，离这儿不远。”

当下便拉住马二先生的手，走出丁仙祠，却是一条平坦大路，一块石头也没有，不一会儿，已到了伍相国庙门口。马二先生心里怀疑：“原来有这近路！我刚才走错了。”又疑惑D D说不定是神仙用的缩地腾云之法，才走这么快的。”

伍相国殿后有宽大的地方，又有花园，园里有五间大楼，四面窗子望江望湖，那人就住在楼上，请马二先生上楼，施礼坐下。那人四个随从，都穿着绸缎衣服，每人脚下一双新靴，上来小心献茶。那人吩咐备饭，一齐答应着下去了。马二先生抬眼一看，楼中间挂着一张匹纸，上写冰盘大的二十八个大字，一首绝句诗：

南渡年来此地游，而今不比旧风流。

湖光山色浑无赖，挥手清吟过十洲。

后面一行小字写着“天台洪憨(h n)仙题。”马二先生看

过史书，知道“南渡”是宋高宗的事，算来已有三百多年，而今应在，一定是个神仙了。便问道：“这佳作是老先生的？”

那人道：“憨仙便是贱号。偶尔遣兴之作，不屠一看。”

侍从捧上饭来，一大盘稀烂的羊肉，一盘糟鸭，一大碗火腿是圆杂烩，又是一碗清汤，虽说是便饭，可也这样丰盛，马二先生尽力饱餐了一顿。

洪憨仙道：“先生远据大名，书坊争着聘请选书，今天怎么有空闲到这祠里来求签？”

马二先生道：“不瞒老先生说，晚生今年在嘉兴选了一部文章，得了几十金，却为一个朋友的事垫用去了。如今来到这里，虽然住在书坊里，却没有什么文章选。盘费也用光了，心里烦闷，出来闲走走，要在这仙祠里求个签，看看是否有发财机会。谁想遇着老先生，已经说破晚生心事，这签也不必求了。”

洪憨仙道：“发财也不是难事，但大财须缓一步，眼下先发一点小财，你看行吗？”

马二先生道：“只要发财，哪论大小！只不知老先生有什么良方？”

洪憨仙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我如今将一些东西送给先生，你拿到住处去试一试，如果有效果，再来向我要：如不相干，再想别的办法。”说罢走进房里，床头边摸出一个包子来打开，里面有几块黑煤，递给马二先生道：“你将这东西拿到住处，烧起一炉火，取个罐子炖在上面，看成些什么东西，再来和我说。”

马二先生接在手里，告别了憨仙，回到住处。晚间就烧起一炉火来，把罐子炖上，那火吱吱地响了一阵，取下罐子一倒，竟是一锭细丝纹银！马二先生大喜过望，一连倒了六七罐，于是倒出六七锭大纹银。马二先生怀疑这银子能用，第二天清早，

就上街到钱店里去请人看，钱店里人说是地道的纹银，随即换了几千钱，回住处来。马二先生连忙到洪憨仙那里致谢。

憨仙已经迎出门来，道：“ 昨晚上的事怎样了？ ”

马二先生道：“ 果然是仙家妙方。” 于是就将昨晚的事说了一遍。

憨仙道：“ 早着呢！我这里还有些，先生再拿去试试。” 又取出一个包子，比前次多三四倍，送给马二先生。又留着他吃过饭。马二先生回来后，一连六七天，每天烧炉，倒银子，把那些黑煤都倒完了，一称，足有八九十两重。马二先生高兴不已，一包一包收起来。

一天，憨仙来找马二先生道：“ 先生，你在处州，我是台州，离得很近，也算是乡里。今天有个客人来拜访我，我和你要认作表亲，将来自有一番交往，千万不要误了。”

马二先生道：“ 请问这位尊客是谁？ ”

憨仙道：“ 就是城里胡尚书家三公子，名缜，字密之。尚书公留下官银不少，这位公子还嫌不够，思量多多益善，要学我这‘烧银’的法术。说目前可以拿出万金来，作为炉火药物的费用。但这事需有一个中间人，先生大名，他是知道的，况且在书坊操选，是有踪迹可寻的人，会会他放心。如今他来了，说好了这件事，到七七四十九天之后，炼成了‘银母’，凡是一切铜锡的东西，点着就可以变成黄金，不下数十百万！我当然用不着它，在我告别还山以后，先生得到这‘银母’，日子也就会富裕了。”

马二先生早就羡慕他的仙术，便确信不疑，坐在住处，等了胡三公子来。三公子同憨仙施礼，便问马二先生“ 贵乡贵姓 ”，憨仙道：“ 这是我的弟弟，各书坊所贴处州马纯上先生选《三科程墨》的就是。”



胡三公子露出兴奋的神色，施礼坐下。三公子抬眼一看，见憨仙气宇轩昂，行李华丽，四个随从轮流献茶，又有选家马先生是至亲，欢喜极了，也十分放心。坐了一会儿，便回去了。

第二天，就让管家送来两封请帖，持帖人说道：“家老父拜上太爷，席设在西湖花港御书楼旁园子里，请太爷和马老爷明日过去。”憨仙高兴地收下帖子。

这天，两人坐轿来到花港，大开园门，胡三公子先在那里等候。两席酒，一本戏，吃了一天。胡三公子约定三五日再请到家写立合同，央马二先生做保证人，然后打扫家里花园，作为炼室，先付一万银子，托憨仙修制药物，请到炼室住下。三人商定后，到了晚上，马二先生坐轿回文瀚楼。

一连几天，马二先生不见憨仙派人来请，心里纳闷，走去看他。进了门，见那几个随从一个个都很惊慌，问出了什么事，他们说憨仙病倒了，而且很重，医家已经不肯下药了。马二先生大惊，赶忙上楼进房内去看望，憨仙已是奄奄一息，头也抬不起来。马二先生为人厚道，在这里陪伴了两天多，憨仙便断气身亡。那四人慌了手脚，在憨仙住的地方找一找，只有四五件绸缎衣服还值几两银子。几个人这时才说了实话，他们并不是什么随从，是一个儿子，两个侄儿，一个女婿。马二先生听到这里，见连买棺材的钱也不够，赶忙回住处取了十两银子来帮他们料理。儿子守着哭泣，侄子上街买棺材，女婿没事，同马二先生到隔壁茶馆里聊天。

马二先生道：“令泰山是个活神仙，今年活了三百多岁，怎么忽然又死了？”

女婿道：“笑话！他老人家今年六十六岁，哪里有什么三百岁！他就是守本分，故弄玄虚。寻了钱又混用掉了，如今落得这样一个下场。不瞒您说，我们都是买卖人，丢下生意，同

他做这骗人的事。他这一蹬脚去了，连累我们讨饭回乡，真是不知从哪里说起！”

马二先生道：“他老人家床头间那一包一包的‘黑煤’，烧起炉来，一倒就是纹银。”

女婿道：“哪里是‘黑煤’！那是银子，用煤涂黑了的！一下了炉，银子本色就现出来了。那原是做出来哄人的，用完了那些，就没有用了。”

马二先生道：“他要不是神仙，怎么在丁仙祠初见我的时候，并不认得我，就知道我姓马？”

女婿道：“事情是这样的。他那天路过书店，看见你坐在书店看书，书店问他尊姓，你说，我就是书面上的马什么，他听后便知道了。世间是没有神仙！”

马二先生恍然大悟：“他原来结交我是要借我骗胡三公子的银子，多亏胡家时运高，没有上当。”又一想：“他并没害我什么？我到底该感激他。”当下回来，送他安葬，算还庙里房钱。剩下的银子，分给那四个人做盘缠，各自回去了。

## 匡超人的故事

## 结拜兄弟

马二先生送葬回来，依旧到城隍山吃茶，忽然看见茶室旁边添了一张小桌子，一个少年正坐在那里拆字。那少年看上去瘦小，却还有些精神；又有些古怪，面前摆着字盘笔砚，手里拿着一本书看。马二先生感到十分奇怪，装着要拆字，走近前一看，原来那书就是了新选的《三科程墨持运》。马二先生走到桌旁板凳上坐下，少年丢下文章，问道：“先生是要拆字的吗？”

马二先生道：“我累了，借这里坐坐。”

那少年道：“请坐，我去取茶来。”他向茶室里取了一碗茶，送到马二先生跟前，陪着坐下。

马二先生见他乖巧，问道：“长兄，你贵姓？可是本城人？”

那少年从他的穿戴上判断，猜想是学里朋友，便说：“晚生姓匡，不是本城人。晚生在温州府乐清县住。”

马二先生见他戴顶破帽，身穿一件破旧的单布衣服，说道：“长兄，你离家几百里，来此地做这种营生，这是挣不到大钱来的，恐怕连糊口也不够。你今年多大？家里可有父母妻子？我看你这样勤学，想来是个读书人。”

那少年道：“晚生今年二十二岁，尚未娶妻，家里父母都在。我从小也上过几年学，因为家境贫寒，读不成了。去年跟着一个卖柴的客人来省城，在柴行里记帐，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钱，回不了家，我就流落在这里。前天一个家乡人来，说我父亲在家有病，现在还不知怎样，心里痛苦极了。”说着，豆大的眼泪便汹涌而出。

马二先生很是同情，道：“你别难过，告诉我你的尊名尊

字？”

那少年收住眼泪，道：“晚生名叫匡迥(ji ng)，号超人。还没有问先生仙乡贵姓呢？”

马二先生道：“你方才看的文章，封面上马纯上就是我了。”

匡超人听了这话，慌忙作揖。并磕下头去，说道：“晚生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马二先生忙还了礼，说道：“快不要这样，我和你萍水相逢，斯文骨肉。长兄可否收了这小摊，同我到住处详谈？”

匡超人道：“真是太好了。先生请坐，等我把东西收了。”当下将笔砚纸盘收了，做一包背着，连同桌凳寄放在对门庙里，跟马二先生到文瀚楼。

马二先生又问道：“长兄，你现在心里可还想着读书上进，还想着家去看看父亲吗？”

匡超人见问这话，不由得泪眼朦胧起来，道：“先生，我现今衣食尚忧，那敢奢想读书上进？只是父亲在家患病，我做儿子的不能侍奉左右，连禽兽也不如，所以几回心里痛恨，还不如死了好！”

马二先生劝道：“兄弟别这样想，就你这孝心，也能感天动地，你若要回家去，得要多少盘费？”

匡超人道：“先生，我哪里还讲多少？只这几天水路搭船，到了旱路上，就可背了行李走，少吃两顿饭也没关系。我只要到父亲跟前，死也瞑目！”

马二先生道：“我看这样吧！你今晚住在我这里，慢慢商量。”

晚上，马二先生想看看匡超人文笔如何，可有希望进学，就出了个题目，让他作篇文章。

第二天，马二先生刚起床，匡超人就把作好的文章送过来。

马二先生高兴地说：“长兄即勤奋，又敏捷，可敬可敬！”把那文章看了一遍，道：“文章才气是有，只是欠缺理法。”将文章放在桌上，拿笔点着，从头到尾，讲了许多虚实反正吞吐含蓄的技法。

匡超人作揖谢了，要回去。马二先生道：“不要急。你在这里终究不是个长远办法，我送你盘费回乡吧。”

匡超人道：“如果蒙先生肯相助，只借出一两银子就够了。”

马二先生道：“不行，你这一到家，要有个本钱奉养父母，才会有功夫读书。我这里拿十两银子给你，你回去做些小买卖，请医生看你父亲的病。”当下開箱子取出十两银子，又找了一件旧棉袄，一双鞋，送给匡超人。

匡超人接了衣掌、银子，热泪直流，道：“蒙先生这样厚爱，我匡迥真不知该怎样相报！我想拜先生为盟兄，将来凡事还请多关照。只是大胆，不知长兄是否愿意？”

马二先生十分高兴，当下受了他两拜，又同他拜了两拜，结为兄弟。

马二先生留他在楼上，备了些酒菜，替他送行。吃着，又对他说道：“贤弟，你听我说。你如今回去，侍奉父母，但要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书，做幕僚，都不是个好营生。只要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才是大孝，自身也不会受苦。贤弟，你回去，就是生意做不好，父母奉养不周，也不必介意，总以做文章为主。假如时运不济，终身不能中举，一个廪生是可以得来的，到后来，就任教官，也替父母请一道封诰。我是一无是处，年纪又大了，贤弟，你少年英敏，应该细细琢磨愚兄的话。”说完，又到书架捡了几部文章，塞在他棉袄里卷着，说道：“这都是好的，

你拿去看吧。”

匡超人依依不舍，又急于要家去看父亲，只得挥泪而别。马二先生拉着他手，一直送他到江船上。

## 侍奉父母

匡超人过了钱塘江，搭上一条去温州的船。船舱里坐着三个人：中间一位白须老者，是抚院的差人郑老爹；一边是他的儿子；另一边是外府的客人。匡超人为人乖巧，在船上手脚勤快，一口一声“老爹”，那郑老爹非常喜欢他，有饭叫着他一同吃。

行船途中，郑老爹说起：“如今人情淡薄，读书的人，大多不孝敬父母。温州有个姓张的，弟兄三人都是秀才，两个大的怀疑老子偏心小儿子，在家打吵，吵得父亲急了，告了官。他两弟兄在府县都用了钱，县里反而断他父亲假可怜。多亏学堂里一位老师主持公道，告到我们大人衙门，大人准了，差我到温州提这一干人犯。”

那客人道：“这一提了，若审查属实，府、县的老爷不都有牵连？”

郑老爹说：“审出真情，连他们一齐都要上参的！”

匡超人听见这话，心里感叹：“有钱的不孝敬父母，像我这穷人，要孝敬父母又不能，真不公平啊！”

两天后，上岸走旱路，匡超人晓行夜宿终于回到自己村庄。进了家门，娘惊喜道：“小二！你回来了？”捏一捏他身上，见他穿着很厚的棉袄，方才放心。

娘对他说道：“自从你跟了客人出去，这一年多来，我心里时刻牵挂！多次梦见你在外受苦受罪，梦中哭醒。一夜，又梦见你头戴纱帽，说做了官。我笑着说：‘我们一个庄户人家，哪有官做？’旁边一个人道：‘这官不是你儿子，可你儿子真



做了官，但他不会到你跟前来了。’我又哭起来说：‘如果做了官就不能再见面，这官就不做它也罢！’便大哭起来，把你爹也吓醒了。你爹问我，我一五一十把这梦告诉他。你爹说我想儿想痴了。不想就在这半夜，你爹就患了病，半边身子动不得，而今还睡在房里。”

外边说着话，他父亲匡太公在房里都听到了，知道儿子回来，登时那病就轻了许多，觉得精神大增。匡超人走到跟前，叫一声：“爹！儿子回来了！”上前磕了头。太公叫他坐在床沿上，细细告诉他得病的缘因：匡超人走后，三房里叔叔想占他这屋子，匡太公想卖给他算了，卖了钱，另寻个简陋的小屋，省下几两房钱，等儿子回来，做个小本生意。不想他有钱人不肯多出，还要少给，太公赌气不卖，互相争吵起来，竟把太公打了。家族中有钱的，都偏向三房里。太公闷了这口气，回来就病倒了。一家人度日艰难，只得让大儿低价把房子卖了。现在，人家三天两头催着搬家，说要翻盖房子。太公说：“我躺在这里，整天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你又去得没有下落。你娘想你，也整天地哭！”

匡超人道：“爹，这些事都不要焦心，先静静地养好了病。我在杭州，遇着一个好心的先生，他送给我十两银子，我明天就做起个小生意，挣些柴米过日子。三房里来催，不用怕，等我来回他。”

匡超人见过哥嫂，吃完饭，忙走到集上买了一只猪蹄来家煨着，晚上，连饭一同拿到父亲面前。太公因为儿子回家，心里高兴，又有些荤菜，吃得也多了。剩下的，请母亲和哥嫂进来吃，太公看着，直坐到很晚，才让人扶了睡下。匡超人拿条被单睡在太公脚头上。

第二天早晨，匡超人到集上买了几口猪，养在圈里，又买

了点豆子。先杀了一口猪，烫洗干净，零切碎割地卖了一早晨；又磨了一箱豆腐，也都卖了钱，拿来放在太公床底下，就陪太公坐着。见太公心烦，便把一些西湖景致、各样买卖吃食、各处听来的笑话，细细说给太公听，引太公开心。

过了一会儿，太公要大便，匡超人端来一个瓦盆，里面装上灰，放在床前面，又在瓦盆外边放一条板凳，把太公扶着横过身来，两只脚放在板凳上，自己钻在中间，双膝跪下，把太公两条腿捧在肩上，让太公舒服解便。

到晚上，又扶太公坐起来吃饭。坐一会儿，服侍太公睡下，盖好了被子，他就把从省里带来的一个大铁灯盏装满了油，坐在太公旁边，默默读书。太公睡不着，夜里要吐痰、吃茶，一直到四更天，他就读到四更天。太公随叫随到，要做什么都方便。匡超人每晚四更才睡，只睡一个更头，就要起来杀猪、磨豆腐。过了四五天，他哥从集上带了一只小鸡，在嫂子房里煮着；又买了一壶酒，要替兄弟接风，说道：“这事不必告诉老爹吧。”匡超人不肯，把鸡先盛了一碗给父母，剩下的，兄弟二人才开始吃。

匡超人每天卖肉和豆腐，都还顺利，不到中午就卖完了，把钱拿回来，然后陪伴着父亲。算计哪天赚的钱多，就在集上买个鸡鸭，或是鱼，给父亲吃。医药是不用说了。太公日子过得称心，病也慢慢好了起来，也和两个儿子商议要寻房子搬家，倒是匡超人说：“父亲的病刚好点，过些日子，扶着起来能走了，搬家也不迟。”那边人来催，都是匡超人应付过去。

三房催他们搬家，一天比一天紧，匡超人支吾不过，同他顶了几句，那边急了，狠狠地道：“过三天再不搬出，叫人来摘门下瓦！”匡超人心急如焚，又不便向父亲说。谁知，第三天晚上，一场大火，将一村人家房子都烧成灰烬。匡超人背着

太公，一家人无处存身，暂住到庄南头一个和尚庵，后又托保正潘老爹在庵旁大路口租了半间屋，搬去住下。

匡超人幸好那晚没有睡下，行动敏捷，本钱还带在身边，没有失去，依旧杀猪、磨豆腐过日子。晚间点灯念文章。太公却因为这一惊吓，病情加剧。匡超人心里忧愁，但读书从不间断。

## 考中秀才

一天晚上，已经是二更多了，匡超人还在读文章。正读得高兴，忽听得窗外锣响，许多火把簇拥着一乘官轿过去，后面一片马蹄声，原是本县知县路过。匡超人专心功读，也不在意，由着他过去了。

不料知县这一晚就在庄上住下了公馆，知县心中叹道：“这样荒村僻壤，夜深时分，还有人灯下苦读，实在可敬！只不知这人是秀才是童生，为什么不传保正来询问一下？”当下传了保正来，问道：“庄南头庙门旁那一家，夜里念文章的是个什么人？”保正回禀：“那是匡家的二儿子匡迥。房子被火烧了，租在这里住。每天念到四更天。即不是个秀才，也不是个童生，只是个小本生意人。”知县听罢，十分惊奇，吩咐道：“我这里发一个帖子，你明日拿去给这匡迥，说我这时也不便约他来会，很快要考试了，叫他报名来应考。如果文章做的好，我提拔他。”保正领命回去。

天亮了，知县进城回衙去了。保正叩送知县回来，飞跑到匡家，见了匡超人便说：“恭喜！”

匡超人惊讶问道：“有什么事？”

保正从帽子里取出一个帖子来递给他，上写：“侍生李本瑛拜”。匡超人看见是本县县大老爷的帖子，吓了一跳，忙问：“老爹，这帖是拜谁的？”

保正把昨晚的事讲了一遍，道：“老爷发这帖子给你，说县里就要考试，叫你去应考，是要提拔你的意思。”

匡超人喜从天降，捧了这帖子去向父亲说了，太公也很兴

奋。

过了几天，县里果然出告示考童生。匡超人买卷子去应考。初考，取了。复试，知县坐了堂，头一个点名就是他。知县问：“今年多大年纪了？”

匡超人道：“童生今年二十二岁。”

知县道：“你文章是会做的。这回复试，更要用心，我少不得照顾你。”

匡超人磕头谢恩，领卷子下去。复试两次，竟取了第一名。匡超人上来谢县太爷，知县传进宅门去接见他，得知他家的境况，就送他二两银子，道：“这是我从俸禄中拿出的一点，你拿去奉养父母。到家要发奋用功，府考，院考的时候，你再来见我，我会资助你的盘费。”

匡超人谢了出来，回家把银子拿给父亲，说了知县的意思，太公非常感激，捧着银子在枕头上望空磕头，谢了本县老爷。

冬天过去，主考的宗师来到温州。匡超人由知县资助，先应府考，府考过，接着院考。知县一再向主考大人举荐：“这匡生是个贫寒的人，又是孝子。”主考大人道：“‘士先器识而后辞章’。果然品行好，文辞都是次要的。”答应一定关照。

匡超人终于考取了乐清县第一名，入学做了秀才。喜报送来，全家十分高兴。匡超人送过宗师，穿着衣巾，拜过父母、哥哥。同太公商议，不磨豆腐了，把剩下来的十几吊钱给了他哥，又租了两间屋开了个小杂货店。忙过几天后，匡超人又进城去谢知县。知县留着吃了酒饭，叫他拜做老师。回家，太公又吩咐他买些东西到祖坟上去祭奠。

上坟回来，太公觉得身体不适。从此，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吃了药也不见效，也渐渐不能吃饭。太公自知不济，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吩咐道：“我这病太重了！可能快不行了。

我一生无用，一块土地也没有留给你们，两间房子也没有了。老二侥幸进了一个学，将来读读书，也许会又出头之日。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我看你在孝悌上用心，非常难得，不可以因以后日子略过得顺利些，就添出一肚子的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我死之后，你寻一头亲事，总要穷人家的女儿，万不可贪图富贵，攀高结贵。你哥是个没本事的人，你要像待我一样敬重他。”

太公说完，就去世了，全家大哭起来。匡超人更是悲痛欲绝，安排丧事，满庄的人都来吊孝送丧。安葬完了，匡大照常开店，匡超人逢七去坟上哭奠。

那一天，匡超人刚从坟上祭奠了回来，潘保正慌慌走来向他说道：“二相公，你可知道县里老爷出事了？今天温州府来人摘了他的印去了。他是你老师，你也该进城去看看。”

匡超人第二天换了孝服，进城去看。才走进城，看见百姓们要留这官，鸣锣罢市，并堵住了摘印的官，要夺回印信，把城门大白日关了，闹成一片。匡超人进不去，只得回来再打听消息。第三天，听说省里派下安民的官来，要拿为首闹事的人。

潘保正告诉匡超人：“这下祸事到了！衙门里有两个没良心的差人，把你也密报了，说老爷对你最好，你一定在内为头。真是冤枉事！恐怕不久上面就会来抓人，我们又怎能说得清！依我看，你不如去外府躲避些日子，没有官事就罢了，如果有，我替你维持。”

匡超人吓得手慌脚乱，说道：“这是哪里晦气！承蒙老爹相爱，报信给我，只是我如今往哪里去呢？”

潘保正道：“你自己想想，哪里熟就去哪。”

匡超人道：“我只有杭州熟，但也没有什么地方可投奔的。”

潘保正道：“你要往杭州，我写一个书信给你带去。我有

个堂兄弟，人都叫他潘三爷，现在布政司里当差，家就在司门前山上住。你去找他，凡事叫他照顾。他是个非常慷慨的人，不会错的。”

匡超人道：“既然这样，就请老爹费心写下书信，我今晚就出发。”

当下潘老爹写书，匡超人嘱咐哥嫂家里事务，流着泪拜别母亲，整理行装，藏起书信，潘老爹送他上了大路。

## 批文

走了几天旱路，匡超人到温州搭船。船上，结识了一位叫景兰江的名士，这个人在杭州开头巾店，但却热衷于吟诗会友。匡超人问：“杭城文瀚楼选书的马二先生，先生可与他熟识？”景兰江道：“那是作八股文的朋友，只是认识，不算交好。不瞒先生说，我们杭城名士中，倒没有他们这一派。有几个意气相投的人，将来到省里，可以同先生相会。”匡超人听了，暗暗吃惊。

到了杭州，匡超人先走到文瀚楼寻马二先生，说是回处州去了。文瀚楼主人认识他，又见他戴着方巾，知道是中了秀才，就留他在楼上住。第二天，匡超人又拿着书信到布政司找潘三爷，家人告诉他：“三爷不在家，前几天奉差到台州学道衙门办公事去了，须过些日子才能回来。”

匡超人回到寓处住下。第二天清晨，文瀚楼店主人走上楼来，坐下道：“先生，现今有一件事想同你商量。”匡超人问是什么事，主人道：“是这样的我正和一个朋友合作，要刻一部考卷来卖，想费先生的心替我批一批。又要批得好，又要批得快。共三百多篇文章，不知道要多少日子就可以批出来？我如今扣着日子，好给与山东、河南客人带去卖，如果出得晚了，山东、河南客人起了身，就误了事。这书刻出来，封面上就刻先生的名号，还多少有几两选金和几十本样书送给先生。不知道先生可否愿意做？”

匡超人道：“大约是多少日子批出来才不误事？”

主人道：“须是半个月內批出来，时间才宽松些；不然，



二十天也行。”

匡超人心里算计，想着半个月还是能做得出来，就当面应承了。

主人随即搬了许多的考卷文章上楼来。中午又备了四样菜请匡超人吃喝，说：“发样子的时候再请一回，出书的时候再请一回。平常每天就是小菜饭，茶水、灯油，都是店里供给。”

匡超人大喜过望，当晚点起灯来不停后地批，一气就批出五十篇，听听那樵楼上，才打四更鼓。匡超人高兴地想：“像这样哪里要半个月！”吹灯睡下，次早起来又批。一天零半夜时间，共批了七八十篇。

到第四天，匡超人正在楼上批文章，景兰江来找他。要他一同到做过尚书的胡老先生家去，为胡老先生的公子胡三先生庆贺生日，说许多同人都在那里聚会，匡超人便跟着去了。

路上，景兰江告诉匡超人道：“这位胡三先生虽然好客，却十分胆小。先年尚书公去世之后，他关着门总不敢见人，但还常被人骗，说也没处说。这几年，全亏结交了我们，替他照顾门户，才热闹起来，没人敢欺负他。”

匡超人道：“他一个尚书公子，还有人敢欺负？”

景兰江道：“尚书都是过去的事了！他眼下又没人在朝，自己不过是个秀才。俗话说得好：‘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谁还理他？如今人在情在，悲凉的很！”

正说得热闹，街上又遇着两个方巾阔服的人，也去祝寿。其中一位是严贡生严致中。见面互相客气了几句，一同来到胡府。

胡府门楼悬着御书“中朝柱石”的匾额。胡三公子走出来，头戴方巾，身穿酱色缎袍，粉底皂靴，三咎髭须，大概有四十多岁，同诸位作揖，请到书房里坐。三公子问匡超人什么时候到

省里来的，家在那里，现住在什么地方，景兰江代他答道：“贵处乐清，到省里来时间不长，是和小弟一船来的。现今住在文瀚楼，选历科孝卷。”三公子道：“久仰久仰！”

四位走进书房，看到上面席上坐着两个人，方巾白须，神情傲慢。那两个人见四位进来，慢立起身。严贡生认得，便上前作了揖，请诸位坐。那卫先生、随先生也不客气，仍旧上席座了。家人禀三公子又有客到，三公子出去了。

坐定后，景兰江问二位先生乡里。严贡生代答道：“这位卫体善先生，是建德人，中过乡榜的；这位随岑庵先生，是石门人，老贡生了。二位先生都是浙江二十年的老选家，选的文章，遍布海内，不知有多少人从中获益！”景兰江再次打躬，表示仰慕之意。那两上先生也不问别人姓名。

酒席间，卫先生、随先生坐着，谈起文章。

卫先生道：“近来的选事越来越难做了！”

随先生道：“就是。我两人该选一部，振作一番。”

卫先生鼓着眼道：“难道前科没有文章！”

匡超人忍不住，上前问道：“请教先生，前科墨卷，到处都有刻本的，怎么说没有文章？”

卫先生问：“这位长兄尊姓？”

景兰江道：“这是乐清匡先生。”

卫先生道：“说没有文章者，是因为没有文章的法则。”

匡超人道：“文章既是中了，就是有法则了。难道中榜之外，还另有个法则？”

卫先生道：“长兄，你有所不知。文章是代圣贤立言的，有个一定的规矩，比不得那些杂览，可以胡写乱画，所以一篇文章，不但可以看出这本人的富贵福泽，还可看出国运的兴衰。比如主考中出一榜人来，有合法的，也有侥幸的，必定要经我

们选家批了出来，这篇就是传世佳作了。要是这一科没有可入选的，只能叫做没有文章！”

随先生道：“长兄，所以我们不怕不中，只是中了的文章要见得人，不露丑。不然，只算作侥幸，惭愧一生的。”

匡超人又问卫先生道：“近来那马二先生选的《三科程墨》，不知您看到没有？”

卫先生道：“正是他把这选事弄坏了！他在嘉兴蘧太守家走动，整天讲这些杂学。对文章的理法，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所以我看见他的选本，都叫子弟把批语涂掉了后再去读。”

匡超人听了，虽不甚明白，但不敢再说什么。

他回到住处，又批了些文章才睡。仅仅六天时间，匡超人就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最后，把在胡家听到的那些话略加整理，作了个序文放在前面。

选本完成，书店里拿去看了，回来说道：“过去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楼，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若催他的话，他还发脾气，不想先生批得这样快！我拿给人看，都称赞说又快又细。真是太好了！先生住着，将来各书坊里都要来请先生，生意多哩！”随后送来二两选金，说道：“刻完后，还送先生五十本样书。”又备了酒在楼上吃。

匡超人吃着酒，心里美滋滋的。

## 替人作假

半个多月过后，书店考卷刻成，又摆酒请匡超人。匡超人喝得大醉，第二天早晨还睡在床上，只听下面喊道：“匡先生，有客来拜。”

匡超人赶忙起来，穿衣下楼，见一个人坐在楼下，头戴吏巾，身穿元缎长袍，脚下蛤蟆头厚底皂靴，黄胡子，高颧骨，黄黑面皮，一双直眼。那人见匡超人下来，便问道：“这位是匡二相公么？”

匡超人道：“贱姓匡，请问尊客贵姓？”

那人道：“在下姓潘，前日读了家兄书信，说你二相公来省。”

匡超人道：“原来就是潘三哥。”慌忙作揖行礼，请到楼上坐下。

潘三道：“那天二相公赐顾，我不在家。前天才回来，家兄在书中称赞二相公为人聪明，又行过许多好事，实在可敬。”

匡超人道：“小弟来省，特地投奔三哥，不想因公外出。今日相见，真令人高兴！”说完，自己下去拿茶，又托书店买了两盘点心，拿上楼来。

潘三接过茶，指着壁上匡超人与景兰江等唱和的诗词，道：“二相公，你到省里来，与这些人有交往做什么？”

匡超人问是怎么回事。潘三道：“这一班人是有名的书呆子。就说这姓景的开头巾店，本来有两千银子的本钱，一顿诗作得精光。他每天在店里，手里拿着刷子刷头巾，一口里还哼‘清明时节雨纷纷’，买头巾的和店周围的人看了都取笑他。

而今赔了本钱，只借这作诗为由，遇着人就借银子，人听见他的名字都躲。二相公，你在省城，要做些有生意的事，不要同这样的人瞎混？”

当下，潘三吃了两个点心，剩下的丢在一边，说：“这点心吃它做什么，我和你到街上去吃饭。”叫匡超人锁了门，到街上一个饭店里。潘三叫了一只整鸭，烩一锅海参杂烩，又是一大盘白肉，都拿上来。饭店见是潘三爷，屁滚尿流，鸭和肉都拣最好的拿来；海参杂烩，加倍用作料。两人吃完了，潘三也不算帐，只吩咐一声：“是我的。”那店主人忙拱手道：“三爷请便，小的知道。”

走出店门，潘三领匡超人到家里。一个巷内，一带青墙，两扇半截板门，又有两扇重门。进到厅上，一伙人在那里围着一张桌子赌钱。

潘三骂道：“你们这群狗才，没事就到我这里胡闹！”

众人道：“知道三老爹回来了，送几个头钱来与老爹接风。”

潘三道：“我哪里要你们什么头钱接风！”又道，“也好，我有个朋友在这里，你们弄出几个钱来热闹一番。”

说着走了进去，拿出两千钱来，向众人说道：“兄弟们，这个是匡二相公的两千钱，放给你们，今天打的头钱都是他的。”又向匡超人道，“你坐在这里，看着这一个管子。这管子满了，你倒出来收了，让他们再丢。”便拉一把椅子叫匡超人坐着，他也在旁边看。众人赢的钱都往管子里丢，不一会儿，一管子就满了。

潘三看了一会儿，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请他说话。他出去一看，原来是开赌场的王老六。

潘三道：“老六，好久不见！找我做什么？”

老六道：“这里说话不方便，请三爷到外边来。”

潘三同他走了出来，在一个偏僻茶室里坐下。王老六道：“如今有一件事，可以发点小财，特地来和三爷商量。”

潘三问是什么事。老六道：“乐清县大户人家逃出来一个使女，县里要解送回去。我这乡下有个姓胡的财主，看上了这个丫头，如果能想个办法瞒下来，情愿出几百银子。”

潘三思索了一下，道：“这个好办。我家现有一位乐清县的相公，他和乐清县的太爷关系不错，我托他去弄一张回批来，只说丫头已经解到，交给家人领去了。我这里再托人在本县弄出一个赶回文书的硃签来，到路上将丫头带回，送给胡家。这个方法怎样？”

王老六道：“这个办法甚好。只是三爷要办快办。”

这时，又有一个慌慌张张进来，说道：“三老爹！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在这里吃茶！”

潘三道：“你找我做什么？”

那人道：“离城四十里外，有个乡里人施美卿卖弟媳妇给黄祥甫，银子都交了，弟媳妇要守节，坚决不肯嫁。施美卿同媒人商议着让人去抢。媒人说：‘我不认得你家弟媳，怎么办？’施美卿说：‘每天清早，我弟媳妇出来到屋后抱柴禾，你带人隐伏在那里，遇着抢去就行了。’众人依照他说的去做。不想那一天早晨弟媳妇没出来，是他老婆抱柴，众人就把她抢了去。隔着三四十里路，已经过了一夜。施美卿来讨，这里不肯。施美卿告了状。如今那边要申诉，却因为讲亲的时候，没有写个婚书作凭据。现在要写一个，乡里人不在行，来同老爹商议。还有这衙门里的事，都托老爹关照，有几两银子送作茶费。”

潘三道：“这是种小事，也值得这样大惊小怪！”

潘三带那人回到家里，赌钱的还没有散。看着赌完了，送了众人出去，潘三留下匡超人道：“二相公，你就住在这里，

我有事和你商量。”

当即便留在后面楼上，起了一个婚书稿，叫匡超人写了，拿给那人看过，叫他明日拿银子来取。打发那人去了。吃了晚饭，点起灯来，念着回批，又叫匡超人写了。他家里有很多豆腐干刻的假印，取来用上，又取出硃笔，叫匡超人写了一个赶回文书的硃签。办完，拿出酒来对饮，向匡超人道：“像这都是有些想头的事，也不枉费一番精神，和那些呆子一块缠什么！”

匡超人想，这可都是犯法的事，追查起来可不得了，心里真有些后怕，半夜都没有睡着。

第二天一晨，两处都送了银子来，分别取走婚书、假回批和硃签。潘三收进去，拿出二十两银子给匡超人。匡超人看到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这么多银子，又高兴起来。从此，潘三干事就叫他，分给他几两银子。

匡超人渐渐有了积蓄，听潘三的话，也与那边的名士断来往了。

## 代考秀才

匡超人在杭州省城不觉混了近两年。一天，潘三走来道：“二相公，好几天不见，同我去街上吃几杯。”二人同走上街，刚走几步，只见潘家一个小厮赶来说：“有客在家里等三爷。”

潘三道：“二相公，你就上我家去吧。”

潘三带他进家，让他在里间小客座里坐下，自己同那人在外边谈道：“李四哥，好久不见，你在哪了？”

李四道：“我一向在学道衙门前。今有一件事，回来商议，真怕三爷不在家；而今见着三爷，这事不用愁了。”

潘三道：“你又捣什么鬼？跟你一起干事，你是‘马蹄刀瓢里切菜，滴水也不漏’，总不肯放出钱来。”

李四道：“这件事是有钱赚的。”

潘三道：“你先说是什么事？”

李四道：“如今主考宗师到绍兴了，有个金东崖在部里做了几年衙门，挣了一点钱，想让儿子进学。他儿子叫金跃，目不识丁，考期到了，要找一个替身。这位学道的关防很严，得想出一个新法子来，所以要和三爷商议。”

潘三道：“他愿出多少银子？”

李四道：“绍兴的秀才，大抵上值一千两一个，他如今走小路，一半也要他五百两。只是眼下难找一个替考的人，又怎样乔装进去？那替考的笔资多少？衙门里使费共是多少？”

潘三道：“这你就不用费心了，替考的人也在我，衙门里打点也在我，你只叫他把五百两银子拿来，封在当铺里，另外拿三十两银子给我做盘费，我准包他一个秀才。如果不能进学



做秀才，五百两一丝也不动。行吗？”

李四道：“这当然好了。”

当下说定，约好日期来封银子。

潘三送走李四，回来向匡超人说道：“二相公，这事又得你帮忙了。”

匡超人道：“刚才我都听到了。用着我，只好去替考。但我是坐在外面作了文章递进去，还是直接进去替他考？要是进去替他考，我可真有点害怕。”

潘三道：“不怕，有我哩！怎么会害你？等他封了银子来，我少不得同你一起往绍兴去。”

几天后，潘三果然来搬了行李与匡超人同行，过了钱塘江，一直来到绍兴府，在学道门口找了一个僻静巷子寓所住下。第二天，李四带着那童生金跃来见了面。潘三打听得宗师挂牌考试了，三更时分，带了匡超人，悄悄来到班房门口，拿出一顶高黑帽，一件青布衣服，一条红搭包，叫他将这一套差役行头换上，并低声嘱咐了几句，把他送在班房。

五更过后，学道三炮升堂，匡超人手执差人用的半黑半红的水火棍，跟了一班军牢差役，吆喝着进去，排班站在二门口。学道出来点名，点到童生金跃，匡超人给他递个眼色，那金跃照事先约好的，不到考位上去，悄悄站在黑影里。匡超人就退下几步，到金跃跟前，躲在人背后，把帽子摘下来给金跃戴，衣服也互相对调。金跃执了水火棍，站在那里，变成“差役”；匡超人变成“金跃”，捧卷归号，作了文章，卷卷出来，回到下处，神鬼也不知觉。发榜的时候，金跃的名字便写在上面，入学做了秀才。

潘三同匡超人回家，拿出二百两银子给他作为笔资。

潘三道：“二相公，你如今有了这一笔横财，不要乱花，

该做些正经事。”

匡超人道：“什么正经事？”

潘三道：“你现在也不小了，还没娶亲。我有一个朋友，姓郑，在抚院大人衙门里。这郑老爹是个非常忠厚的人，他有个三女儿，托我替他做媒，我一向也想着你，年貌也相当，只因你穷，就没有认真地替你说。如今只要你愿意，我一说准行。”

匡超人道：“多谢三哥相爱，我有什么不情愿的？”

潘三果然去和郑老爹一说就成，取了庚帖来，只向匡超人要了十二两银子去买了几件首饰，做四件衣服，作为聘礼，择好十月十五日入赘成了亲。那日，郑老爹同匡超人翁婿一见，才发现就是那年出门与他同船的那个年轻人，这一次结亲真是缘分不浅。匡超人走进新房。见新娘眉清目秀，一副好相貌，满心欢喜。

婚后一月，郑家屋小，不便居住。潘三替他在书店附近买了四间屋，价银四十两，又买了些家具，搬了过去。请请邻居，买两石米，所存银子，已经剩下不多了。多亏潘三事事帮助，匡超人十分感激。潘三道：“你我分什么彼此？你将来发达了，还愁不报答我的恩情吗？”匡超人夫妻恩爱，一年后，生了一个女儿。

一天，匡超人正在门口闲站，忽见一个青衣大帽的人来到跟前，问道：“这里可是乐清匡相公的家？”

匡超人道：“正是。尊客从哪里来的？”

那人道：“我是朝中李老爷派往浙江的，有书带给匡相公。”

匡超人听了这话，忙请那人进屋坐下。看过书信，才知道就是当年乐清知县他的老师李本瑛，冤枉已经澄清，提拔进京，授了给事中的官职。这次寄书来邀请他进京，要照看他。匡超人心中欢喜，留来人酒饭，写了回禀，说：“蒙老师呼唤，近

日就整理行装，前去请教。”

刚打发走差人，匡超人又接到他哥匡大的书信，说宗师按临温州，叫他回去考试。匡超人不敢耽搁，辞别妻子，赶赴温州。考过，宗师十分欣赏他的文采，取在第一；又把他题了优行，贡入太学肄业。他欢喜地谢了宗师，依旧回省城来。匡超人从此成了贡生，并且“学行优秀”，和潘三商议，要回乐清乡里去挂匾，竖旗杆，光宗耀祖。走前，到织锦店里制了三件衣服：自己一件，母亲一件，妻子一件。在各书店里约了一个会，每店三两，各家又另外送了贺礼。

## 恩师提携

匡超人正要择日回家，一天，景兰江走来问候，就邀在店里吃酒。吃酒中间，景兰江说：“你知道吗？潘三昨天晚上被捉拿了，现已关在监牢里。”

匡超人大惊道：“真有这么事！我昨天中午才见过他，怎么就拿了？”

景兰江道：“这是千真万确的。我有一个亲戚在县里当刑房，今早是舍亲小生日，我去祝寿才知道的。送在监里，同大盗放在一起。你要不信，我同你到舍亲家去看看款单。”款单，就是分条列有犯罪事实的单子。

匡超人道：“好，烦先生费心，快带我去看看是些什么事。”

那刑房姓蒋，两人来到这里，说明来意。蒋刑房拿出款单请他们看。

款单上写着，潘三本是市井奸棍，借藩司衙门藏身，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广放私债，毒害良民，无所不为。下面具体罪状列有十几条：包揽欺隐钱粮若干两；私和人命几案；知截本县印文及私动硃笔一案；假雕印信若干颗；拐带人口几案；重利剥民，威逼平民身死几案；勾串提学衙门、冒名代考几案；……不能细述。

匡超人不看还好，看了这款单，登时面如土色。心想道：“这些事，也有两件是我在里面的，如果审了，追究起来，不就完了吗？”

匡超人离开刑房，又与景兰江作别，回到家里，一整夜都翻来覆去。娘子问他有什么事，他不便直说，却说：“我如今

成了贡生，要到京里去做官，你独自在这里住着不便，只好把你送到乐清家里去，在我母亲跟前，到时再来接你。”

娘子担心到乡里不习惯，哭闹着不肯去，匡超人请了丈人、丈母来劝。那丈人郑老爹见女婿说就要做官，责备女儿不识大体，狠狠教训了一顿。女儿拗不过，只得哭着，拜别父母，上船去了。

匡超人也收拾行李启程，来到京师见给事中李大人。李大人大喜，得知他又以优行贡入太学，更是高兴。向他说：“现今朝廷考取教习，做皇室宗学教师，委学生我办理，包管可以取中。你就在我寓处休息几天。”匡超人欣然应诺。

又过了几天，李大人问匡超人是否婚娶。匡超人暗想，老师是位大人，在他面前说出丈人是抚院的差役，他可能会看轻我，就答道：“还没有。”李大人道：“这么大年纪，还没有娶，这事包在我身上了。”

第二天晚上，一个老成的管家到书房里向匡超人贺喜，道：“家老爷有一外甥女，自小抚养大的，今年十九岁，才貌出众，现在署中，家老爷想招匡爷为甥婿。一切恭喜费用都是家老爷操办，不用匡爷费心。”匡超人听见这话，心中一惊，思量要对他说已经娶过的，前日却说过没有了；但要答应他，又恐怕不合情理。又转念一想：“这种事戏文里也有过，而且还传为佳话，这有什么要紧！”于是，就高兴地应允了。

李人大喜，择了吉日，张灯结彩，倒赔数百金嫁妆，把外甥女嫁给匡超人。到那一天，大吹大擂，匡超人纱帽圆领，金带皂靴，先拜了李大人夫妇；一派细乐，引进洞房，见那新娘子长得十分标致，嫁妆又齐整，恍如见了仙子，那魂灵都飘到九霄云外了。自此，珠围翠绕，新婚燕尔，匡超人在这里享了几个月的天福。

有李大人从中“料理”，匡超人顺利考取了教习，当时有规定，在京师做练习，必须回本省地方取结，即取一种保证文书。匡超人只好别过新娘子，回浙江来。

到了杭州，先去他旧丈人郑老爹家。一进门，不禁大吃一惊，只见郑老爹两眼哭得通红，对面客位上坐着他令兄匡大，里边丈母嚎天喊地地哭。匡超人赶忙问其原由，原来是前妻死了，匡大来报丧。

丈母捶足顿胸，哭着大骂匡超人：“都是你这天灾人祸的，把我一个娇滴滴的女儿折磨死了！”

匡大道：“自你去后，弟媳到了家里，为人最好，母亲也很欢喜。哪想她省里人，过不惯我们乡下的日子。况且你嫂子们在乡下做的事，弟媳是一样也做不来；又没有白白坐着，反叫婆婆和嫂子服侍她的道理，因此心烦闷，吐起血来。乡里又没个好郎中，病了不到一百天，就不在了。”

匡超人听罢，落下几滴眼泪，问过后事，道：“这也罢了。我还有几两银子，大哥拿回去，在你弟媳墓上多添两层厚砖，砌牢固些；她是诰命夫人，到家请会画的替她追画个像，画上凤冠霞披，逢年过节，供在家里，叫小女儿烧香，她的灵魂也欢喜。”又对匡大道：“大哥今后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我将来教习期满，做官到州县，少不得连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荣华富贵。”

匡大被他这一番话说得眼花缭乱，浑身都酥了，满口答应。

匡超人又安慰了郑老爹夫妇几句，第二天，上街买了些东西，拿出几十两银子，让他哥带了回去。

又过了几月，景兰江同蒋刑房来找匡超人，邀到茶室里去坐，发现匡超人口气不同往日，不肯去茶室，便邀到酒楼，斟上酒来，景兰江问道：“先生，你这教习的官，可是选的么？”

匡超人道：“怎会不是？像我们这正途出身，考的是内廷教习，每日教的多是功臣皇戚的子弟。”

景兰江道：“和平常教书一样么？”

匡超人道：“我们在里面也和衙门一样，公座、硃墨、笔砚，摆得十分停当。学生都是荫袭的三品以上的大人，出来就是督、抚、提、镇，都在我跟前磕头。”

蒋刑房等他说完，慢慢提起要说的话，道：“潘三哥在监里，前日再三和我说，听说你回来了，想要见一面，叙叙苦情。不知先生您是否有空？”

匡超人道：“潘三哥是个豪杰，他没有遇事时，会着我们，到酒店里坐坐，鸭子是一定两只，还有许多羊肉、猪肉、鸡、鱼，像这样的菜，他是不吃的。可惜如今受牵连。我本该到监里去看望他的，只是现在小弟不比做秀才的时候，既替朝廷办事，就要依照朝廷的规矩。如果到这样地方去看人，就是赏罚不明了。”

蒋刑房道：“这本城的官并不是先生你做着，你只管去盾看故友，有什么赏罚不明？”

匡超人道：“二位先生，这话我本不该说，因是在知己面前但讲不妨。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就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如今倒反走进监去看他，难道说朝廷处分他是不对的？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况且我在这里取结，院里、司里都知道，如果到那里去走，传得上边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的污点，这就坏了大事！还是你蒋先生费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代我照顾吧。”

两人见他这样说话，知道再说也没用，吃完酒，各自散去。

## 真假牛布衣的故事



## 客死他乡

匡超人取定了结，收拾行李，包船启程。到了船上，看见中舱先坐着两个人：一个年老的，茧绸长衫，丝带朱履；一个年的，宝蓝长衫，粉底皂靴，都戴着方巾。匡超人觉得他们不是俗人，就同他们拱拱手坐下，问起名号。那老年的说：“贱姓牛，草字布衣。”匡超人曾经听景兰江说起过这个人，便道：“久仰。”又问另一位，牛布衣代答道：“这位冯先生，尊字琢庵，是此科新贵，正赶往京师会试。”匡超人道：“牛先生也进京吗？”牛布衣道：“小弟不去，要到江上边芜湖县寻访朋友，因与冯先生相好，恰好同船。到了扬州，弟就告辞，另上南京船，走长江去了。先生仙乡贵姓？要去哪里？”匡超人说了姓名。冯琢庵道：“先生是浙江选家，尊选有好几部弟都是见过的。”

匡超人道：“我的文名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共选各类文章九十五本。我选的文章，第一回出来，书店都要卖到一万多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不瞒二位先生说，这五省读书的人，家家敬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常年香火不断。”

牛布衣笑道：“先生，你这话就不对了！所谓‘先儒’者，是对已经去世之儒者的称呼，今先生健在，怎能这样称呼？”

匡超人红着脸道：“不对！所谓‘先儒’者，就是先生之意思！”

牛布衣见他这样说，也与他争辩。

冯琢庵又问道：“操选政的还有一位马纯上，他选得怎样？”

匡超人道：“那是我的好友。这马纯兄的选文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怎么好。惟有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

一路聊着，不觉已到扬州。匡超人、冯琢庵换乘淮安船进京去了。

牛布衣独自搭江船过了南京，到了芜湖，找个浮桥口甘露庵住下。在甘露庵殿后有间房，一间是主人老和尚住着，一间即牛布衣的客房。牛布衣白天出门访友，晚上点盏灯，吟些诗词之类。老和尚见他孤独，时常煨了茶给他送去，陪他说话到深夜。要碰上月明风清的夜晚，同他在天井里谈说古今，非常投机。

不料有一天，牛布衣病了，请医生来，一连吃了几十副药，总不见效。那天，牛布衣自感不济，于是请老和尚来到床前，说道：“我离家一千多里，客居在此，多蒙老师父照顾。没想到今天得了这病，眼看不行了。我家中又无儿子，只有一个妻子，年纪还不到四十岁；前些时和我同来的一个朋友，又进京会试去了；如今老师父就是我的亲人。我这床头箱内，有六两银子，我死后，麻烦老师父替我买口棺材。还有几件粗布衣服，变卖了，请几位师父替我念念经，超度我升天。棺材先找块空地寄放着，上写‘大明布衣牛先生之柩’，如果遇着个家乡亲戚，把我带回去，我在九泉之下，也是感激老师父的！”

老师父听了这话，眼泪止不住落下来，说道：“你放心吧，你会好的。如果你有个山高水长的，这事就包在我老僧身上。”

牛布衣又挣扎着起来，从席子下拿出两本书，递给老和尚，道：“这两本是我作的诗，虽然没有什么好的，却是一生相交的人都在上面，我舍不得埋没了，也交给老师父。要是有幸遇

着个后来的人替我流传了，我死也瞑目！”

老和尚双手接了，见他气息渐少，连忙到自己房里，煎了些龙眼莲子汤，拿到床前，扶他起来吃，已经吃不了了。挨到晚上，痰响了一阵，喘息一回，气绝身亡。

老和尚大哭一场，遵照牛布衣的遗嘱，料理后事，把前面一间盛柴草的屋子腾出来，安放他的灵柩。从此，老和尚每天早晚课诵，开门关门，必到牛布衣灵柩前添些香，洒几滴眼泪。

## 偷梁换柱

一天晚上，老和尚晚课作完，正要关门，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厮，右手拿着本记帐的折子，左手拿着本书，进门来坐在菩萨脚下，借着琉璃灯光读起来。老和尚不便打扰他，由他念到二更多天，去了。老和尚才关门睡下。第二天这时，他又来读。一连读了四五天。老和尚忍不住了，上前问道：“小施主，你是谁家子弟？为什么每晚到这庵里读书，这是什么缘故？”

那小厮作揖，道：“老师父，我姓牛，就住在这前街上，因为当初在浦口外婆家长大，所以小名就叫浦郎。不幸父母都去世了，只有个家祖，年纪七十多岁，开个小香蜡店，凑合着度日，家祖每天叫我拿这折子去讨些赊帐。我打从学堂门口过，听见念书的声音好听，就在店里偷了钱买这本书来读，不想吵着老师父了。”

老和尚道：“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想着一些人家拿大钱请先生教子弟，子弟还不肯读；像你小施主偷钱买书念，这是非常上进的事。但这地下冷，琉璃灯又不怎么明亮，我这殿上有张桌子，还有个灯挂儿，你就到那里去念，也觉得什么些。”

浦郎谢了老和尚，跟了进去，只见一张方桌，上面一个油灯挂，是个幽静之处。浦郎在这边读书，老和尚在那边打坐，每晚到三更天。

一天，老和尚听见他念的是诗，不是应考的文章，有些不解，问他念这有何用。浦郎道：“我们这样的人家，哪里还想什么应考上进，只是念两句诗自娱罢了。”老和尚见他出语不俗，便问道：“你看的这些诗，讲得出来吗？”浦郎道：“讲

不来的也多。如有一两句讲得来，心里就会很欢喜。”

老和尚道：“你既然欢喜，再念些日子我拿两本诗给你看，包你更欢喜哩。”

浦郎道：“老师父有什么诗，为什么不现下就拿给我看？”

老和尚笑道：“不要急，过些日子再看。”

过了几天，老和尚到乡下人家去念经，不能当天回来，便把房门锁了，殿上托给浦郎照看。浦郎心里猜疑：“老师父有什么诗，却不肯拿给我看，哄我想得慌。”仔细算来，“三讨不如一偷”。于是趁老和尚不在家，到了晚上，把房门掇(d u)开，走了进去。只见桌上摆着一座香炉，一个灯盏，一串念珠，桌上放着些废残的经典，翻了一遍，哪里有什么诗。浦郎疑惑道：“难道老师父在哄我？”又寻到床上，发现一个枕箱，一把铜锁锁着。浦郎把锁拧开，见里面重重包裹，两本锦面线装的书，上写“牛布衣诗稿”。牛浦郎欣喜地想：“一定是这个了！赶忙拿了出来，重新把枕箱锁好，走出房来，关上门。

牛浦郎把这两本书拿到灯下一看，只见那题目上都写着：“呈相国某大人”，“怀督学周大人”，“寄怀王观察”，其它的也是某太守、某司马、某明府等。浦郎暗想：“这相国、督学、以及太守、司马、明府，都是现任老爷们的称呼，可见只要会作两句诗，并不需要进学、不举，就可以同这些老爷们交往。多么荣耀！”于是又想：“他这人姓牛，我也姓牛。他诗上只写了牛布衣，并没有个名字，为什么不把我的名字，合着他的号，刻起两方图章来印在上面，这两本诗不就算是我的了！我从今就号做牛布衣！”想到这里，不觉开怀大笑，手舞足蹈起来，当晚回家，高兴了一夜。

第二天，牛浦郎又在店里偷了几十个钱，走到吉祥寺门口一个刻图章的郭铁笔店里，和郭铁笔拱一拱手，坐下说道：“

要费先生的心，刻两方图章。”郭铁笔给他一张纸来，说：“请写尊名。”浦郎把自己小名去了一个“郎”字，写道：“一方阴文图章，刻‘牛浦之印’；一方阳文图章，刻‘布衣’二字。”郭铁笔接在手内，上下打量了一下浦郎，说道：“先生就是牛布衣么？”

浦郎答道：“布衣是贱字。”

郭铁笔忙爬出柜台来重新作揖，请坐并奉过茶来，说道：“早就听得有拉牛布衣住在甘露庵，轻易不肯见人，相交的都是贵官长者，失敬！失敬！尊章即镌(刻)上献丑，笔资也不敢领。这里也有几位朋友早已敬慕先生，改日一同到贵寓拜访。”

浦郎恐怕他走到庵里，看出真相，便答道：“极承先生抬爱。但因为有一位朋友约我去作诗，明早就走，还要耽搁几日。先生不必亲自去了。等我回来相聚吧。图章小弟明早来领。”郭铁笔答应了。

牛浦郎第二天取了图章，回去分别印在两本诗稿上面，藏得好好的。每晚仍在庵里念诗。

## 庵中会高朋

一天午后，牛浦的祖父牛老爹同隔壁开米店的卜老爹坐着闲聊。牛老爹哀叹道：“我老年不幸，儿子媳妇都去世了，丢下孙儿这个孽障种子，今年已经十八岁了，还没有娶得一个孙媳妇。”卜老爹道：“我有一小女不幸去世，遗下一个外甥女，姓贾，是我领来养大的，大令孙一岁，今年十九岁了，你如果不嫌弃，就给我做个孙媳妇。”牛老爹大喜。当下由两位老人做主，定下这门亲事。不久，择好吉日，为两人完了婚。

牛浦自从娶亲后，好些日子不到庵里去。一天出去讨帐，顺路往庵里走走，走到浮桥口，看见庵门外拴着五六匹马，马上都有行李。走到跟前，见殿内凳上坐着三四个人，头戴大毡帽，身穿绸绢衣服，左手拿着马鞭子，右手拈着胡须，脚下尖尖粉底皂靴，跷得高高地坐在那里。牛浦不敢入门。

老和尚在里面一下子看到他，慌忙招手道：“小施主，怎么这么久不见你过来，我正要等你说话哩，快些进来！”

牛浦壮了壮胆子走进去，见和尚已经将行李收拾完备，正准备出发，吃了一惊，道：“老师父，你这是要去往哪里？”

老和尚道：“这外面坐着的几个人，是京里九门提督齐大人派来的。齐大人当时在京，曾是我的学生。而今他升做大官，特地打发人来请我到京师报国寺去做方丈。我本来不愿意去，因为前些日有个朋友在我这里离世，他又有个朋友到京会试去了，我今天借这个机会到京寻着他这个朋友，为他奔丧，也了却我一番心愿。我前日说有两本诗要给你看，就是他的，在我枕箱内，我这时也没有时间了，你自己开箱拿了去看吧。”

牛浦还想问什么，那几个人催着老和尚上马，飞奔而去。牛浦送出去，道一声：“多多保重！”回到庵里，心想：“老和尚已经走了，没有人可以作证，我何不就认做牛布衣？”于是取了一张白纸，写下五个大字“牛布衣寓内”，张贴门旁，每天来这里走走。

又过了一个月，牛老爹见店里萧条，渐渐无法维持，问着牛浦，他连个清帐都不懂，口里只管“之乎者也”，胡言乱语。气得牛老爹无话可说，病倒了，七十岁的人，年老体弱，又没有药物补养，病不过十日，离开了人世。不久，卜老爹也一病身亡。牛浦两口搬来卜家，同两位舅丈卜诚、卜信一起度日。

那天，牛浦又到庵里，庵门锁着，开了门，只见一张帖子掉在地上，是从门缝里塞进去的。拾起一看，上面写着：“小弟董瑛，在京会试，于冯琢庵先生处读得大作，渴欲一晤。奉访尊寓不值，不胜怅怅！明日幸驾少留片刻，以便趋教。”看完后，知道是来拜访那个牛布衣的，而且头一次相会，心想：“我就装成牛布衣，和他相会。”又想道：“他说在京会试，肯定是一位老爷，就叫他到卜家来会我，把卜家弟兄两个吓一跳，有什么不可以的？”他下定了决心，即在庵里取纸笔写了一个帖子：“牛布衣近日馆于舍亲卜宅，尊客过问，可到浮桥南首大街卜家米店便是。”写完，带了出来，锁好了门，贴在门上。

牛布衣回家，向卜诚、卜信说道：“明天有一位董老爷来拜访，他是要做官的人，我们不能怠慢。如今要劳驾大爷，明天早晨把客房收拾干净了；还要劳驾二爷，捧出两杯茶来。这是大有面子的事，还须帮衬帮衬。”

卜家弟兄两个，听见有官来拜，也觉得一切准备妥当，一齐承诺了。



第二天清早，卜诚起来，扫了客房的地，放了六张椅子。叫妻子生起炭炉子，准备好一壶茶。找了一个捧盘，两个茶杯，两个茶匙，又剥了四个桂圆，一杯里放两个，一切准备妥当。直到吃早饭时候，一个青衣人手持红帖，一路问了来道：“这里可有一位牛相公？董老爷来拜。”

卜诚道：“在这里。”接了帖，飞跑进来。

牛浦出门迎接，见轿子已落在门前。董孝廉(举人)下轿进来，头戴纱帽，身穿浅蓝色缎衫，脚下粉底皂靴，三绺须，白净面皮，约有三十多岁年纪。进来客套一番，分宾主坐下。

董孝廉开口道：“久仰大名，又读佳作，非常仰慕！只疑先生年高博学，原来还这样年轻，更加可敬。”

牛浦道：“晚生不过随意写写，蒙老先生同冯琢翁过奖，实在惭愧。”

董孝廉道：“不敢。”

卜信捧出两杯茶，从上面走下来，送给董孝廉。董孝廉接了茶，牛浦也接了。卜信傻傻地直立在堂屋中间。

牛浦见状，向董孝廉解释：“家仆村野之人，不知礼体，老先生不要见笑。”

董孝廉道：“先生世外高人，怎能如此见外呢？”

卜信听见这话，羞得面红耳赤，接了茶盘，鼓嘟着嘴进去。

牛浦又问道：“老先生准备去往哪里？”

董孝廉道：“弟已授职县令。因为渴望同先生一会，所以两次来访，现在已经见过，今晚就开船到苏州赴任去。”

牛浦想挽留，董孝廉道：“先生，我们文章情谊，不必拘于小节，弟这次去安置好了，就迎接先生到那里，也好早晚请教。”

当下行礼告别，牛浦送到门外，上轿去了。

## 离家又娶妻

牛浦送董孝廉回来，卜信还在气头上，脸色通红，迎着他发了一顿牢骚：“牛姑爷，我再不成器，也是你的舅丈、长亲！你叫我捧茶去，这也罢了。怎么当着董老爷的面让我下不了台？这是哪里来的话！”

牛浦道：“一般官府来拜，规矩是该换三遍茶，你只送了一遍，就没人影了，我没说你，你倒对我不满了，真是可笑！”

卜信道：“姑爷，不是这样说，虽说我家老二捧茶，不该人上头往下走，你也不该就在董老爷跟前说出那样话来！惹董老爷笑！”

牛浦道：“董老爷看见了你这两个土里土气的人，也就够笑的了，还会等你犯了错误再笑！”

卜信道：“我们生意人家，也不愿和老爷们来往！没有沾多少光，反惹他笑话！”

牛浦道：“不是我夸大话，要不是我在你家，你家就是一二百年也不见得有个老爷走进这屋里来！”

卜信道：“瞎说！就算你与老爷交往，你自己也不是个老爷！”

牛浦道：“你爱怎么说！到底是坐着同老爷打躬作揖的好，还是捧茶给老爷吃，走错路，惹老爷笑话的好？”

卜信道：“不要臭美！我家也不稀罕这样老爷！”

牛浦道：“不稀罕么？明天向董老爷说，拿帖子送到芜湖县，给你一顿板子！”

两人一齐叫道：“反了！反了！外甥女婿要送舅丈人去挨

板子！我家把你养成这样了！我们就到县衙去讲讲，看是谁挨的板子！”

牛浦道：“谁怕你了，去就去！”

于是两人把牛浦扯着来到县衙门口，知县还没有升堂。三人站在影壁前，刚好遇着郭铁笔走来，郭铁笔问他们出了什么事，卜诚学说一遍，生气地道：“郭先生，自古‘一斗米养个恩人，一石米养个仇人’，这是我们养他的不是了！”

郭铁笔也着实说牛浦的过错，道：“尊长爱幼，人生常理。那话真是不能说！但是至亲为这事去见官，也不雅观。”

说完又拉他们到茶馆坐下，边吃茶，边劝解，总算劝开了这一场闹剧。最后，卜诚提出家里人多，生活难以支撑，牛姑爷也该自己想个办法。

牛浦赌气道：“这也容易，我今天就搬出来，自己过日，不打扰你们了。”

牛浦回家拿了一床被，就搬到庵里来住。没有吃用，把老和尚的钵、钹、叮当家什都拿去当了。一天，闲着无事，走到郭铁笔店里，看到一本新刊印的全国职官录《缙绅全书》，上写有“淮安府东县新补知县董瑛，字彦芳，浙江仁和人”的话，喜道：“有了，我为什么不去找他？”想到这里，随即走回庵里，卷了被褥，又把和尚的一座香炉，一架磬(q n)，拿去当了二两多银子，也与卜家说，竟搭上江船直奔安东了。

牛浦在途中，结识了一个体面人叫牛玉圃的，因二人发生纠葛，被臭打一顿后，剥光衣服，扔到一个粪窖子边上，差点丧命，幸好遇着一位姓黄的客人走过，牛浦道：“老爹，我是芜湖县的一个秀才，安东县董老爷请我去做客，那想到在路上遇见强盗，落难在这里，求老爹搭救我！”黄客人恰好是安东县人，听他这样说，便将他救起，送他一件布衣服，一双鞋，

一顶瓦楞帽。领到回家中，又替他买了一顶方巾，添了件把衣服，一双靴，穿着去见董知县。

董知县一见，果然很欢喜，吃了酒饭，要留他在衙门里住。牛浦道：“晚生有个亲戚在此地，还是住在他那里方便些。”

董知县道：“这也行。先生住在亲戚家，早晚常进来走走，我好请教。”

牛浦告辞后出来，黄客人见他果然同知县老爷有交情，十分敬重。牛浦三天两头去衙门里走走，借着讲诗为名，顺便搞些蒙骗，弄回几个钱来，博得黄家欢心。没有多久，黄家就把第四个女儿许配与他，招他做了女婿。牛浦春风得意，在安东过起快活日子。

## 东窗事发

谁料，董知县上任不长，又高升了。接任的是个姓向的知县，也是浙江人。交接的时候，向知县问董知县可有什么事要托付他，董知县道：“没什么事，只有个作诗的朋友住在这里，叫做牛布衣，求老先生关照一二。”向知县答应了。

董知县上京去，牛浦送出一百里外，到第三天才回家。

一天，牛浦外出回来，将到家时，一个邻居迎着来道：“你家娘子在家同人吵架哩！”

牛浦道：“她在跟谁吵架？”

邻居道：“你刚一出门，就有一乘轿子，一担行李，一个堂客来到，你家娘子接了进去。这堂客说她就是你的前妻，要见你，在那里同你家黄氏娘子吵得可凶哩。娘子托我带信，叫你快些家去。”

牛浦听了这话，想到：东窗事发了，便如同掉进冰窖里一般，只得硬着头皮走回家。到家门口，站住脚听听，里面吵闹的不是贾氏娘子的声音，是个浙江人，才安了定神，敲门进去。和那妇人见了面，互相都不认得。

黄氏娘子道：“这就是我家的了，你看看可是你的丈夫？”

那妇人问牛浦：“你怎么也叫做牛布衣？”

牛浦道：“我怎么不是牛布衣？但是我不认得你。”

妇人道：“我就是牛布衣的妻子。你冒了我丈夫的名字在这里挂招牌，分明是你把我丈夫害死了！我怎肯同你罢休！”

牛浦道：“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怎见得就是我谋害你丈夫？奇怪！”

牛奶奶道：“怎么不是！我从芜湖县问到甘露庵，一路问来，说在安东！你既然假冒我丈夫的名字，就得还我丈夫！”

当下喊起冤来，叫跟来的侄子将牛浦带，牛奶奶上了轿，一直喊到县衙门，向知县命拘捕了有关人等，挂出牌来，第三日午堂听审。

这一天，知县坐堂，叫上牛奶奶来问。牛奶奶将事情缘因详述一遍：牛布衣同船出来的好友冯琢庵进京会试，考中进士，授职部属主事，打发一个家人送来书信银子，说打听到牛布衣现住在芜湖甘露庵里。牛奶奶心里惶惶不安，想：“他这么大年纪，只在外头瞎混，又没个孩子，怎么是好？不如拿这银子，走到芜湖寻他回来。”主意已定，便把两间破房子锁了，带了侄子，搭船一路来到芜湖。找到浮桥口甘露庵，庵里没有人，屋里停放着一口大棺材，棺材上的魂幡也没有了，只剩下一根棍；棺材头上的字，剥落得只剩下“大明”二字了。牛奶奶不觉害怕起来，疑心牛布衣死了。又走到庵外，沿街查询，一直问到吉祥寺郭铁笔店里，郭铁笔道：“他呀，而今到安东董老爷任上去了。”牛奶奶这才千里迢迢到安东寻找，谁想竟是这样一个！牛奶奶道：“他现打着我丈夫的招牌，我不问他要丈夫，向谁要！”

向知县道：“没凭没据，怎么见得？”转头问牛浦，“牛生员，你是否认得这个人？”

牛浦道：“生员当然认不得这妇人，更不认得她丈夫，她忽然走到生员家要起丈夫来，真是天上飞下来一大冤枉事！”

向知县向牛奶奶说：“这牛生员叫做牛布衣，你丈夫也叫做牛布衣。天下同名同姓的多，她自然不知道你丈夫踪迹。你到别处去寻访你丈夫去吧。”

牛奶奶在堂上大哭起来，一定要求向知县替他申冤。缠得

向知县急了，说道：“行了！我这里差两个衙役把你送回绍兴。你到本地告状去，我无法管这样无头官司！牛生员，你也回去吧。”

说完，便退了堂。两个衙役把牛奶奶解往绍兴去了。

这一件事，传得上司知道，说向知县同一位作诗文的被告交好，放着人命大事都不详加追问，要将向知县参处问罪。

## 鲍文卿的故事



## 求情救知县

这负责上参失职官员的按察司姓崔。一日，崔按察叫幕客写了上参的文书，取来灯下细看：为特参昏庸不职之县令以肃官方事……”里面列举了安东向知县许多事故。他看了又念，念了又看，忽然灯影里，有一个人双膝跪下。崔按察一看，原来是他们下的一个名为鲍文卿戏子。

崔按察道：“你有什么事，起来说！”

鲍文卿道：“刚才小人看见大老爷要参处安东县向老爷。这位老爷小的并不熟悉，但自从七八岁学戏，在师父手里念的就是他作的曲子。这老爷是个大才子，大名士，到现在二十多年了，才做得一个知县，真是很可怜！今天又要因这事被参处了。况且他这件事也还是为了敬重读书人，求得大老爷免了他的参处吧？”

崔按察道：“想不到倒有爱惜才人的念头。你有这个意思，难道不想？只是如今免了革他的职，他也不知道是你救的他。我现在将这些缘由写一封书信，差人送你到他衙门里去，叫他谢你几百两银子，回家做个本钱。”

鲍文卿磕头谢过。

崔按察对书房小厮去向幕客说：“这安东向知县的事不用参了。”

几天后，崔按察果然差一个衙役，拿着书信，把鲍文卿送到安东县。

向知县看了崔按察写的信，十分吃惊，忙叫打开宅门，请这位鲍相公进来，站起身迎出去。鲍文卿青衣小帽，走进宅门，

双膝跪下，向向知县叩头请安。向知县双后来扶，要同他还礼。他急忙道：“小的是什么样人，怎敢蒙老爷施礼！”

向知县道：“你是上司衙门里的人，况且对我恩重如山，怎么拒这个礼？快请起来，好让我拜谢！”

鲍文卿说什么也不肯，向知县拉他坐下，他也不敢坐。向知县急了，道：“崔大老爷送了你来，我要是这样对待你，崔大老爷知道了也会怪罪的。”

鲍文卿道：“虽说是老爷要格外抬举小人，但这个关系朝廷体统，小的不敢破列。”立着垂手回了几句话，就退到廊下去了。

向知县托家里亲戚出来陪他，他也不敢当，后来叫管家出来陪他，才欢喜了，坐在管家房里，有说有笑。

第二天，向知县备了酒席，摆在书房里，斟酒来陪，他跪在地下，断不敢接酒；叫他坐，也不敢不坐。向知县没办法，只得把酒席发了下去，叫管家陪他吃了。他上来谢赏。

向知县写了谢按察司的禀帖，又封了五百两银子谢鲍文卿。鲍文卿一两也不敢拿。说道：“这是朝廷发给老爷们的俸银，小的我是贱人，怎么敢用朝廷的银子？小的如果领了这些银子去养家口，一定折死小的。求大老爷开恩，留小的一条狗命。”

向知县见他说到这步田地，不好再勉强他，就把这些话又写了一个禀帖告知崔按察，又留他住了几日，差人送他回京。

崔按察看了禀帖，说鲍文卿是个呆子，也就没再说什么。又过了些日子，崔按察升了京堂，把他带进京去。谁知一进了京，崔按察就病故了。

鲍文卿在京没有靠山，他原是南京人，只得收拾行李，回南京来。

## 收养他人之子

南京是太祖皇帝建都的地方，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口密集，金粉楼台之地。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约有十里，就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息。

这鲍文卿住在水西门。水西门与聚宝门相邻。这聚宝门，当年每日进来有百牛千猪万担粮，而这时，就不止一千条牛，一万只猪了，粮食更不计其数。鲍文卿进了水西门，到家和妻子见了面。他家本是几代的戏行，如今仍旧做这戏行营生。

有一天，鲍文卿到城北去，打算物色几个学戏的孩子，组织个小戏班。走到鼓楼坡上，遇到一个人，头戴破毡帽，身穿一件破黑绸长衫，脚下一双烂红鞋，花白胡须，六十多岁年纪，手里拿着一张破琴，琴上贴有一张白纸，纸上写着四个字：“修补乐器”。

鲍文卿赶上几步，向他拱手道：“老爹是修补乐器的吗？”

那人道：“正是。”

鲍文卿道：“这样的话，请老爹到茶馆坐坐。”

当下两人进了茶馆坐下，请了一壶茶来喝。鲍文卿道：“老爹尊姓？尊府在哪里？”

那人道：“贱姓倪，住在三牌楼。”

鲍文卿道：“在下姓鲍，住在水西门，原是梨园行业。因家里有几件乐器坏了，想借重老爹修一修。”

倪老爹答应，后天便到鲍文卿家修补乐器。

这天，倪老爹来修补了一回，鲍文卿请他去酒楼，要上一盘鸭子，两壶酒，坐下对饮。倪老爹道：“为什么又要打扰？”

鲍文卿道：“我看老爹像个斯文人，怎么做这修补乐器的行当？”

倪老爹叹了一口气道：“长兄，一言难尽！我从二十岁进学，到如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因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又多儿女，只得借这手艺养家糊口，也是没办法的事。”

鲍文卿惊道：“原来老爹是学校中人，我太大胆了。请问老爹几位相公？老太太可是健在？”倪老爹道：“老妻尚在。从前有六个小儿，现在不好说了。”

倪老爹说到这里，不觉潸然泪下。

鲍文卿又倒了一杯酒，递给倪老爹，说道：“老爹，你有什么心事，不妨和我说说，我或许可以帮助你。”

倪老爹道：“哎，算了！这些说了反要惹你长兄笑。”

鲍文卿道：“我是什么人，怎会老爹？老爹只管说。”

倪老爹道：“不瞒你说，我有六个儿子，死了一个，如今只有第六个小儿子跟着我，那四个……”说着，又不忍往下说了。

鲍文卿道：“那四个怎么了？”

倪老爹被他问急了，说道：“长兄，你也不是外人，料想也不笑我。告你说吧，那四个儿子，我都因为没有吃的用的，把他们卖到他州外府去了！”

鲍文卿听了这话，也不禁流雨如飞，说道：“这真是够可怜了！”

倪老爹流泪道：“不只那四个卖了，这一个小的，将来也养不住，也要卖给人去！”

鲍文卿道：“老爹，你和你家老太太怎么舍得？”

倪老爹道：“衣食欠缺，留他在家，跟着饿死，不如放他一条生路！”

鲍文卿着实伤感了一会儿，说道：“这件事，我倒有个主意，只是不好在老爹跟前说。”

倪老爹道：“长兄，你有什么话，只管说来。”

鲍文卿道：“那我就大胆说了。老爹，你若要把这小相公卖给人，要是卖到外地，就和那几个相公一样见不着了。如今我四十多岁，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你老人家要是肯的话，不嫌弃贱行，把这小令郎过继给我，我一定会给你送二十两银子，我抚养他。平日逢时遇节，可以到老爹家里去，以后老爹境况好转，依旧把他送还老爹。不知长兄可否愿意？”

倪老爹道：“如能这样，长兄就是我小儿子的救命恩人，我有什么不愿意？”

两人说完，又吃了一回，清了帐，走出店门。鲍文卿回家把这话向妻子说了一遍，妻子也十分高兴。

第二天清早，倪老爹又来修补乐器，对鲍文卿说：“昨天商议的事，我回去和老妻说，老妻也很感激。如今一言为定，择个好日，我就把小儿带来过继吧。”

鲍文卿大喜。自此，两人结为亲家，来往不断。

这小儿原名倪廷玺(x)，过继后，改名鲍廷玺。十六岁了，聪明伶俐。鲍文卿觉得他是读书人家儿子，不愿叫他学戏，送他读了两年书，帮着当家管班。到十八岁上，倪老爹去世了，鲍文卿又拿出几十两银子来为他料理后事，自己去一连哭了几场，还叫儿子去披麻戴孝，送倪老爹入土。鲍廷玺管班很得力，鲍文卿待他比亲生的还疼爱，每天吃茶吃酒，都带着他；在外揽生意，也带他去。

## 遇旧

一天，鲍文卿领班在南京上河去做夜戏，五更天才结束。戏子带着箱子先回城来了，他父子两个在上河澡堂里洗了一个澡，吃了些点心，慢慢往家走。走到坊口，看见对面来了一把黄伞，两对红黑帽，一柄遮阳，一顶大轿。知道是外府官过，父子两个站在房檐下看，让那黄伞和红黑帽过去了。遮阳到了跟前，上写着“安庆府正堂”。鲍文卿正仰脸看着遮阳，轿子已到。那轿子里面的官看见鲍文卿，暗暗吃惊，鲍文卿回过脸来看那官时，原来是安东县向老爷，不想又高升做知府了。

轿子才过去，那官叫跟轿的青衣人到轿前说了几句，那青衣人便跑到鲍文卿跟前说道：“太老爷问你可是鲍师爷么？”

鲍文卿道：“我就是。太老爷可是做过安东县的老爷？”

那个道：“正是。太爷公馆在贡院门口张家河房里，请鲍师父到那里去相见。”说完，飞跑着赶轿子去了。

鲍文卿领着儿子来到向知府公馆，向知府纱帽便服，迎了出来，笑着说道：“老友您终于到了！”鲍文卿跪下磕头请安。向知府双手扶住，说道：“老友，你这样拘礼，我们就难相处了。”再三再四拉他坐，他才敢在下面一个凳子上坐下。

向知府道：“文卿，自和你别后，不觉已经十多年了，我如今老了，你的胡子也白了许多。”鲍文卿站起来道：“太老爷高升，小的不知道，没有及时来道喜。”

向知府道：“请坐下，我告诉你。我在安东做了两年，又到四川做了一任知州，今年才升到这里。自从崔大人死后，你回家来做些什么事？”

鲍文卿道：“小的本是戏子出身，回家也没有做什么，依旧领一小戏班子过日。”

向知府又问了他带来的少年情况，叫进来见面，夸赞他好气质，留他父子吃饭，并送了二十两银子，道：“我明天就要回衙门去，不能和你细谈。你回去收拾一下，半个月內，同令郎到我衙门里来，我还有事和你相商。”

鲍文卿连连叩谢，答应了。

过了几天后，鲍文卿安顿好家务，带了儿子搭船去安庆。船上，遇到两个安庆府的书办。那两人听说鲍文卿是向知府请的客人，一路上买酒买肉，极力奉承鲍家父子。

晚上，别的客人睡着了，两个书办悄悄走到鲍文卿身边说：“有一件事，只求太老爷批一个‘准’字，就可以送你二百两银子。定有一件事，县里呈上来，只求太爷驳下去，这件事可以送你三百两。你鲍太爷就在我们太老爷面前求个情吧！”

鲍文卿道：“不瞒二位老爹说，我是个穷戏子，蒙太老爷厚爱，叫到衙门里来，我是什么样人，敢在太老爷面前说情？”

那两个书办道：“鲍太爷，你怀疑我们在说谎吗？只要你肯说这情，上岸先给你五百两银子。”

鲍文卿笑道：“我若欢喜银子，当年在安东县太老爷曾赏过我五百两银子，我不敢受。我知道自己是个穷命，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我怎肯瞒着太老爷拿这钱？况且人要有理，肯定不会拿出几百两银子来做人情；要是准了这一边的情，那一边就要受冤屈，这不是丧了阴德？依我的意思，不但我不敢管，连二位老爹也不必管他。自古道：‘门里好修行’，你们他服侍太老爷，凡事不可坏了太老爷的名声，也要各人保着自己的身家性命。”

几句话，说得两个书办十分害怕，讨了一场没趣，不敢再

提此事。

到了安庆，向知府叫他父子住在书房，每天同自己亲戚一桌吃饭；又拿出许多绸布来，替他父子两个里里外外做衣裳。后来，向知府又撮合管家王老爹，招鲍廷玺做女婿，婚娶费用，也全由向知府包下，鲍文卿更是感激不尽。

过了新年，各县送童生来府考试。向知府要下考场去，向鲍文卿父子道：“我要下考场去考童生，如果带府下那些小厮去巡视，他们就要作弊。你父子两个是知心好友，替我去照顾几日。

鲍文卿父子领命，随去巡场查号。安庆府管辖六县，六个县学加府学，共有七学，考三场。但见那些考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纸团，掠砖头，挤眉弄眼，真是无所不为。到了抢粉汤、包子的时候，大家堆成一团，鲍廷玺看不上眼。有一个童生，谎称要解手，走到场院土墙跟前，把土墙挖了个洞，伸手要到外头去接文章，被鲍廷玺发现，要拉他来见太爷。鲍文卿拦住道：“这是我小儿不懂世事。相公，你一个正经读书人，快归号里去作文章，倘若太爷看见了，就坏事了。”忙给起些土来把墙洞补好，将那个考生送进号去。

考试结束，发出榜来，怀宁县的第一名叫做季萑(‘u án)。他父亲是个武进士，与向知府的文进士同年，现在家待赴守备的官职。这一天，季守备来府拜谢，向知府在书房设下酒席，叫鲍文卿同来坐陪。

当政了守备首席，向知府主位，鲍文卿坐在一侧。季守备道：“老公祖这一番考试，十分公正，全府没有人不服的。”

向知府道：“年先生，这看文字的事，我也荒疏了。倒是前日考场里，亏我这鲍朋友巡场，才没发生什么弊漏。”

这时季守备才知道旁边这人姓鲍，后来渐渐说到他是一个



老梨园角色，季守备脸上不觉带着鄙夷之色。

向知府道：“如今可以说是世风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授圣道，研讨经典，他就说太迂腐了；和他说到通今博古，他又说是杂而不精。至于事君交友的事，一点儿也不懂！不如我这位鲍朋友，虽然做的生意是贱业，倒有着许多君子的品行。”

随即将鲍文卿生平的好处说了一遍，季守备听了，不觉肃然起敬。吃完酒，季守备辞别回去，几天后，还特地请鲍文卿到他家去赴宴，他的儿子季萑也来陪坐。

## 鲍廷玺的故事

## 丧父

几个月后，鲍廷玺的媳妇分娩，谁知没养下来，母子双亡。鲍文卿父子十分悲痛。鲍文卿也因此得了痰火病，不时发作，动不动就要咳嗽半夜，心想辞了向太爷回家去，又不敢说出来。恰好向太爷升了福建汀漳道，才委婉说了。向道台让小厮拿来一千两银子，道：“文卿，你在我这里一年多，从没有见你替别人说半个人情。我替你家娶个媳妇，又没命死了。我心里着实过意不去。而今这一千两银子送给你，你拿回去置些产业，娶一房儿媳，养老送终。我要是再做官到南京来，再和你相会。”

鲍文卿又不肯接受。向道台道：“今日不比以前了。我做府道的人，不缺在这一千两银子，你如果不受，把我当作什么人了！”鲍文卿不敢推辞，只得接了银子，磕头谢恩。向道台叫了一只大船，备酒替他饯行，亲自送出宅门。鲍文卿同儿子跪在地下，洒泪告别，向道台。

鲍文卿父子带着银子，一路来到南京，到家告诉妻子向太爷这些恩情，全家都非常感激。鲍文卿带病出去找人，把这些银子买了一所房子，两副行头，租给两个戏班子穿着；剩下的，家里消用。

回家不到半年，鲍文卿的病日渐严重，卧床不起。他自己知道不好了，把妻子、儿子、女儿、女婿叫到跟前，吩咐他们：“同心同意，好好过日子，我死后，不必等我满服，就娶一房媳妇进来要紧。”说罢，就去世了。全家大哭，料理后事，把棺材就停在房子中间，开了几日丧。四个戏班子的人都前来吊孝。鲍廷玺又找阴阳先生选了一块墓地，择个日子出殡，只

是没有有名望的人来题写铭旌(mín ! n !, 旧时竖在灵柩前标志死者官衔和姓名的长幡)。

鲍廷玺正在发愁，只见一个青衣人飞跑而来，问道：“这里可是鲍老爹家？”

鲍廷玺道：“就是。你是哪里来的？”

那人道：“福建汀漳道向太老爷来了，轿子已到了门前。”鲍廷玺慌忙换了孝服，穿上青衣，到大门外去迎接。

向道台下了轿，看见门上贴着孝，问道：“你父亲已经亡故了？”

鲍廷玺口头着应道：“小的父亲死了。”

向道台道：“多少天了？”

鲍廷玺道：“明日就是四七。”

向道台道：“我进京朝见回来，从这里经过，正要会会你父亲，不想已去世。你引我到灵柩前去。”

鲍廷玺哭着跪辞，向道台不肯，一直走到灵柩前，叫着：“老友文卿！”放声大哭一场后，又上了一炷香，作了四个揖。鲍廷玺的母亲也出来谢了。

向道台出来到厅上，问道：“你父亲什么时候出殡？”

鲍廷玺道：“选在下月初八日。”

向道台道：“谁人题的铭旌？”

鲍廷玺道：“小的和人商议，说铭旌上大不好写。”

向道台道：“有什么不好写的！拿纸笔来。”——

当下鲍文卿送上纸笔，向道台写道：“明义民鲍文卿享年五十有九之柩。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福建汀漳道老友向鼎顿首拜题。”写完，递给鲍廷玺道：“你就按着这个到亭彩店内去做。”又说道：“我明日就要走了，还有一些助丧费，今晚叫人送过来。”说完，吃了一杯茶，上轿去了。

鲍廷玺随即跟到船上，叩谢过向太老爷。晚上，向道台派一个管家，拿着一百两银子，送到鲍家。那管家茶也不喝，就匆匆回船。

到了初八日那天，做了铭旌。吹手、亭彩、和尚、道士、歌郎，都来替鲍老爹出殡，一直出到南门外。同行的人，都出来送殡，在南门外酒楼上摆了几十桌斋饭，场面十分气派。

## 再娶妻子

鲍文卿死后半年多，有人给鲍廷玺提亲，说的是一个有钱的寡妇王太太。鲍老太派了她家姓归的姑爷去打听。

归姑爷回来对丈母说：“这女人手里确有几百两银子，只是性子不太好，会欺负丈夫。”

鲍老太道：“这管他做什么！如今这小厮傲头傲脑，也需娶个厉害的媳妇来管管他才好！”

老太已有些嫌弃鲍廷玺的意思，又想要那女人钱财，主张要娶，随即叫了鲍廷玺来，叫他去请媒人。鲍廷玺道：“我们小户人家，还是娶个穷人家女儿做媳妇算了。这样女人，娶了家来，说不准会闹气。”

鲍老太骂道：“没福的奴才！你到底是穷人家的根子，开口就要说穷！将来少不得要穷断你的筋！知道什么！”

骂得鲍廷玺不敢说半句话，只得央求归姑爷一同去拜媒人。归姑爷道：“像娘这样费心，他还不说个是，一味挑肥拣瘦。我也犯不着去管了！”

老太太又把姑爷劝说了一番，道：“他不知道好歹，姐夫不必计较。”姑爷这才答应了。

这寡妇王太太出名的不好惹，又懒又馋，每天昨到中午才起床，横不拿，竖不拈，天天要吃八分银子药，顿顿鸡鸭鱼肉伴酒。她一定要嫁个官，又要有钱，又要人物齐整，又要上无公婆，下无小叔姑子。这些，都凭媒人三寸不烂之舌，蒙骗过去。遂择定十月十三日过门。

那天，王太太由两个丫头陪着，坐轿子到了鲍家，看见鲍

老太，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又不便问，五更鼓后出来拜堂，听说有婆婆，就惹了一肚子气。拜堂后，就往房里去了。丫头一会儿出来要雨水煨茶给太太喝，一会儿出来叫厨子蒸点心、做汤给太太吃。两个丫头，来回不停地在房前屋后走，叫的太太一片声响。鲍老太道：“在我这里叫什么太太！连奶奶也叫不得，只能叫个相公娘罢了！”丫头走进房去把这话说了，王太太几乎气昏了。

到第三天，许多戏子的老婆来贺喜。南京的风俗，凡是新媳妇进门，三天就要到厨房做一道菜，图个吉利。这菜一定是鱼，取“富贵有余”之意。鲍家买了一尾鱼，烧起锅，请相公娘上锅，王太太不理。一个钱老婆子再三劝说，她才忍气吞声，脱了锦缎衣服，系上围裙。走进厨房，把鱼接在手里，拿刀刮了几刮，拎着尾巴，往滚汤锅里一扔。钱老婆子恰好站在锅台旁边看她收拾鱼，这一扔，溅了一脸的热水，连一件二色金的缎衫子都给弄湿了，吓了一跳，道：“这怎么了！”忙取出一条汗巾来擦脸。王太太丢下刀，鼓嘟着嘴，径自往房里去了。晚上，戏子的老婆们上席吃饭，她也不出来陪。

第四天，鲍廷玺领班子出动唱夜戏，进房来穿衣服。王太太看见他这几天带的都是瓦楞帽子，并无纱帽，心里疑惑他不是个举人，问道：“这晚间你到哪里去？”鲍廷玺道：“我做生意去。”王太太心里愈发疑惑：“他做什么生意？想是在字号店里算帐。”一直等到天亮，他才回来。就问道：“你在字号店里算帐，为什么算了一夜？”鲍廷玺道：“什么字号店？我是戏班子里管班的，领着戏子去做夜戏才归来。”太太不听见这句话还罢了，听了这一句话，怒气攻心，大叫一声，牙关咬紧，往后就倒，不省人事。鲍廷玺慌了，忙叫两个丫头灌姜汤。半天，才醒过来，只见她大哭大喊，满地乱滚，头发也散

了。一会儿又趴在床头上，大声哭着，唱起曲子来——原来气成了疯癫病。

王太太这病，一害就两年，把些衣服、首饰都花费完了，两个丫头也给卖了。归姑爷同大姑娘和鲍老太商量道：“他本是个养子，又不中用。如今弄了个疯女人来，在家闹到这个地步，将来我们这房子和本钱，还不够她吃药！这怎能行？不如趁早将他赶出去，另立离户，我们才得干净，一家一计日子。”

“鲍老太听信了女儿、女婿的话，就要把他两口子赶出去。”

鲍廷玺求邻居来说情：“老太，这不行啊。他是你老爹在时抱养的，况且又帮着老爹做了这许多年的生意，怎能赶他出去？”

鲍老太于是把他怎样不孝，媳妇怎么不贤，着实数落了一遍，说道：“我是断断不能要他的了！他若是不走，我只好带着女儿、女婿搬出去！”

邻居说不过鲍老太，只得道：“就是老太要赶他出去，也分些本钱让他做生意，不然，叫他两口子一穷二白的怎样过日子？”

鲍老太道：“当日他来的时候，只有头上几根黄毛，身上也是光光的。如今我养活他这么大，又替他娶两回亲，他不能回报我就算了，我还能拿什么贴他！”

邻居道：“虽是这样，‘恩从上流’，你老人家还应该照顾他些。”

说来说去，说得鲍老太转了口，只许给他二十两银子，自己去住。鲍廷玺接了银子，哭哭啼啼，只好在附近借了一间房。这二十两银子，要组织戏班子做戏，并不够；要想做个小生意，又不在行。鲍廷玺坐吃山空。二十两银子随即光光，太太的药也没的吃了，整天坐着在家里哭泣咒骂。



## 与兄相认

一天，鲍廷玺在街上闲荡，邻居王羽秋逢着他便问道：“你当初不是有个兄弟在苏州吗？”鲍廷玺道：“我老爹只有一个儿子，并无哥哥。”

王羽秋道：“不是鲍家的，是你那三牌楼倪家的。”

鲍廷玺道：“倪家虽有几个哥哥，只是听说，都是我老爹从小卖出去了，后来都不知下落，也没听说谁在苏州。”

王羽秋道：“刚才有个人，一路找来，到鲍老太家，说：‘倪大太爷找倪六太爷的’。鲍老太不理睬，那人就问到我这里来，我就想到你身上。你当初在倪家可行第六？”

鲍廷玺道：“正是。”

正说着，那人在别处没有找到，又折了回来。王羽秋上前介绍，那人从腰里拿出一张红纸帖子，递给鲍廷玺看。鲍廷玺接在手里，只见上面写着：

“水西门鲍文卿老爹家过继的儿子鲍廷玺，本名倪廷玺，乃父亲倪霜峰第六子，是我的同胞兄弟，我叫倪廷珠。找着我兄弟，就同他到公馆里来相会。切记！切记！”

鲍廷玺道：“这就是了！一点儿也没错！你是什么人？大太爷在哪里？”

那人道：“我是跟大太爷的，叫阿三。大太爷在苏州抚院衙门里做相公，每年俸禄一千两银子。现今在大老爷公馆里。既是六太爷，就请同小的到公馆里和大太爷相会。”

鲍廷玺喜从天降，就同阿三一起走到淮清桥抚院公馆前。阿三道：“六太爷请到那边茶馆里坐，我去请大太爷。”遂去

了。

鲍廷玺在茶馆坐了一会儿，只见阿三领了一个人进来，头戴方巾，身穿酱色缎长衫，脚下粉底皂靴，三绺髭须，大约有五十岁光景。阿三一指鲍廷玺道：“这就是六太爷。”兄弟二人相见，抱头大哭起来。

倪廷珠道：“兄弟，你过继在鲍老爹家，我在京里，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从二十多岁时就在各衙里做事，在各省寻找那几个兄弟，都没找着。五年前，我同一位知县到广东赴任去，在三牌楼找到一个旧时老邻居，才知道你过继在鲍家，父母都已去世了！”说着，又哭起来。鲍廷玺道：“我在鲍门的事……”

倪廷珠道：“兄弟，且等我说完。我这几年，多亏遇了这位姬大人，宾主相待，每年送我酬金一千两银子。前几年在山东，今年调到苏州来做巡抚。这是故乡了，我所以赶紧来找贤弟。找着贤弟，我把历年节省的几两银子，拿出来弄一所房子，将来把你嫂子也从京里接到南京来，和兄弟一起过日子。兄弟，你自然已娶过媳妇的了。”

鲍廷玺道：“大哥在上……”于是便把怎样过继鲍家，怎样蒙鲍老爹恩养，怎样在向太爷衙门里招亲，前妻王氏怎样死了，又如何娶了这个女人，而今怎样被鲍老太赶出来，都说了一遍。

倪廷珠道：“这不妨。弟媳现在哪里？”

鲍廷玺道：“现在鲍老爹隔壁借住。”

倪廷珠让鲍廷玺领他回到家里。王太太拜见大伯，倪廷珠从荷包里拿出四两银子来，送给弟媳做见面礼。王太太看见有这样一个体面大伯，不觉忧愁减了一半，自己捧茶上来。鲍廷玺接着，送给大哥。倪廷珠吃了一杯，说道：“兄弟，我先回公馆去，晚上再来和你说话。”到了晚上，果然一乘轿子，两

个“巡抚都院”的灯笼，阿三跟着来了。倪廷珠下了轿，进来说道：“兄弟，我那住处没什么，只带得七十多两银子。”叫阿三在轿柜里拿出来，一包一包，都交给鲍廷玺，道：“这个你暂且收着。我明天就同姬大人往苏州去。你尽快找一所房子，价银二百两、三百两，都可以，你同弟媳搬进去住着。你就收拾一下到苏州衙门里来。我和姬大人说，把今年酬金一千两银行都预支给你，拿到南京来做个本钱，或是买些房产过日。”

鲍廷玺收了银子，留着他哥吃酒。说到一家父母兄弟分离的苦楚，边说边哭。这餐饭直吃到二更多天，方才去了。

第二天，鲍廷玺同王羽秋商议，叫了中人来，要买房子。

从此，邻人都知道倪大老爷来找兄弟，现在抚院大老爷衙里，都称呼鲍廷玺是倪六老爷。太太更不用说，又过了半个月，中人看好了一所房子，在下浮桥施家巷，三间门面，一路四进，是施御史家的。施御史不在家，让典给人住。价银二百二十两。成了议约，付押银二十两，择了日子搬进去再付银子。搬家那天，两边邻居都送来东西，归姑爷也来行人情，出份子。鲍廷玺请了两天酒，又替太太赎了些首饰、衣服。太太身子里又有些啾啾唧唧起来，隔几天都要看医生，需吃八分银子的药。那几十两银子，很快就要花完了。

## 求生借银

鲍廷玺收拾行李，上了苏州船，去找他大哥。来到苏州，才到阊(chāng)门上岸，迎面撞着跟他哥的小厮阿三。阿三前走，后面跟了一个闲汉，挑了一担东西，是一些祭品。

鲍廷玺道：“阿三，倪大太爷在衙门里吗？你们挑这些东西哪里？”

阿三道：“六太爷来了！大太爷自南京回来，进了大老爷衙门，打发人上京接太太去，去的人回说，太太已经去世一个月了。大太爷十分悲痛，得了重病，不多几日，就归天了。大太爷的灵柩现在城外葬着，小的就搬在店里住。今天是大太爷头七，小的送这三牲纸马到坟上去祭奠。”

鲍廷玺听了这话，震惊的说不出话来，慌忙问道：“你说什么？大太爷死了？”

阿三道：“是，大太爷去世了。”

鲍廷玺哭倒在地，阿三扶他起来。当下就同阿三到他哥坟上，摆下祭品，浇上酒，焚起纸钱。哭道：“哥哥，我来晚了一步，就不能再见你一面！”说罢，又恸哭一场。阿三劝了回来，在饭店里住下。

鲍廷玺只好又搭船回到南京。进了家门，把这些苦处告诉太太，被太太大骂了一顿。施御史又来催他付房钱，他没银子付，只得把房子退给施家，那二十两押银也就白扔了。没处存身，太太只得在内桥娘家胡姓借了一间房子，搬进去住着。

有一天，天长县杜十七老爷杜慎卿来到南京春游。这杜慎卿是礼部尚书的孙子，江南有名的才子，各地名流都很仰慕他。

鲍廷玺听说，自称是杜府太老爷累代的门下，父子两个受过太老爷许多恩惠，特地赶去问安。

杜慎卿身穿莺背色夹纱长衫，手摇诗扇，脚踏丝履，正谈诗会友，一同款待了鲍廷玺。鲍廷玺喝得酩酊大醉，恍然如在梦中。后来，杜慎卿又在水门西莫愁湖湖亭做盛会，托鲍廷玺请一百几十班旦角戏了，一个人做一出戏，还品评高下，张出榜来，大加奖赏。鲍廷玺看见他用了许多银子，心里吃惊，暗想：“他这人慷慨大方，我为什么不就这机会，问他借几百两银子，仍旧组起一个班子来做戏过日子？”

主意已定后，就每天在杜慎卿处效劳，杜慎卿有些过意不去。那天二人谈得投机，杜慎卿问道：“鲍师父，你平时家里日子怎么过？还找个生意才好。”

鲍廷玺见他问到这一句话，就双膝跪在地上。杜慎卿吓了一跳，扶他起来，说道：“这是怎么回事？”

鲍廷玺道：“我在老爷门下，蒙老爷提起这事，真是天高地厚的恩情。我原是教戏班子弄行头的，除了这事，不会做其它的。如今老爷关照我，除非开恩借我出几百两银子，仍旧帮我做这戏行，我寻了钱，定会报效老爷。”

杜慎卿道：“这也容易，你请坐下，我同你商议，这搭班子弄行头，至少也得千金。这里也无外人，不瞒你说，我家虽有几千两银子，我却放着不敢动。为什么？我就在这一两年内要中，中了，哪里没有使唤处？我要留着做这一件事。如今你想弄班子，我转说出一个人来给你，也只当是我帮你一样，只是你不可说是我讲的。”

鲍廷玺道：“除了老爷，哪里还有这样的人？”

杜慎卿道：“不要慌，你听我说。我家共是七大房，这做礼部尚书的太老爷是我五房的，七房的太老爷是中过状元的，

后来一位大老爷，做江西赣州府知府，是我的伯父。赣州府的儿子是我第二十五个兄弟，他名仪，号少卿，只小我两岁，也是一个秀才。我那伯父是个清官，家里还是祖宗丢下的那些田地。伯父去世后，他不到一万银子家私，他是个呆子，自己就像有十几万似的。听见人向他说些苦，他就大捧地拿出来给人用。而今你在这里帮我些日子，到秋天后，我送你些盘缠投奔他去，包你这千把银子手到擒来。”

鲍廷玺道：“到那时，还求老爷写封书信与我一同带去。”

杜慎卿道：“不用。这信千万不能写。他做这种事情要独做，自己照顾人，不要人帮着照顾。我如果写了书信，他说我已经照顾过你了，他就赌气不照顾你了。你可先去投奔一个人。”

鲍廷玺道：“投奔谁？”

杜慎卿道：“他家有管家王胡子，是很坏的奴才，可他偏偏听信他。我这兄弟有个毛病，只要是见过他家太爷的，就是一条狗他都很敬重。你将来先去会了这王胡子，他好酒，你买些酒给他，叫他在主子跟前说太老爷非常喜欢你，他就会不断地给你银子用了。他不喜欢人叫他老爷，你只叫他少爷。他又有个毛病，不喜欢人在他跟前说人做官，说人有钱，像你受向太老爷的恩惠这些话，一定不要在他跟前说。总说天下只有他一个是大好人，肯照顾人。他要是问是否认得我，你也说不认得。”

一席话，说得鲍廷玺满心欢喜。在这里又干了两个月。到七月末，天气凉爽起来，鲍廷玺向十七老爷借了几两银子，收拾衣服行李，往天长县去了。

## 杜少卿的故事

## 轻财好施

鲍廷玺快到天长县，走进一家店里歇息，正要洗脸，只见门口落下一乘轿子来。轿子里走出一位老人，头戴方巾，身穿白纱长衫，脚下大红绸鞋，一个通红的酒糟鼻子，一部大白胡须，就如银丝一般。那老人走进店门，店主人忙接了行李，说道：“韦四太爷来了？请里面坐。”

韦四太爷走进堂屋，鲍廷玺立起身来施礼，那韦四太爷还了礼。鲍廷玺请他坐在上面，问道：“老太爷尊姓是韦，请问贵处是哪里？”

韦四太爷道：“敝处滁州乌衣镇。长兄尊姓贵处？要去哪里？”

鲍廷玺道：“在下姓鲍，是南京人，今往天长杜状元府里去的，看望杜少爷。”

韦四太爷道：“是哪一位杜少爷？是慎卿还是少卿？”

鲍廷玺道：“是少卿。”

韦四太爷道：“了家兄弟虽有六七个，只有这两个人招待四方宾客，其余的都闭门在家，守着田园做举业。我所以一见就问这两个人。两个都是大江南北知名人士。慎卿虽是雅人，我还嫌他带些姑娘气，少卿是个豪杰。我也是到他家去的。”

鲍廷玺道：“太爷和杜府是亲戚？”

韦四太爷道：“我同他家做赣州府的太爷从小同学拜盟，甚为相好。”

鲍廷玺听后，更加敬重。

二人一同吃了饭，韦四太爷上轿。鲍廷玺找了一头驴子，



骑上与他同行。到了天长县城门口，韦四太爷落下轿，说道：“鲍兄，我和你一同进府里去吧。”

鲍廷玺道：“请太爷上轿先行，我还要先见过他管家，再去见少爷。”

于是，韞上太爷上轿径直进了杜府，鲍廷玺去会管家王胡子。

王胡子受了鲍廷玺的贿，带鲍廷玺去见杜少卿。王胡子走进书房，禀道：“南京一个姓鲍的，他是领戏班出身。他这几年是在外做生意，才回家来叩见少爷。”

杜少卿道：“他既是领班子的，你说我家里有客，叫他去吧。”

王胡子说道：“他说受过先太老爷多少恩德，一定要当面答谢少爷。”

杜少卿道：“这人是先太老爷抬举过的吗？”

王胡子道：“是。当年邵奶奶传了他的班子过江来，太爷十分喜欢这鲍廷玺，曾经说要照顾他的。”

杜少卿道：“既然如此，你带他进来看看。”

鲍廷玺跟着王胡子轻手轻脚走进来，见杜少卿陪客坐在那里，头戴方巾，身穿玉色夹纱长衫，脚下珠履，面色微黄，两眉剑竖，甚是威武。

王胡子道：“这就是我家少爷，你过来相见。”

鲍廷玺上前跪下叩头。杜少卿扶住道：“你我是故人，何必拘礼？”起来作揖，作揖过了，杜少卿叫他坐下。

鲍廷玺道：“门下蒙先老太爷的恩典，今生难报。只因这几年穷忙，在外做小生意，没有来叩见少爷。今日才来请少爷的安，求少爷恕门下的罪。”

杜少卿道：“刚才我家人王胡子说，我家太老爷非常喜欢

你，要照顾你。你既到这里，先住下了，我自会安排。”

鲍廷玺于是住在杜府。一天，一位姓杨的裁缝做完一箱新衣，交杜少卿查点，突然双膝脆下，放声大哭。

杜少卿大惊道：“杨司务！你这是怎么了？”

杨裁缝道：“小的这些时在少爷家做工，今早领了工钱去，不想母亲得急病死了。小的工钱都还了柴米店里，而今母亲的棺材衣服，一件也没有。没办法，只得再求少爷借几两银子，小的慢慢做着工还。”

杜少卿道：“你要多少银子？”

裁缝道：“少爷如果肯，多则六两，少则四两罢了。小的也要算着工钱够还。”

杜少卿凄然道：“我哪里要你还。你虽小本生意，这父母身上大事，你也不可草率了事，不然将来就会遗憾终身。几两银子怎么够用？至少也要买口十六两银子的棺材，衣服、杂费，共须二十两。我这几天一个钱都没有。——也罢，我这一箱衣服也可以当得二十多两银子。王胡子，你就拿去同杨司务当了，给杨司务去用。”又道，“杨司务，这事你却不可记在心里，你不是拿了我的银子去吃酒、赌钱，是为安葬母亲大事。谁没有母亲？这是我该帮你的。”

杨裁缝不胜感激，淌着眼泪同王胡子抬着箱子走了。

鲍廷玺吐着舌道：“阿弥陀佛！天下哪有这样好人！”

杜少卿没有钱用，商议叫王胡子去卖一宗田。王胡子道：“小的有一句话要告诉少爷，卖了银子，少爷要做两件正经事。要是几千几百的白白地给人用，这产业卖了也可惜。”

杜少卿道：“你看见我白把银子给谁用的？你要赚钱罢了，少说这些鬼话！快替我卖去！”

王胡子遵命，出来悄悄地对鲍廷玺道：“好了，你的事有

指望了。我如今去卖田，回来替你想主意。”

王胡子去了几天，卖了一千几百两银子。一个看祠堂的臧大，说要修补房子，要去五十两。常来往于杜府的臧三爷，说替人买秀才用了人家三百两银子，现在秀才没买成，人家催着还钱，他都花光了，跪着哭着求杜少爷救命。杜少卿道：“呸！我当是什么事，这也要大惊小怪，磕头礼拜的，什么要紧？我明日就把银子给你送去。”又有一个与杜少卿交往的江湖郎中张俊民，说要送儿子应考。杜少卿又送给一百二十两银子。

王胡子私向鲍廷玺道：“你的事也该行动了。我估算着，卖田那笔银子，也快完了，如果再遇个人来求些去，你就没指望了。你今晚就开口。”

晚上，臧三爷、张俊民在书房同杜少卿吃酒，表示谢意。鲍廷玺作陪。席间，鲍廷玺见机向杜少卿道：“门下在这里呆大半年了，看见少爷花钱如流水，连裁缝都是大捧拿了去。只有门下养在府里白混些酒肉吃，一个大钱也不见面。我想这样干帮闲，不如到别处去哭罢。门下明日告辞。”

杜少卿道：“鲍师父，你也没有向我说过，我定知你有什么心事。你有话，就说吧。”

鲍廷玺忙斟上一杯酒递过来，说道：“门下父子两个都是教戏班子过日子，不幸父亲早逝。门下折了本钱，不能替父亲争口气；家里有个老母亲，又无法奉养。门下是个该死的人，除非少爷常我个本钱，才可以回去养活母亲。”

杜少卿道：“你一个梨园中的人，却有思念父亲孝敬母亲之心，这就可敬得很了。我怎能不帮你！”

鲍廷玺站起来道：“谢少爷的恩典。”

杜少卿道：“坐着，你要多少银子？”

鲍廷玺看见王胡子站在底下，给他示了一个眼色，王胡子

走上来道：“鲍师父，你这银子要用得多哩，叫班子，买行头，怕不要五六百两。少爷没有，只好将就弄几十两银子，给你先对付些日子。”

杜少卿道：“几十两银子不济事。我给你一百两银子，你拿过去教班子。用完了，你再来和我讲。”

鲍廷玺跪下来谢。杜少卿拉住道：“我本可多给你些银子，因我这娄太爷病重，要料理他的事情，你就先将就些吧。”

一旁的臧、张二人都称赞杜少卿慷慨。

## 侍养老仆

杜少卿提到娄太爷，是杜府一个年迈的仆人。杜少卿对他十分尊敬，关心备至。

那天，韦四太爷来到杜府书房，见到杜少卿，问道：“娄翁还在尊府？”

杜少卿道：“娄老伯近来多病，在内书房住，刚吃药睡下，不能出来会老伯。”

韦四太爷道：“老人家既然有病，世兄为什么不请他回去？”

杜少卿道：“小侄已经把他令郎、令孙，都接到这里侍奉，小侄也好早晚照顾。”

韦四太爷道：“老人家在尊府三十多年，可也还有些积蓄，家里置些产业？”

杜少卿道：“自先父赴任赣州，把家中田地产房的帐目，都交付给娄老伯，所有银钱出入，都是娄老伯掌管，先父从不过问。娄老伯除每年酬金四十两，其余一文不沾。每到收租的时候，他亲自去乡里佃户家，佃户备两样菜给老伯吃，老伯退去一样才吃一样。凡他令郎、令孙来看，只许住两天，就打发回去，除盘缠之外，不许多带一文钱，临行还要搜他身上，恐怕管家们私自给他银子。遇着穷困的亲戚朋友，娄老伯便尽力相助。有人欠先父银钱，娄老伯见他还不起，就把借券烧了。到如今，他两个儿子，四个孙子，家里仍然一贫如洗，小侄很是过意不去。”

韦四太爷叹道：“真是君子之行！”

杜少卿不仅请娄老伯来住，供他衣食，还常常亲自寻医烹

药。一天清晨，王胡子问小厮：“少爷起来没有？”

小厮说：“少爷早起来了，在娄太爷房里看着弄药。”

王胡子道：“我家这位少爷也出奇！一个娄老爹，不过是大老爷的门客，他害了病，送他几两银子，打发他回去，就算了。为什么养在家里当做祖宗看待，还要一早一晚自己服侍？”

那小厮道：“王叔，你还说这话哩！娄太爷吃的粥和菜，我们煨了，他儿子孙子看过还不算，少爷还要自己看过了才送给娄太爷吃。一早一晚，不是少爷亲自送人参，就是奶奶亲自送人参给他。你要说这样话，定会惹少爷一顿臭骂。”

鲍廷玺听说，道：“这也是少爷厚道的地方。”

娄太爷感觉身子好些，要打发他孙子回去，只留着儿子在身边服侍。杜少卿把娄太爷的孙子叫到书房里，道：“我给你一百两银子，你不要向你老爹说。你母亲是寡妇，你拿着银子回去做个小生意，侍养母亲。你老爹要是好了，你二叔回家去，我也送他一百两银子。”

娄太爷的孙子欢喜，接了银子，带在身边，谢了少爷。第二天辞别回家去，娄太爷只叫称三钱银子给他做盘缠。

谁料，过了些日子，娄太爷的病又重了，而且一天比一天重。

那，天杜少卿坐在他跟前，娄太爷说道：“大相公，我从前烈着，指望病好，而今看这光景，可能不行了，你要送我回家去！”

杜少卿道：“我还没有报答老伯的情，怎么说要回家？”

娄太爷道：“你又呆了！我是有子有孙的人，一生出门在外，要死自然要死在家里，难道说怪你不留我？”

杜少卿流泪道：“这样的话，我就不留了。老伯的寿器，我备下了，先放在这里。衣服、被褥也做好了，另拿几十两银

子，给老伯带去。”

娄太爷道：“这棺木衣服，我受你的。你不要又拿银子给我家儿孙子。三天内我就要回去。你明天早上到令尊太老爷神主前祝告，说娄太爷告辞去了。我在你家三十年，是令先尊的一个知心朋友。令先尊去世后，大相公这样侍奉我，我还有什么话说？你的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但是你不会当家，交朋友，这家业是保不住的了！像你这样慷慨仗义，我心里喜欢；只是也要看来说话的是个什么样的人。照你这样做法，可能被人骗了去，没人报答你的。虽说施恩不望报，也不能这样好坏不分。你相交的臧三爷、张俊民，都是无耻之人。近来又添了一个鲍廷玺，他有什么好，你也照顾他？管家王胡子，就更坏了！银钱也是小事，我死之后，你要事事学你令先尊的德行，将来定不会吃苦。你平生最要好的是你家慎卿相公，慎卿虽有才情，却不是厚道之人。你眼里又没有官长，又没有本家，这本地方也难住。南京是个大邦，凭你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许还会遇着个知己，做出些事业来。剩下的家私是靠不住的了！大相公，你听我的话，我死也瞑目！”

杜少卿流泪道：“老伯的好话，我都知道了。”

忙出来吩咐雇了两班脚夫，抬娄太爷过南京到陶红镇。又拿出百十两银子来，交给娄太爷的儿子回去办后事。第三天，送娄太爷动身回去，真是生离死别，双方有泪无言。

## 称病辞官

杜少卿送别娄太爷后，又过了半年多，家产用得差不多了，就离开天长县，同娘子去南京。路上，王胡子见没油水了，就拐了二十两银子离开了，杜少卿轻蔑地笑了笑。

杜少卿来到南京东水关租房子住下，城里不少知名人士、好友，纷纷起来祝贺。杜少卿备酒请这些人，热闹了好几天。过了几日，杜娘子因初到南京，要到外面去看景致。杜少卿当下叫了几乘轿子，约卖花的姚奶奶做陪客，两三个家人婆娘都坐了轿跟着，厨子挑了酒席，一同来到清凉山一个姚园。

这姚园是个很大的园子，进去一座篱门。篱门内是鹅卵石砌成的路，一路朱红栏杆，两边绿柳掩映。过去三间厅，是一路山径，上到山顶，有一个八角亭子。席摆在亭子上。杜娘子和姚奶奶一班人上了亭子，观看景致。一边是清凉山，高高下下的竹树；一边是灵隐观，绿树丛中，露出红墙来，甚是好看。坐了一会儿，杜少卿也坐轿子来了。他带了一只赤金杯子，摆在桌上，斟起酒来，趁着这春光融融，和风习习，凭在栏杆上，畅怀痛饮。这日杜少卿大醉后，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后三四个妇女嘻嘻笑笑跟着，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杜少卿夫妇两个人上了轿子回去。姚奶奶和那几个妇女，采了许多桃花插在轿子上，也跟上去。

一天，娄太公的孙子穿着一身孝，来到杜家，哭拜在地上，说道：“我家老爷去世了，特来相报。”杜少卿大哭了一场，吩咐连夜制备祭礼，赶到陶红镇，祭奠娄太爷，一连住了四五



天。

回到家，娘子向他说道：“自你去的第二天，巡抚一个差官，同天长县学的一个公役，拿了一角文书来找你，我回他不在家。他住在饭店里，天天来问，不知为了何事。”杜少卿正在疑惑，小厮禀报，那两人又来了。杜少卿同那差官、公役见礼坐下。差官道声：“恭喜！”公役递上文书。杜少卿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巡抚部院李，为举荐贤才事，钦奉圣旨，采访天下儒修。本部院访得天长县儒学生员杜仪，品行端醇，文章典雅。为此饬知该县儒学教官，即敦请该生即日束装赴院，以便考验，申奏朝廷，毋违，速速！”

原来是有人举荐他去做官，经朝廷考验录用。杜少卿无意仕途，又不好推辞，道：“李大人是先祖的门生，原是我的世叔，所以引荐我。我怎么敢当？但大人这样厚意，我即刻料理起身，到辕门去谢。”先送差官、公役每人同两银子，打发走了。

杜少卿在家收拾行装，没有盘缠，把那一只金杯当了三十两银子，带了一个小厮，前往安庆拜见李大人。李大人见他来了，高兴地说：“自从老师去世之后，我日日思念诸位世兄。久闻世兄才品过人，今征选用贤，学生要借光，千万不要推辞。”

杜少卿道：“小侄薄才寡学，大人误采虚名，恐怕有损大人声誉。”

李大人道：“不必太谦虚，我就向府县取结。”

杜少卿道：“大人抬爱，小侄哪能不知道。但小侄生性，粗野，近又多病，还求大人另寻高才。”

李大人道：“世家子弟，怎么说不愿做官？我访得不差，是要荐的！”

杜少卿不便再说什么，住了几日，辞别回来。一路逆风，船行了四五天。

回家第二天，杜少卿到北门桥去拜见一闰庄绍光先生，他家人说游西湖去了，没有回来，又到仓巷卢家去会教书先生迟衡山。迟衡山闲谈说道：“如今读书的朋友，只图个举业，会作两句诗赋，就算很高雅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一点儿也不问！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功比汤武，也不注重制礼乐。少卿兄，你这次征选了去，为朝廷做些正经事，不愧我辈一生所学。”

杜少卿道：“这征选的事，小弟已经辞了。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举业，白白惹高人耻笑，所以还是不出去做官的好。”

迟衡山又倡议约些朋友，捐款修建一所泰伯祠，纪念古时的吴泰伯。吴泰伯是西周太王的长子，他把王位让给兄弟，自己来到南方创立了吴国，被称作南京古今第一贤人。迟衡山说通过这项活动，习学些礼乐，成就些人才，有助于政教。杜少卿大喜道：“这是好事！”当即表示捐银三百两。

这时，杜家一个小厮走来禀道：“天长县有个差人在家要见少爷，请少爷回去。”

杜少卿告别了迟衡山出来，问小厮道：“那差人他说什么？”

小厮道：“他说少爷的文书已经到了，李大人吩咐县里邓老爷请少爷到京里去做官，邓老爷现住在承恩寺。差人说，请少爷在家里，邓老爷亲自上门来请。”

杜少卿道：“这样，我不走前门家去了，你快叫一只船，我顺河从后面绕回去。”

当下小厮在下浮桥雇了一只凉篷船，杜少卿乘船回到家里。

忙取一件旧衣服，一顶旧帽子，穿戴起来，拿手帕包了头，躺在床上，叫小厮道：“你向那差人说，我得了暴病，请邓老爷不用来。我病好了，慢慢去谢邓老爷。”

小厮打发差人去了。娘子笑道：“朝廷叫你去做官，你为什么装病不去？”

杜少卿道：“你好傻！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地方，留着我在家里，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多么快活。为什么要我到京里去？要是连你也带往京里，京里又冷，你身子又弱，一阵风吹得冻死了，有什么好？还是不去更妥当些。”

小厮进来说：“邓老爷来了，一定要会见少爷。”

杜少爷叫两个小厮扶着，装出十分有病的样子，路也走不动，出来拜谢知县；拜在地下，就爬不起来。知县慌忙扶起他，坐下道：“朝廷大典，李大人专要借光，不想先生病成这样，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勉强前往？”

杜少卿道：“晚生不幸，生死难保，这事是无论如何去不成。还求老父台代我辞掉。”说着，从袖子里取出一张呈子来递给知县。

知县看到这些，不好久坐，说道：“弟恐怕先生辛劳，这就告辞了。这事，弟也只好回报上去，看大人的意思怎样。”

杜少卿道：“非常感谢，恕晚生不能相送了。”

知县告辞回去，写了个文书，说：“杜生确实重病在身，不能前往。”详细禀告了李大夫。恰好李大人也调任了福建巡抚，这事作罢了。

杜少卿听见李大人已去，高兴地说：“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都不用考了，逍遥自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吧！”

## 闲谈议礼

杜少卿因称病辞了知县，在家有好多日子不出来。这天，薛乡坤家设宴，杜少卿也辞了没去。到的人有迟衡山、马纯上、蘧马先夫、季苇萧等。季苇萧就是当年鲍廷玺父子监考时中了榜首的季萑，苇萧是他的号，后来成了名士。薛乡绅道：“今日在座还有高老先生，最喜欢谈吐。”

迟衡山道：“现任翰林院侍读六合县人氏。”

说着，门上人进来禀报：“高大老爷到了。”

薛乡绅出去迎接。高老先生纱帽蟒衣，进来与众人作揖，在首席坐下。从人各道了姓名。吃过了三遍茶，薛乡绅请各位到书房入席。

席间，聊到浙江的名士。蘧马先夫道：“我娄家表叔那番豪举，现今却再也没有了。”

季苇萧道：“马先兄，这是什么话？我们天长县杜氏弟兄，只怕更胜过令表叔的豪举！”

迟衡山道：“两位中数少卿最好。”

高老先生道：“大家说的，可就是赣州太守的令郎。”

迟衡山道：“正是。老先生也知道他？”

高老先生道：“我们天长、六合是相邻之地，我怎么没听说？”各位不要怪学生我说话不中听，这少卿是他杜家的败家子！他家祖上几十代行医，广积阴德，家里也挣了许多田产。到了他家殿元公，发达了，虽然做了几十年官，却不会寻一个钱来家。到他父亲，还有本事中个进士，做一任太守，——已经是个呆子了。做官的时候，连敬重上司都不知道，只是一味

图着百姓说好，又整天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的傻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语，他竟拿着当了真，惹得上司不快，把个官弄掉了。他这儿子就更胡闹，混吃混穿，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相交好，就是不肯相交一个正经人！十年不到，把六七万银子弄得精光。天长县呆不了，搬到南京城里，天天携同家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杯子，象叫花子一样。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我在家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贴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不可学天长杜仪’！”

迟衡山听了，红脸道：“近日朝廷征用他，他都不愿去。”

高老先生冷笑道：“先生，你这话又不对。他如果真的有杆，就该中了去！再说，征选难道算得正途出身么？”

又吃了一会儿酒，席散了。高老先生坐轿先走了。众位一同往回走，迟衡山道：“刚才高老先生那番话，分明是骂少卿，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许多身份。众位先生，少卿是自古以来难遇的一个奇人！”

马二先生道：“高老先生这些话，也有几句说的有理。”

季苇萧道：“管他对不对，少卿那里有趣，我们几个人，明天一齐到他家，叫他买酒给我们吃！”

第二天，这些名士又一同到杜少卿家。杜少卿请他们坐下，小厮端出茶来。

季苇萧道：“不是吃茶的事，我们今天要改吃酒。”

杜少卿道：“这个自然，我们先闲谈着。”

迟衡山道：“前天我读了兄长《诗说》，十发钦佩。兄长可否把说诗的精要，向我们讲讲？”

众人也纷纷要求杜少卿结合《诗经》作些讲述。杜少卿道：“小弟阅览不少儒家的评说，也正有一些疑问要向诸位请教的。”

如《凯风》一篇，前人解释说是讲的七子的母亲想再嫁，真令我不理解。古人二十而嫁，养到第七个儿子，又长大了，那母亲也该有五十多岁，哪有想再嫁之礼！所谓‘不安其室’者，不过因衣食不称心，在家吵闹，七了所以自认不是。这个意思前人没有讲到过。”

迟衡山点头道：“有理。”

杜少卿道：“《女曰鸡鸣》一篇，先生们认为它怎么样好？”

马二先生道：“这是《郑风》，人们只是说它不淫，还有什么别的说法？”

迟衡山道：“就是的。”

杜少卿道：“不对。凡是君子心里有了一个做官的念头，就先要骄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开心，吵闹起来。你看诗中这夫妇两个，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富贵上去，弹琴饮酒，知命乐天。这就是三代以上修身治家的君子。这个，前人也没有提到过。”

蘧马先夫道：“这一解释真是太妙了！”

杜少卿道：“据小弟看来，《溱湖(qínwú)》一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没有淫乱的意思。”

季苇萧道：“怪不得前天老哥同老嫂在姚园同游！这就是你弹琴饮酒，采兰赠芍的风流了。”

众人一齐大笑起来。

酒菜摆齐，众人入座。季苇萧多吃了几杯，醉了，便吓择言道：“少卿兄，你真是绝世风流。照我看，你整天同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嫂子看花饮酒，不觉得扫兴。依你的才名，又住在这样的好地方，为什么不再娶一个漂亮的女子，又有才情的，才子佳人，及时行乐？”

杜少卿道：“苇兄，难道没有听说过晏子的话：‘今虽老

而丑，我固及见其娇且好也。’况且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害理。天下正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女子，天下就必定有几个没有妻子的男子。小弟真想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才许娶一妾；妾如果不生子，允许另嫁。要是这样，天下没有妻子的人就会少些。”

众人称选道：“先生说得好一篇风流经济！”

迟衡山叹息道：“宰相要是有你这样的心，天下马上就会太平！”

当下吃完了酒，众人欢笑着，一同辞别去了。

## 庄绍光的故事



## 进京途中

过了几天，杜少卿、迟衡山为修泰伯祠的事，去寻访一位大名士。这位大名士姓庄，名尚志，字绍光，书香门第出身。十一二岁就会作一篇七千字的赋，闻名天下，现今年近四十，仍闭门写书，不肯随便与人结交。这天他听说是杜少卿、迟衡山两个名士来访，才出来相见。

庄绍光头戴方巾，身穿宝蓝夹纱长衫，三咎髭须，黄白面皮，出来恭恭敬敬与二位作揖坐下。二位说明来意，迟衡山拿出一本行礼乐的草稿请庄绍光看。庄绍光细细看过，说道：“这是千秋大事，小弟理应赞助效劳。但是眼下我有急事，需要出门，多则三月，少则两月就回来，那时候我们再慢慢商议吧。”

迟衡山道：“不知你要到哪里去？”

庄绍光道：“浙江巡抚徐穆轩先生，升了礼部侍郎，把小弟举荐了，奉旨要见，只得进京走一遭。”

杜少卿道：“这祭祀的事，不能少了先生，我们等着您，请先生早回。”说罢，同迟衡山告别回去。

庄绍兴晚间置酒与娘子道别。娘子道：“你以前不肯出去，今天怎么上面有命就要动身？”

庄绍光道：“我们与山林隐士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你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第二天，应天府的地方官都上门来催。庄绍光悄悄叫了一乘小轿，带了一个小厮，挑了一担行李，从后门老早就出汉西门去了。他从水路过了黄河，雇了一辆车，晓行夜宿，一路来到山东。过兖(y n)州府四十里，地名叫做辛家驿，停下车子

吃茶。天没黑，又催车夫继续赶路。

店家道：“不瞒老爷说，近来这地方上强盗很多，凡是过往的客人，须要迟行早住。老爷虽然不是有钱的商客，但是也要小心些。”

庄绍光听说，就吩咐住下。刚安置好，只听得门外骡铃乱响，来了一帮官府的饷银驮子，有百十个牲口。内中一个解官，武员打扮。又有一个同伴的人，五尺以上身材，六十多岁年纪，花白胡须，头戴一顶毡笠子，身穿箭衣，腰插一张弹弓，脚下黄牛皮靴。两人下了牲口，拿着鞭子，一齐走进店来，吩咐店家道：“我们是四川解饷进京的，今日天晚了，住一晚，明日早行。你们要小心伺候。”店家连忙答应。

两人向庄绍兴施礼坐下，庄绍光问他们尊姓大名。解官道：“在下姓孙，任守备官职。敝友姓萧，字昊(hào)轩，成都府人。”庄绍光也道了姓名及赴召进京的理由。

萧昊轩道：“久闻南京有位庄绍光先生是大名士，不想今日偶然相逢。”连连表示敬仰。

庄绍光见萧昊轩气宇轩昂，甚是不俗，也就对他亲近，说道：“国家太平日久，近来地方官办事，都是虚假应付。像这盗贼横行，全不肯讲究一个除盗安民的良法。听说前路强盗很多，我们可要小心防备。”

萧昊轩笑道：“这事请先生放心。小弟平生有一薄技，百步之内，用弹子击物，百发百中。强盗来时，只消小弟一张弹弓，管叫人人送命，一个不留！”

孙解官道：“先生要不信我这朋友的身段，可以当面请教一二。”

庄绍光道：“很想请教，不知可好惊动？”

萧昊轩道：“这有何妨！献丑了。”

随即拿过弹弓，走出天井来，向腰间锦袋中取出两个弹丸。只见他把弹弓举起，向着空中先打出一丸弹子，紧接着又将另一丸弹子打去，恰好与前面那丸弹子相遇，在半空里打得粉碎。庄绍光看了，赞叹不已。那店主人看了，吓了一跳。

第二天天还没亮，孙解官就起来催促骡夫上路。庄绍光也起来同行。走了十里多路，晨星还在。只见前面林子里黑影中有人走动。那些骡夫一齐叫道：“不好了！前面有贼！”把那百十个骡子都赶到道旁坡子下去。

萧昊轩听得，急忙把弹弓拿在手里，孙解官也在马上拔出腰刀。只听得一支响箭，飞了出来。响箭过处，就有无数骑马从林子里奔出来。萧昊轩大吼一声，扯满弓，一弹子打去，不想那条弓弦迸为两段。那强盗数十人，齐声打了一个忽哨，飞奔过来。解官吓得拨回马头就跑。那些骡夫，一个个爬尖地，由着强盗赶着百十个驮有饷银的牲口往小路上去了。庄绍光坐在车里，惊得半天也说不出话来。

萧昊轩因弓弦断了，设法攻击，拨马往原路上跑。跑到一个小店门口，敲开了门。店家看见，知道是遇了强盗，问道：“老爷昨晚住在哪个店里？”

萧昊轩告诉了他。店家道：“那个店家是为贼做内线的，老爷的弓一定是他昨晚弄坏了。”

萧昊轩顿时省悟，悔之莫及。一时急中生智，把自己的头发拔下一络(liú)，迅速接好弓弦，飞马回来，碰着孙解官，说贼人已经向东边小路去了。那时天色已亮，萧昊轩策马飞奔，不一会，赶上强盗。他手执弹弓，好像暴雨打荷叶一样，打得那些贼人一个个抱头鼠窜，丢了银驮子，飞奔着逃命去了。

萧昊轩同孙解官一起把银驮子慢慢赶回大路，与庄绍光相会。讲起事情经过，庄绍光又一起把银驮子赞叹了一番。

## 覬见天子

同行了半天，庄绍光行李轻便，便告别了萧、孙二人，独自乘一辆车子先走。

走了几天，快到卢沟桥时，只见对面一个人，骑了骡了过来，问：“车里这位客官尊姓？”

车夫道：“姓庄。”

那人跳下骡子，说道：“是南京来的庄绍光先生么？”

庄绍光正要下车，那人便拜倒在地。庄绍光慌忙跳下车来，跪下扶住那人，说道：“足下是谁？我好像不认得？”

那人请庄绍光到前面一个店里，叙礼坐下，说因听说庄先生被举荐，天子征召进京，算着时间快到了，特来迎候。

庄绍光问道：“先生尊姓大名？贵乡何处？”

那人道：“小弟姓卢，名德，字信侯，湖广人氏。因小弟立了一个志向，要把本朝名人的文集都找到，收藏起来。二十年了，也找很多了。明初四大家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只有高青邱是遭了祸的，文集被列为禁书，这次也在京师一个人家重价买到手了。我想，前辈已去之人，小弟尚要访他文集，况先生是当代一位名士，岂可让当面错过。因此在京等候了很久，一路问出来。”

庄绍光道：“小弟闭门在家，原无心于仕途，但蒙皇上特恩，不得不来相见。却喜在这里遇到先生，真是快事！像先生这样读书好古，是个非常讲求学问的人，但国家所禁令的东西，也需作些回避。青邱文字，虽然其中并没有诽谤朝廷的言语，既然太祖讨厌他，定作禁书，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罢。小弟

愚见，读书一事，要以博而返约，以心得为主。先生如有幸去南京，望屈驾寒舍，还有些拙著慢慢地请教。”

当晚便同住在小店，次日早晨分别，卢信侯先到南京等候。

庄绍光来到京都，在护国寺住下。礼部侍郎徐基亲自来拜，道：“先生要快些准备好，恐怕三五天内就要召见。”

果然，过了三天，圣旨下来，要庄绍光第六天入朝引见。

那天五鼓，羽林卫士排列在午门外，各官都在午门外等候着。只见百十道火把，亮光闪耀，知道宰相到了，午门大开。众官员从侧门进去。过了奉天门，进到奉天殿，里面响起了奏乐声。宫女们手持宫扇，簇拥着天子升了宝座，众官山呼万岁。庄绍光戴了朝巾，穿了公服，跟在后面，朝拜天子。当下乐止朝散，庄绍光也回到寓所。

又过了几天，传旨庄绍光便殿相见。徐侍郎送他到了午门，他独自进去，保见两个太监，牵着一匹御用的马，请庄绍光上去骑着。两太监亲自坠蹬牵缰，引到宣政殿门外。庄绍光下了马，又有两个太监出来，宣他进殿。庄绍光屏着呼吸进去，上前朝拜。

天子便服坐在宝座，道：“朕在位三十五年，海内升平，边疆无事。只是百姓还没有都得到温饱，士大夫也没有能行礼乐，这教养方面的事，究竟需先做些什么？所以特将先生召来，望先生尽力为朕筹划，不必有什么隐讳。”

庄绍光正要奏对，只觉头顶疼痛难忍，便躬身奏道：“臣蒙皇上相问，一时不能一一陈奏，容臣细想，然后再启奏。”

天子应允了。

庄绍光回来，摘下头巾一看，原来里面有一只蝎子。他笑一笑，踩死在地。第二天起来，把教养的事，详细写了十条建议，称为“十策”，又写了一道“恳求恩赐还山”的本，从通

政司送了过去。因此，九卿六部的官，无一不来拜望请教。大学士太保公向徐侍郎道：“南京来的庄年兄，皇上想重用他，老先生为什么不请他来学生这里走走？我想收他为门生。”

徐侍郎把这话委婉向庄绍光说了。庄绍光道：“太保公多次主掌礼部，翰苑门生不计其数，为什么要取晚生这一个粗鄙之人？这就不敢邻教了。”徐侍郎转告太保，太保心里甚是不欢。

几天后，天子坐在便殿，问太保道：“庄绍光所上的十策，腾细看过，学问颇深。这人可用为相职吗？”

太保奏道：“庄绍光是超群的人才，但不是进士出身，实任任命这样的要职，我朝祖宗，没有这个法度，恐怕开了天下凭侥幸取仕之心。”

天子叹息了一回，随教大学士传旨，允令庄绍光回家，赐银五百两，将南京元武湖赐给他著书立说。

圣旨下来，庄绍光又到午门谢过恩，辞别徐侍郎，收拾行李回南京。满朝官员都来相送，庄绍光都辞了，仍旧叫了一辆车，出彰仪门来。

## 辞爵还家

那天天气寒冷，庄绍光多走了几里路，找不到客店，只得走径，到一个人家去借宿。那人家有一间草房，里面点着一盏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站在门口。

庄绍光上前和他作揖道：“老爹，我是过路的，错过了客店，要借老爹这里住一夜，明早拜纳房金。”

那老爹道：“客官，你行路之人，借住没有关系。只是我家只这一间屋，不幸今早老妻又死了，没钱买棺材，停在屋里。客官在哪里住？车子怎么办？”

庄绍光道：“不妨，我只需要点地方，将就过一夜，车子就放在门外吧。”

那老爹道：“这样的话，只有我住一张床。”

庄绍光道：“也好。”

走进屋里，只见那老妇人尸首直僵僵停着，旁边有一条土炕。庄绍光上炕铺下行李。叫小厮同车夫睡在车上，让老爹睡在炕里边，自己睡在外边。早晨起来，庄绍光推那老爹，总也不醒，细听听，气息只出不进一会他便死了。

庄绍光悲伤道：“这两个老人家穷苦到这个地步，我虽然在这里只住了一宿，可我不安葬他们，谁人安葬？”于是叫小厮、车夫到市上买来棺木，又出钱买了块地，雇了些人，把两位老人安葬了。庄绍光还作了篇祭文，焚烧纸钱，洒泪祭奠。一市上的人，都叩拜在地下，向庄绍光致谢。

庄绍光告别众人，归心似箭，水陆兼程，不一日回到南京。见到娘子，笑道：“我说过多则三个月，少则两个月就回来，你看怎样？我没没谎吧？”娘子也笑了，当晚备酒为他接风。

第二天早起，庄绍光刚洗了脸，地方官员早得知他是皇上看上的人，纷纷前来相拜。先是六合县高大老爷来拜，后是布政司来拜，应天府来拜，驿道来拜，上、江二县来拜，本城乡绅来拜。庄绍光十分心烦，便向娘子道：“烦死我了！朝廷既然把元武湖赐给了我，我为什么在这里和这些人纠缠不休，我们快搬到湖上去住！”连夜同娘子搬到了元武湖去住。

这元武湖是个很大的地方，和西湖差不多大。湖中间五座大洲。中间洲上，有一所大花园，赐给庄绍光住，有几十间房子。园里合抱的老树，梅花、桃、李，芭蕉、桂、菊，四季不断的花。又有一园的竹子，有数万竿。园内轩窗四开，看着湖光山色，真如到了仙境。门口系了一只船，要往哪边，便乘船过去；如果把这船收了，飞也飞不过去。庄绍光就住在这花园里。

一天，同娘子倚栏看水，笑说道：“这些湖光山色都是我们的了！我们可以天天游玩，不像杜少卿要把夫人带到清凉山去看花。”闲着无事，又斟上一杯酒，把杜少卿作的《诗说》拿来，叫娘子坐在旁边，念给他听。念到有趣的地方，喝一杯酒，同时大笑。在湖中十分逍遥。

一日，有人在那边岸上叫船。这里放过船去，请那人过来，庄绍光迎出去。那人进来拜见，原来是卢信侯。

庄绍光大喜道：“途中一别，真是朝思暮想，今天是怎么到这里的？”

卢信侯道：“昨天到尊府，今天我才到这里。你原来在这里做神仙！”

庄绍光道：“这里与人世想隔，虽然不是武陵那世外桃源，也差不多。你在此住些日子吧，只怕再来就要迷路了。”

当下备酒同饮。直到吃到三更时分，小厮走进来，慌忙说



道：“中山王府里发了几百兵，渡船过来，把花园团团围住了！”

庄绍光大吃惊。又有一个小厮进来道：“有一位总大老爷进厅上来了。”

庄绍光走出去，那总兵见了施礼。庄绍光问：“不知有什么事？”

那总兵道：“与尊府无关。”又附耳低声道：“因卢信侯家藏《高青邱文集》，那本是禁书，被人告发。京里说这人武功高强，所以发兵来拿他。今天我们尾随他在大老爷这里，不要使他发现逃走了。”

庄绍光道：“总爷，找找算了。我明日叫他亲自投监，走了拿我问罪。”

那总兵听见这话，道：“大老爷说了，我自是没话说。我这就告辞。”

总兵一声令，那些兵一齐渡过湖去了。

卢信侯惶见了他们说话，道：“我怎么也是一条汉子，难道肯走了连累先生？我明天自己投监去。”

庄绍光笑道：“你只需呆几天，不到一个月，我包你出来。”

卢信侯投监去了。庄绍光悄悄写了十几封书信，打发人进京去遍托朝中大人，从部里发出文书来，把卢信侯放了，反把那告发的人治了罪。卢信侯谢了庄绍光，又留在花园住下。

## 虞博士的故事

## 闲官

应天苏州府常熟县有个乡村，名叫麟绂镇，镇上有二百多人家，以务农为业。只有一位姓虞，当了三十年的老秀才，在镇上教书。虞秀才除了应考，从不到城垣去，后来到八十多岁，就去世了。他儿子连秀才也不是，也以教书为业。到了中年，生了个儿子，取名育德，字果行，即后来的虞博士。

这虞育德十分聪颖，三岁时死了母亲，六岁跟着父亲开始读书，十四岁，父亲又得病去世，一位姓祁的太公道：“虞小相公才学过人，如今先生去世，我就请他当先生教儿子读书。

“于是，他就在祁家做起先生，教的孩子，只比他小五岁。

常熟这个地方总出人才。当时有一位云晴川先生，古文诗词，堪称天下第一。虞育德十七八岁随他学诗文。祁太公道：“虞相公，你单学这些诗文没用，须学两件寻饭吃的本事。我少年时也懂地理，也知算命，看吉日，如今都教给你，留着以后救急之用。”虞育德虚心听受了。祁太公又道：“你还该买两本考卷来读，将来去应考，进个学，被聘为先生也容易得多。”虞育德听祁太公的话，果然买些考卷看了，到二十四岁出去应考，就进了学，成了秀才。第二年，二十里外杨家村有个姓杨的请他去教书，每年三十两银子。虞育德与祁家感情深厚，又无父母，到十二月仍回祁家来过年。

又过了两年，祁太公说：“尊父在时，曾替你定下黄府上的亲事，如今也该娶了。”虞育德就把当年剩下的十几两银子的教书酬金，又预支了明年的十几两银子，合起来娶了亲。夫妻俩暂住在祁家。以后，攒了些钱，在祁家边租了四间屋，搬

进去住。娘子生儿育女，身子弱又多病，一家人度日艰苦。

虞育德三十二岁时，没有学馆去教书了。经祁太公推荐，远村上有个姓郑的人家请他去看墓地，于是他用着当年祁太公教他的本事，尽心尽意替人家看了。那郑家酬谢了他十二两银子。虞育德叫了一只小船返回。当时正值三月中旬，天气晴朗，两边岸上，有些桃树柳树，景色宜人。虞育德伏着船窗观看春日景致，忽见那边岸上有人跳了河。虞育德吓了一跳，忙叫船家把那人救了上来。救到船上，那人湿淋淋一身的水，虞育德叫他脱去湿衣，拿出件干衣给他换上，请他进船来坐着，问他为何要寻短见。

那人道：“小人是这庄里人，租了几块田，收些稻谷，都被田主拿去了。父亲得病，死在家里，连买口棺木的钱都没有。我想还活在世上做什么，不如死了算了。”

虞育德道：“这是你的孝心，但也不该寻死。我这里有十二两银子，也是人家送我的。待我留下几个月的盘缠，送你四两银子，拿回去葬你父亲吧。”

那人接过银子，拜谢道：“敢问恩人尊姓大名？”

虞育德道：“我姓虞，在麟绂村住。你快料理后事去吧。”那人拜谢回去了。

这年乡试，虞育德中了举人。又上京会试，但没有中进士。恰好常熟有一位康大人做了山东巡抚，就约虞育德一同出京，让他住在衙门里，代作些诗文。衙门里同事中有一位姓尤，名滋，字资深，见虞育德文章品行好，就拜他为老师，住在一起，朝夕请教他。那时正赶上天子求贤，康大人于是想举荐一个人。

尤资深对虞育德道：“如今朝廷大典，学生的意思要求康大人举荐老师去。”

虞育德笑道：“这种大事，我可不敢当。况且大人要荐人，

只凭大人自己的主意，我们若去求他，这就不是品行了。”

尤资深道：“老师即使不愿意，等他举荐在皇上面前去，老师或是见皇上，或是不见，辞了官爵回来，更见得老师的高处。”

虞育德道：“你这话又错了。我求他荐我，到皇上面前，又辞了官不做，就不是真心，辞官也不是真心。这叫做什么？”说罢，哈哈大笑。

虞育德在山东过了两年多后，又进京会试一次，没有中。就上船回南京来，仍旧教书度日。

过了三年，虞育德五十岁了，再进京去会试，终于中了进士。朝廷要选他做翰林，撰拟机要文书，这可是许多文人都梦寐以求的事。那些进士，有五十岁的，也有六十岁的，履历上大多不写真实年纪，只有他写真实年纪，五十岁。天子见了，说道：“这虞育德年纪老了，让他去做一个闲官罢。”于是补了南京的国子监博士，即国学的一名学官。

虞育德很是欢喜，道：“南京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又和我家乡邻近，我这次去，把妻儿老小接在一处，强如做个穷翰林！”

从此，人们就称他为虞博士了。

## 上任之后

虞博士辞了家乡，到南京就任。临行前，翰林院侍读中有位王先生，托他道：“老先生到南京去，国子监里有位贵门人，姓武，名书，字正字，这人对母亲很孝顺，又有才情，请老先生照顾照顾他。”虞博士答应了。

虞博士到了南京，先参见国子监总管李大人，回来升堂坐公座。监里的门生，纷纷来拜见他。那个叫武书的也来了，原来是个小矮人。相识后，武书道：“老师是文章大家，门生今日得沾雨露，太荣幸了。”

虞博士道：“弟初到这里，凡事还须多加指教。”

武书道：“不瞒老师说，门生小时丧父，侍奉母亲，在乡下住。只身一人，又无兄弟，衣服饮食，都是门生自己料理。先母在时，不能读书应考，待到不幸先母去世，一切丧葬大事，都亏了天长县杜少卿先生相助。门生便随少卿学诗。”

虞博士道：“弟以前曾在尤资深案头见过他的诗集，确实是个奇才，少卿就在这吗？”

武书道：“他现住在利涉桥河房里。”

虞博士道：“还有位庄绍光先生，天子赐他元武湖的，在湖中住着吗？”

武书道：“他就住在湖里，但却轻易不见人。”

虞博士道：“我明天就去求见他。”

武书道：“学生并不知作八股文章，因是后来穷得无奈，只得寻两篇念念，也学作两篇，随便去考，乃进了学。后来这几位宗师，不知怎的，看见门生这个名字，都要取做一等第一。

前次一位宗师合考八学门生，又是八学的第一等第一，所以送到这里来。门生觉得自己的八股文实际并不行。”

虞博士道：“我也不耐烦作八股文。”

门生道：“所以门生不拿八股文来请教。平时考的诗赋，还有所作的《古文易解》，及各样的杂说，待门生写齐了来请教老师。”

虞博士道：“可见年兄才名，令人佩服。若有诗赋古文更好了，容我日后细细捧读。”

第二天，虞博士就到元武湖去拜访庄绍光，庄绍光却不会见他。又去河房拜访杜少卿，杜少卿见到了。说起少卿的曾祖父殿元公在常熟时，曾收过虞博士的祖父为门生，所以少卿称虞博士为世叔。他们互相谈了些往事。虞博士又说起仰慕庄绍光，今日无缘，没有见着。杜少卿道：“他不了解你，小侄和他说去。”

又过了一天，杜少卿到元武湖，见着庄绍光，问道：“昨天虞博士来拜，先生怎么不会他？”

虞博士道：“我谢绝了那些做官的，他虽是小官，也懒得见。”

杜少卿道：“这人和其他的可大不同，不但没有学究气，也没有进士气。他襟怀淡薄，为人敦厚，你见他就知道了。”

庄绍光听，就去回拜，二人一见如故。虞博士爱庄绍光的恬谈，庄绍光爱虞博士的浑雅，两人结为生死之交。

转眼新春二月，去年到任后，亲手栽的一株红梅，开了几枝花。虞博士心中悦然，叫家人备了一席酒，请杜少卿来梅花下坐。有两个门生也来了，一个叫储信，一个叫伊昭，虞博士请他们一起吃酒。

吃着酒，储信道：“荒春头上，老师该办个生日，收他几

分礼，过春天。”

伊昭道：“禀过老师，门生就出请柬去传告。”

虞博士道：“我生日是八月，这时候怎么能做？”

伊昭道：“这没关系。二月做了，八月还能再做。”

虞博士道：“岂有此理！这可是笑话了！二位请吃酒吧。

“杜少卿也笑了。

杜少卿吃完了酒，告别回去。储信、伊昭还坐着，谈到杜少卿，虞博士道：“他是我的世交，很有才情。”

伊昭道：“门生不便说起，南京人都知道他本是个有钱人，后来落魄了，在南京躲着。他最没品行！”

虞博士道：“他怎么没品行？”

伊昭道：“他时常携同家眷上酒馆吃酒，所以人们都讥笑他。”

虞博士道：“这正是他风流文雅的地方，俗人怎么理解！”

储信道：“这也罢了。若老师以后有人出钱托作诗文，千万不要找他作。他是个不去应考的人，作出来的东西，只怕不好，不了老师的名声。我们这里有多少应考的有名的朋友，老师托他们作，又不要钱，做出来的又好。”

虞博士正色道：“其实不然。他的才名，是人人知道的，作出来的诗文，也没有人不服。每有人在我这托他作诗，我还觉得沾他的光。”

两人都不言语了，辞别而去。

一天早晨，应天府送来个监生，说因为赌博，要国子监里收管。虞博士命衙役将他带进来。那监生姓端，是个乡下人，走进来，两眼垂泪，双膝跪下，诉说冤枉。虞博士听罢，道：“我明白了。”把他留在书房里，每天同他一桌吃饭，又拿出被褥让他休息。第二天，到知府面前替你辩明白了冤枉，将他



释放。

那监生叩谢，说道：“门生粉身碎骨，也难报老师的恩情。”

虞博士道：“这没什么，你既是冤枉，我原该替你辩白的。”

那监生道：“辩白自然是老师的大恩，门生初被收管时，心中疑惑，不知老师要怎样处置，会把门生关在什么地方受罪。怎料老师把门生待作上客，享了两天的福，叫门生怎么感激得尽！”

虞博士道：“你打了这么些日子的官司，快回家看看吧。”

那监生千恩万谢，辞别去了。

## 萧云仙的故事

## 惩罚恶和尚

当年那位南京芜湖县甘露庵的老和尚，被九门提督齐大人请到京城里报国寺做方丈，因为厌恶京师热闹，不久就辞别出来，到了陕西同官县海月禅林。一天，老和尚思量着要到峨嵋山走走，顺便去成都会见老相识，就挑着行李衣钵，匆忙起程了。

老和尚风餐露宿，来到四川，离成都有百十多里路，找店住下。天色尚早，老和尚出去看了一会儿山景，来到一个茶棚里吃茶。那棚里先坐着一个和尚，看见老和尚，把他打量了一番，上前招呼道：“和尚，这里的茶不好，前边不远就是小庵，为什么不到小庵里吃杯茶？”老和尚也没多想，高兴地说：“好吧。”

那和尚领着老和尚，曲里拐弯，走了七八里路，来到一个庵里。那庵一进三间，前边一尊伽蓝菩萨，后边一进三间殿，并无菩萨，中间放着一个榻床。那和尚同老和尚走进庵门，突然说道：“老和尚！你还认得我吗？”

老和尚这才想起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和尚，仔细看看，吃了一惊，原来他是曾被海月禅林赶出去的恶和尚！这个人本是个贼头，披头散发，两只怪眼，云游到海月禅林，老和尚慈悲，容他住下。不料他恶性不改，在禅林吃酒，行凶，打人，无所不为。老和尚劝也没用，依照禅规将他赶了出去。因此，恶和尚怀恨在心。哪知又在这里撞着！

老和尚强装笑颜道：“刚才偶然忘记，如今认得了。”

恶和尚坐到床上，瞪眼道：“你今天既到我这里，你就插

翅难飞！我这有个葫芦，你拿了，在半里路外山冈上一个老妇人开的酒店里，替我打一葫芦酒来！快去！”

老和尚不敢违抗，捧着葫芦出去，找到山冈上卖酒的老妇人，说要打酒。那妇人接了葫芦，上上下下打量老和尚，止不住流下泪来。

老和尚有些惊奇，问道：“老施主，你见了贫僧为什么这么悲痛？这是什么缘故？”

那妇人含泪道：“我见老师父是个慈善人，不该遭这一难！”

老和尚大惊，道：“贫僧遭的什么难？”

那老妇人道：“老师父，你可是从半里路外那庵里来的？”

老和尚道：“是啊，你如何得知？”

老妇人道：“我认得他这葫芦。他凡要吃人脑子，就拿这葫芦来打我店里的药酒。老师父，你这一打了酒回去，就无法活命了！”

老和尚听了，魂飞魄散，惊恐道：“你怎么办？我如今逃了吧！”

老妇人道：“你怎么逃得了？这四十里内，都是他旧日的党羽。他庵里走了一人，一声梆子响，立刻有人捆了你，送到庵里去！”

老和尚哭着跪在地下：“求老施主救命！”

老妇人道：“我怎能救你？我说破了，性命也难保。但看你老师父慈悲，死得可怜，只好指你一条路去寻个人。离这一里多路，有个小山冈，叫明月岭。你从我这屋后山路过去，到那岭上，有一个少年在那打弹子，你别问他，只双膝跪在他面前，等他问你话，你再把要说的告诉他，只有这个人还可以救你。”

老和尚听了，战战兢兢，打满酒，谢过老妇人，从屋后攀

着葛藤上去，走了一里多路，果然见一个少年在那里打弹子。山洞里镶着一块雪白的石头，不过铜钱大小，那少年站在远处，手起弹落，一个个都击中白石头。老和尚走近看那少年，头戴武巾，身穿藕色战袍，白净面皮，生得十分俊美。老和尚走上前，双膝跪下。那少年正要问，山凹里飞起一群麻雀。

那少年道：“待我打了这雀儿再说。”

一颗子弹飞去，将一只麻雀打落。那少年看见老和尚含着眼泪跪在跟前，说道：“老师父，快请起来。你的来意，我知道了。我在这里学弹子，就为了这事。但才学到九分，还差一分不到家，怕是还有意外，所以不敢动手。今天既遇到你，我也顾不得了，想来今天就是他的死期。老师父，你不要在这里耽搁，快将葫芦酒拿到庵里去，千万不可有什么异样的表现。你到那，他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一点不可违抗他，我自来救你。”

老和尚听了，捧着酒葫芦，从旧路回到庵里。只见恶和尚坐在中间床上，手里拿着把明晃晃的钢刀，问道：“你怎么这时才回来？”

老和尚道：“贫僧不认得路，走错了，慢慢找回来的。”

恶和尚道：“这也罢了，跪下！”老和尚双膝跪下。

恶和尚道：“跪到前面来！”老和尚见他拿着刀，便不敢上前。

恶和尚吼道：“你不上来，我立即砍了你！”老和尚只得膝行上去。

恶和尚又道：“摘了帽子！”老和尚含着泪，摘下帽子。

恶和尚把老和尚的光头捏了捏，把葫芦里的药酒倒出来喝了一口。他左手拿着酒，右手执着钢刀，在老和尚头上试了试，比个中心。老和尚这时还没等他劈下来，魂灵早已吓得飞出脑

门了。

恶和尚心想，这一刀下去，正好脑浆迸出，趁热下酒。于是他举起钢刀，恶狠狠向老和尚头顶正中劈下来。不料刀口还没落到老和尚头上，“嗖”的一声，门外一弹子飞进来，正中恶和尚左眼。恶和尚一声大叫，丢了刀，扔下酒葫芦，用手捂着左眼，飞跑出来，到了外间一看，伽蓝菩萨头上坐着一个人。恶和尚正想看看是谁，又是一个弹子，把他右眼打瞎，跌倒在地。

那少年道：“老师父，快跑！”老和尚道：“我吓软了，跑不动了！”

那少年道：“起来，我背你走。”

少年把老和尚背起来，急忙出了庵门，一口气跑了四十里。老和尚这才稳住神，跪在地上拜谢，问恩人尊姓大名。少年道：“我也不过要除这一害，并不只是为救你。你快走吧，问我姓名做什么？”少年推辞着总不肯说。这少年就是萧云仙。

## 收复青枫城

萧云仙家住成都二十里外的东山，他的父亲就是当年从四川解银饷进京，途遇庄绍光，弹打群盗贼的萧昊轩。萧云仙除掉恶和尚，了却一桩心事，仍旧回家，侍奉父亲。

又过了半年，松潘一带番民叛乱，强占了青枫城。朝廷降旨，差少保平治督师讨伐。萧昊轩得知，说少保与他有交情，要云仙前往投军，为国家出力。

萧云仙道：“父亲年迈，儿子不愿远离膝下。”

萧昊轩道：“你这话就错了。我虽然年老，并没有病，饭也吃得好，觉也睡得香，不必要你陪伴在身边。你要是借口不肯前去，就是贪图安逸，眷恋着妻子，是不孝之子，以后就不要再见我的面了！”

一席话，说得萧云仙哑口无言，只得收拾行李，前去投军。到了松潘，少保问明他来历，知道是萧昊轩的儿子，收在帐下，赏给千总职衔，在军前听命。

过了几天，各路粮饷都调齐备，平治少保升帐。萧云仙早早到场，看见先有两位都督在辕门上。萧云仙上前请安行礼后，立在一边。

一位都督道：“前日总镇马大老爷出兵，竟被青枫城的番子用计挖了陷阱，连人带马跌进去。马大老爷重伤而死，连尸首还没找着。他是司礼老太监公公的侄儿，要是找不着，将来不知是落个怎么样的处分！”

另一位都督道：“听说青枫城一几十里内没有水草，要等冬天积下大雪，春天山上雪化，淌下来，人和牲口才有水吃。

我们到那里去，只消几天没有水吃，就活活被渴死了，哪还能打仗！”

萧云仙听了，上前说道：“两位太爷不必忧虑，这青枫城是有水草的，不但有，而且水草还很富饶。”两都督道：“萧千总，你曾经到过那里？”

萧云仙道：“卑职不曾去过。但史书上说，这地方水草富饶。”

两都督变了脸道：“那书本子上的话，怎么能相信！”萧云仙不敢说话。

一会儿，辕门外铙(náo)鼓喧闹，少保升帐，传下号令：两部都督率本部兵马，作中军策应；萧云仙带领步兵五百名作开路先锋，本帅督领后军调遣。将令已下，各将分头行动。

萧云仙带领五百步兵，快速前进，望见前面一座高山，十分险峻，那山头上隐隐有旗帜晃动。这山名唤椅儿山，是青枫城的门户。萧云仙吩咐身边一个叫木耐的将领带二百人从小路爬过山去，与他作夹攻阵势。木耐领命去了。又叫一百兵丁埋伏在山凹里，只听山头炮响，报称大兵已到，呐喊着前来助战。

萧云仙吩咐完毕，带着二百人，大踏步杀上山来。那萧云仙腰插弹弓，手拿腰刀，奋勇争先，手起刀落，先杀了几个敌兵。敌人见势头勇猛，正要逃走。木耐带领二百人卷地而来，犹如暴风骤雨。忽然一声炮响，山凹里伏兵大声叫喊：“大兵到了！”飞奔上山。敌人正惊魂未定，又见山后那二百人，摇旗呐喊飞杀上来，以为大军已经得了青枫城，乱纷纷各自逃命。萧云仙将五百人合为一处。喊声大震，拿下椅儿山，略作歇息，继续前行。

前面一路尽是深林密竹，走了半天，林子尽处，一条大河，远远望见青枫城在数里之外。萧云仙见无船渡河，忙叫士兵吹



伐林竹，编成筏子。竹筏编好，渡过河来，萧云仙道：“我们大兵还在后面，攻打青枫城，不是五百人做得来的。”他一边等候大军到来，一边叫木耐率二百人，制做一些云梯，再每人藏一束枯竹，到丁城僻静地方埋伏下来，准备火攻青枫城。

那两位都督率领中军到了椅儿山下，又不知道萧云仙是否过去了。两位商量道：“像这样险恶的地方，他们一定有埋伏，我们尽力放些大炮，量得他们不敢出来，也就可以取胜了。”正说着，一骑马飞奔追来，少保传下军令：叫两位都督飞速前去策应，恐怕萧云仙少年轻进，以致坏事。

两都督得了次令，不敢不进。翻过椅儿山，又穿过密林，见有现在筏子，都渡过河去。

萧云仙闻得大军到达，下令攻城，在东门外施放炮火。敌人见城中火起，不战自乱。这城外中军与前军先锋合在一起，将一座青枫城围得密不透风。敌人慌慌开了北门，舍命一场混战，只剩了十数骑，出城逃命去了。

少保督领后队来到城里，传令救火安民，秋毫不许惊动百姓。萧云仙叩见少保，少保大喜，赏了他羊肉和一坛酒，夸奖了一番。

过了十多天，上面传旨，着平治少保来京，两都督回任等候繁迁升，萧云仙正式授千总官职，其它事宜，少保都交给萧云仙办理。

## 筑城劝农事

萧云仙送了少保进京，回到城中，看到兵灾之后，断壁残垣，仓库破坏，于是详细写了一套文书，禀明少保。少保批下来，责成萧云仙用心修筑青枫城，等工完成之后，另行保奏，以升官职。

萧云仙奉令监督筑城，用了三四年时间，那城才修筑一新。周围十里，六座城门，城里又盖了五个衙署。出榜招集流民，进来居住，城外叫百姓开垦田地。萧云仙想，像这旱地，百姓若遇荒年，就不能收粮食了，应该兴修水利。于是动支钱粮，雇用民夫，亲自指挥，在田旁开出许多沟渠，沟沟渠渠，纵横交错，仿佛江南的一样。

工程竣工，萧云仙骑着马，带着木耐，在各地犒劳百姓。每到一处，传下号令，召集百姓，杀牛宰羊，祭祀神农，叩谢皇恩。萧云仙与百姓一同欢唱，开怀畅饮。

酒后，萧云仙向众百姓道：“如今上赖皇恩，下托你们众百姓，开垦了这许多田地，也是我姓萧的不枉来到这里一番。我要亲自种一棵柳树，你们每人也种一棵，再夹杂些桃树，杏树，大家都记乎今天的事。”众百姓掌声雷动，纷纷在大路旁栽种桃柳。

萧云仙同木耐，今天在这一方，明天又在那一方，一连吃了几十天酒，共栽了几万棵柳树。百姓们感激萧云仙的恩德，在城门外修了一座先农祠，中间供着先农神位，旁边供了萧云仙的长生禄牌位。在墙上画了一匹马，萧云仙纱帽补服，骑在马上；前面画木耐的像，手里拿着一杆红旗，牵着马，做劝农

的情景。百姓家男男女女，每逢初一十五，常来这庙里焚香点跪拜。

到第二年春天，杨柳发芽，桃花杏花都渐渐开了，萧云仙骑马，带着木耐，出来游玩。只那绿树荫中，百姓家的小孩子，有的牵着牛，也有的骑在牛上，也有的横睡在牛背上，在田旁沟里饮了水，从屋角边慢慢转了过来。萧云仙满心欢喜，向木耐道：“你看如今这般光景，百姓们的日子好过了。而这班孩子，一个个好模好样，聪明伶俐，需想法找个先生教他们识字才好？”

木耐道：“老爷，你还不知道吧？这先农祠里就住着一个先生，是江南人。老爷为什么不去和他商议？”

萧云仙道：“这太好了。”说着打马来到祠内。会见那先生，相互作揖，坐下。

萧云仙道：“听说先生仙乡是江南，因为什么到这边远之地？请问先生贵姓？”

那先生道：“贱姓沈，家往常州。因前些年有个亲戚在青枫城做生意，赶来看望他。不想遇到了兵乱，流落在这里五六年，无法回去。回来听说朝里萧老先生在这里筑城，开水利，所以到这里来看看。老先生贵姓？贵衙门是哪里？”

萧云仙道：“小弟就是萧云仙，在这里开水利的。”

沈先生听后敬佩，站起身来重新行礼。

萧云仙道：“先生既到这城里，我就是主人，请到我公馆（x i ǎo）里去住。”

随即叫了两个百姓搬着沈先生的行李，同到公馆里来，备酒饭招待沈先生，并谈了要请他教书的意思，沈先生高兴地答应了。

萧云仙担心只一位先生，教不过来，又从驻防的二三千兵

内，选了十个有文化的兵士，托沈先生每天传授他们些书理。开了十个学堂，让百姓家把孩子都送到学堂里读书。这些孩子渐渐识文断字，有了教养。孩子的父母，城乡百姓们都称颂萧云仙办了这造福后代的好事。

萧云仙将修筑青枫城的事，写成呈报文书，由木耐进京送给少保。少保问了些情况，赏给木耐一个外委把总的官衔。少保又根据萧云仙的详文，上报兵部。

不想工部核算，认为萧云仙开销太大，报呈朝廷，批下公文，令四川成都地方官，向萧云仙追赔七千五百二十五两银子。

萧云仙接了上司行来的公文，只得打点行李，回成都府。到了家中，他父亲已经卧床不起。萧云仙到床前向父亲请了安，述说从军至今的始末缘由，说过，又磕下头去，趴着不肯起来。

萧昊轩道：“这些事，你都没有做错，为什么不站起来？”

萧云仙这才把因为修筑青枫城，反被追赔银子的事说了。道：“儿子不能挣得一钱半文来敬奉父亲，倒要破费了父亲的产业，心里愧恨极了。”

萧昊轩道：“这是朝廷旨令，又不是你不肖花掉了，为什么要生气？我的产业，攒凑起来，大约还有七千金，你全都拿去归公吧。”萧云仙哭着应诺了。

真是祸不单行，没有几天，萧昊轩病逝了。萧云仙呼天抢地，治办丧事。丧事完毕，家产都赔光了，还差三百多两银子，地方官仍旧紧逼。适逢原来知府降职，新任知府是少保做巡抚时提拔的，到任后，知道萧云仙是少保的人，替他出了一个完帐的结状，叫他先到平少保那里去，再想法来赔补，才算解了燃眉之急。

## 沈琼枝的故事

## 逃婚

萧云仙进京见了少保，少保安慰了他一番，又呈上公文，替他引见。等了五六个月，部里才推升萧云仙为应天府江淮卫守备。萧云仙随即赴南京就任。

上任不久，萧云仙奉命押送运粮船赴淮。船到扬州码头，只见后面挤上一只船来，船头上站着一个人，那人叫道：“萧老先生！你怎么在这里？”

萧云仙回头一看，惊喜地叫道：“啊呀！原来是沈先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忙叫拢了船，沈先生跳上船来。

萧云仙道：“自青枫城一别，至今已有数年了。”

沈先生道：“昔日蒙老先生厚爱，教了两年书，积下些银两，回到家乡，将小女许嫁扬州宋府上，现送她过去。”

萧云仙道：“令爱恭喜，少贺。”随叫人封了一两银子，送过来做贺礼。又道：“我今天押运北上，不敢停泊。将来回到敝署，再与先生相会吧。”作别开船去了。

沈先生领着他女儿琼枝上岸，叫了一乘小轿，让女儿坐上，自己押了行李，到了缺口门，住在大丰旗下店里。那里伙计接着，通报了宋盐商。

那盐商宋为富派家人对他说：“老爷叫把新娘抬到府里去，沈老爷留在下店里住着，叫帐房置酒款待。”

沈先生听到这话，向女儿琼枝道：“我们只说到了这里，暂且住下，等他择吉日过门，怎么这样对待我们？看来他竟不是把你当作正室了。这头亲事，怕是有变，成得成不得，女儿，

你也须自己作主。”

沈琼枝道：“爹爹，你放心。我家又没有写下文书，要他身价钱，为什么肯去他家做妾！他既然这样排场，爹爹要是和他吵闹起来，反倒被人议论。我如今一乘轿子，抬到他家里去，看他怎么样对待我。”

沈先生只得依着女儿的话，看着她装饰起来。沈琼枝头上戴了冠子，身上穿了大红外盖，拜辞了父亲，上了轿。那家人跟着轿子，一直来到河下，进了大门。几个小老妈抱着小公子，在大墙门口同看门的管家说笑话，看见轿子进来，问道：“可是沈新娘来了，请下了轿，走巷子里进去。”

沈琼枝听见，也不说话，下了轿，一直走到大厅上坐下。说道：“请你家老爷出来！我常州姓沈的，不是什么低三下四的人家！他既要娶我为妻，为什么不张灯结彩，择吉日过门！把我悄悄地抬了来，当作娶妾的一般，我不问他要别的，只叫他把父亲亲笔写的婚书拿出来给我看，我也就没话了！”

老妈和家人都吓了一跳，觉得奇怪，慌忙走到后边报与老爷知道。那宋为富正在药房里看着药匠弄人参，听了这一席话，红着脸道：“我们总商人人家，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都像她这样，这日子还过得！她既来了，不怕她飞到哪里去！”

踌躇一会儿，叫过一个丫鬟来，吩咐道：“你去对那新娘说，‘老爷今天不在家，新娘先进房去。有什么话，等老爷回家再说。’”

丫鬟出来说给琼枝，琼枝心想：“坐在这里也不是事，不如先随她进去。”便跟着丫鬟，走进厅背后一个小边门。

这里三间楠木厅，一个大院落，堆满了太湖石的假山。沿山石左边一条小巷，串入一个花园内。竹树相交，亭台轩敞，一个极宽的金鱼池，池子旁边，都是朱红栏杆，夹着一带走廊。

走廊尽头，一个小小月洞，四扇金漆门。走进去，是三间屋，一间作卧室，铺设得齐齐整整，独自一个院落。妈子送茶来，沈琼枝吃着，心里暗说道：“这么幽雅的地方，料想那人也不会欣赏，就让我在这里消遣几天。”

那丫鬟回报宋为富道：“新娘人物倒生得标致，只是性子有些辣，不太好惹。”

第二天，宋为富叫管家取了五百两银子，送给沈老爷，叫他先自己回家，姑娘就留在这里。

沈先生一听，说道：“这下坏了！他分明拿我女儿做妾，这怎么行！”径直走到江都县衙告了一状。

那知县看了呈子，说道：“沈大年既是常贡生，也是斯文人物，怎会把女儿给人做妾？盐商如此蛮横无理，岂能容忍！”

宋为富听说沈大年告了他，急忙四处活动，打通了关节。县里没有准沈先生的状子。沈先生不服，又看了一状。知县大怒，说他是刁钻讼棍，一张批文，两个差人，押解他回常州去了。

沈琼枝在宋家住了几天，不见消息，想道：“那姓宋的一定是安排了我父亲，再来和我纠缠。不如先离开了他家，再作打算。”于是，将那房里所有动用的金银器皿，珍珠首饰，打了一个包袱，穿了七条裙子，扮作小老妈模样，买通了那丫鬟，五更时分，从后门走了。



## 卖文

沈琼枝逃离宋府，离开扬州，上了一条船，心里想道：“我如果现在回常州父母家去，恐怕遭故乡人家耻笑。南京是个好地方，有很多名人在那里，我又会作两句诗，为什么不到南京去卖诗过日子？”拿定主意，中途换船，一直往南京来。

沈琼枝来到南京，住在王府塘手帕巷。不久，在外面贴出招牌，写道：

毗(p í)陵女士沈琼枝，精工刺绣，写扇作诗。寓王府塘手帕巷内。赐顾者幸认毗陵沈招牌便是。

一个女子贴出这样的招牌，在南京被认为奇事。连日里，有来求诗的，有来买字的，也有来托刺绣的。那些好事的恶少，都一传两，两传三地到这里无理取闹。一天，沈琼枝同房主人娘子去清凉山赶会烧香回来，跟在她后面走的就有一百来人。一位初来南京的名士庄非熊也顺路跟在后面，并且一直跟到王府塘那里看了看。

翌日，庄非熊来到杜少卿家，说：“这沈琼枝在王府塘，有恶少们去说混话，她就要怒骂起来。这个人来路很奇，少卿兄为何不去看看？”

杜少卿道：“我也听到了这事。现今有很多失意的人，怎知她不是因避难而来到这里，我正要去造访。”

说着，又有两个客来，是迟衡山和武书。说些闲话，又讲起王府塘沈琼枝卖诗文的事。

杜少卿道：“无论她是怎样，如果真能作诗文，这也就难得了。”

迟衡山道：“南京城是什么地方！四方的名士数也数不表，还有哪个去求妇女们的诗文？这明明是借此勾引人。她能作不能作，不必管她。”

武书道：“这件事挺的。一个少年妇女，独自在外，又无同伴，靠卖诗文过日子，恐怕世上也没有这个理。或许其中有什么情由。她既然会作诗，我们就邀她来作作看。”

杜少卿表示赞成，约定明天早饭后，同去走走。

一天，杜少卿同武书一起来到王府塘。只见前面一间低矮房屋，门口围着一二十人在那里吵闹。里边站一个十八九的妇人，梳着发髻，穿一件宝蓝纱大领披风，不住地叫骂。杜少卿同武书听了一会，才知道是有人来买绣锦香囊，有几个地痞借机敲诈，敲诈不成，被她痛骂了一场。两人听明白，走进屋去。那些人看见这两位进去，也就渐渐散了。沈琼枝见这两人气概不凡，连忙接着，施礼坐下。

武书道：“这杜少卿先生是南京诗坛高手，昨天有人说起你的诗作不凡，所以特来请教。”

沈琼枝道：“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这里来的，不是把我当作倚门娼妓，就是怀疑我为江湖大盗，对他们都不值得一谈。今日见二位先生，既无玩狎(xì'ā)我的意思，又无疑猜我的心肠。我平时听见家父说：‘南京名士很多，只有杜少卿先生是个大豪杰。’这句话是真的。但不知先生是客居这里，还是和夫人同住南京？”

杜少卿说，是和夫人一同寄居在河房内。沈琼枝道：“既是这样，我就到府上去拜见夫人，好聊聊详细。”杜少卿应诺，同武生先别了出来。

武书对杜少卿道：“我看这个女人确实有些奇。要说她是个邪货，她却不带淫气；要说她是大户人家赶出来的婢妾，她却又不带贱气。看她虽是个女流，倒有豪侠气。她那身装束，虽然觉得柔媚，但一双手却像练过拳技的。论如今的风气，不一定有什么女侠，可能是争斗赌气，逃出来的。”

说着，回到杜少卿家门口，看见姚奶奶背着花笼儿在卖花。

杜少卿道：“姚奶奶，你来得正好。我家今天有个稀奇的客人来到，请你去陪一下。”

杜少卿让武书到河房里坐着，自己同姚奶奶进去，和娘子说了。一会儿，沈琼枝坐了轿子，来到门口，杜少卿迎进内室，娘子接着，见过礼，坐下奉茶。沈琼枝上首，杜娘子主位，姚奶奶在下面陪着，杜少卿坐在窗榻前。

寒暄过后，杜娘子问道：“沈姑娘，看你这般年轻，独自一个人在此，是否有同伴？家里父母还健在吗？可曾许配人家？”

沈琼枝道：“家父历年在外教书，先母已经去世。我从小学了些手工针织，于是来到这南方大地方，借以糊口。适承杜先生关照，约到贵府，又蒙夫人一见如故，真是天涯知己了。”

姚奶奶道：“沈姑娘一手好的针线，昨天我在对门葛老官家，看见他相公买的一幅‘观音送子’，真个是画儿也没有你绣得好！”

沈琼枝道：“胡乱做做罢了，见笑得很。”

谈一会儿，姚奶奶有事走了。沈琼枝在杜娘子面前，双膝跪下。娘子大惊，扶了起来，问她缘故。沈琼枝就把盐商骗她做妾，她拐了东西逃走的事详说了一遍，道：“如今只怕他不肯罢休，还要追踪而来。夫人可愿救我？”

杜少卿道：“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柔弱女子，却视富贵如粪土，真是可敬！但他一定要追

踪的，你这祸事不会太远。但也不用怕的。”

正说着，小厮进来请少卿：“武父有话对你说。”

## 见官

杜少卿走到河房里，看见两个人垂着手，站在榻子门口，像是两个差人，吓了一跳，问道：“你们从哪里来的？怎么到这里来了？”

武书道：“是我叫进来的。奇怪！县里江都县缉捕的文书在这里拿人，说沈姑娘是宋盐商家逃出来的一个小妾。不知怎么办好？”

少卿道：“他现在在我家。要是从我家拿了她去，就像是我家指使的；传到扬州去，又像我家藏留她。她逃走不逃走都不要紧，只是这个倒有些不妥。”

武书道：“小弟先叫差人进来，正是为了这件事。少卿兄不如先赏差人些银子，叫她仍旧到王府塘去。等她自己回去，再想法拿她。”

少卿依着武书，赏了差人四钱银子。差人不敢违拗，回去了。

少卿回身进屋，将刚才发生的事说给沈琼枝。娘子和姚奶奶都甚为吃惊。

沈琼枝起身道：“这个不妨。差人在哪儿？我就同他去衙门。”

少卿道：“差人我已叫他去了，你先吃了饭。武先生还有一首诗奉赠，等他写完。”

当下叫娘子和姚奶奶陪着吃了饭，自己走到河房里捡了自己刻的一本诗集，等着武书写完诗，又称了四两银子，一并交给沈琼枝。

沈琼枝告辞出门，上了轿，一回到了手帕巷。那两个差人已等在门口，拦住说道：“是原轿子抬了走，还是下来同我们一起走？门自是不必进了！”

沈琼枝道：“你们是都堂衙门的？还是巡按衙门的？我又没犯法，又不去打官司，哪里有拦门不许进去的道理！你们这样大惊小怪，只能去吓那乡里人！”

说着，便下了轿，慢慢地走了进去。两个差人倒有些让她。沈琼枝把诗同银子收在一个首饰匣子里，出来叫道：“轿夫，你抬我到县里去。”

差人忙说道：“我们受命一清早就起，在杜相公家等候了半天，留你脸面，等你轿子回来。你就是女人，难道连茶也不让吃？”

沈琼枝见差人想要钱，没有理会，只给轿夫添了二十四个轿钱，一直抬到县里来。

沈琼枝被带到县衙三堂，知县看她容貌娇好，问道：“既是女流，为什么不守规范，私自外逃，又偷了宋家的银两，来到本县地方做什么？”

沈琼枝义正辞严道：“宋为富强占良人为妾，我父亲和他打官司，他贿赂知县，将我父亲断输了，这是我不共戴天之仇。我虽然不才，也略知文墨，怎么愿以高洁之身去事奉这种奸诈小人？所以逃了出来。这是真的。”

知县道：“你这些事，自有江都县问你，我们不管。你既会文墨，可否当面作诗一首？”

沈琼枝道：“请随意命一个题，正可求教。”

知县指着堂下的槐树，说道：“就以此为题吧！”

沈琼枝不慌不忙，吟出一首七言八句来，又快又好。知县看了，赞叹不已，随叫两个原差到她下处取了行李来，当堂查

看。翻到她头面盒子里，一包碎银子，一本书，一个诗卷。知县知道她也和本地名士唱和，签了一张批，备了一角公文，吩咐原差道：“你们押送沈琼枝到江都县，一路应小心，不准多事，领了回批来缴。”

那知县与江都知县是同窗好友，就详细写了一封书信，装入公文内，托他关照这个女子，让她回到父亲身边，另行择婿。

沈琼枝同两个差人出了县门，雇轿子抬着上了仪征的船。差人将行李放在船头休息，沈琼枝搭在中舱。过了一会儿，船家来收船费。两个差人碎了一口，拿出批文道：“你看，这是什么东西！我们办公事的人，不问你要钱就够了，还来问我们要钱！”

船家不敢再说什么，向别人要完了，便开船到了燕子矶。一夜西南风，清早来到黄泥滩。差人问沈琼枝要钱。

沈琼枝道：“我昨天听到了，你们办公事是不用船钱的。”

差人道：“沈姑娘，靠山吃山，临水吃水，都像你这样小气，让我们喝西北风！”

沈琼枝道：“我就不给你钱，你敢怎么样！”

说完，走出船舱，跳上岸去，两只小脚飞也似地，要自己走到县衙去。两个差人慌忙搬了行李，赶上来扯住她，被她略加抽腿挥拳，打倒在地，还不住吵骂，吵得船家和其他船上人都业说情。船家帮着雇了一乘轿子，请沈琼枝坐上。

两个差人讨了场没趣，只得灰溜溜地跟在后面，乖乖去了。

## 王秀才的故事



## 此生大志

五河县有位通晓经书的先生，叫余有达，人称余大先生，是杜少卿的表兄，长年在家教书。后来，被选为徽州府学训导，就带了家小，又约了兄弟余二先生一同到徽州上任。

余大先生本来很有文名，徽州人都知道。到任之后，一些秀才们争相来会，人人自得识明师。又有二先生一起畅谈，谈的都是些有学问的话，众人越发敬佩。

一天，余大先生正在厅上坐着，外面又走进一个秀才来，头戴方巾，身穿旧宝蓝长衫，面皮深黑，花白胡须，大概有六十多岁。那秀才手里拿着帖子，递给余大先生。余大先生看帖子上写着“门生王蕴”，回了礼，说道：“年兄尊字叫玉辉吧？”

那秀才道：“正是门生。”

余大先生道：“玉兄，二十年来一直想念，今日才得见面。我和你是好弟兄，不必拘泥这些俗套。”

余大先生请王秀才到书房里去坐，并叫人请二老爷出来。二先生出来，会着王秀才，互相又道了一番敬仰的话。三人坐下。

王秀才道：“门生在学里也做了几十年的秀才，是个迂笨的人。往年就是本学的教师，门生也不过是公堂去见见礼。今天因为是大老师和世叔来，大名鼎鼎，所以要时常来聆听老师和世叔的教训。要求老师不把我看作学里的普通门生，而当作直接受业弟子。”

余大先生说：“玉兄，你我是老友，哪能说这话？”

二先生道：“一向知道长兄清贫，如今在家还坐馆教书吗？”

今后有何打算？”

王秀才道：“不满世叔说，我此生有个志向，要著三部书，留给后人。”

余大先生道：“是哪三部？”

王秀才道：“一部礼书，一部字书，一部乡约书。”

二先生道：“礼书是怎么样？”

王秀才道：“礼书将三礼分起类来，如事亲之礼，敬长之礼等类。用经文大书，下面采诸经子史的话印证，教子弟们自幼习学。”

大先生道：“这一部书该颁于学宫，流行天下。请问字书是怎么样？”

王秀才道：“字书是七年识字法。已经完稿了，回去就送来请教师细阅。”

二先生道：“字学长时间不讲了，有这样一部书，功绩显赫。请问乡约书怎样？”

王秀才道：“乡约书不过是加些仪制，劝醒愚民的意思。门生因为这三部书，整天忙碌，所以没工夫再坐馆教书。”

大先生道：“玉兄，有几位公子？”

王秀才道：“只有一个小儿，有四个小女。大女儿守节在家里，那几个小女，都出嫁不到一年多。”

说着，余大先生留他吃了饭，弟兄两个，又一同送出大门来。

王秀才家离城有十五里。回到家里，向老妻和儿子说了余老师的厚爱之意。第二天，余大先生坐轿子下乡，又亲自来拜，留在草堂上坐了一会儿，去了。又过了一天，二先生走来，让人挑了一担米，会王秀才，道：“这是家兄的禄米一石。”又拿出一封银子来，道：“这是家兄的俸银一两，送给长兄先生。”

王秀才道：“小侄我没有孝敬老师和世叔，怎能反倒受起教师的恩惠来？”

余二先生笑道：“这个算得了什么。只是贵处这学署清苦，加上家兄初到。虞博士在南京几十两的拿着送给名士用，家兄也想学他。”

王秀才感激地说：“这是‘长者赐，不敢辞’，只得接受了。”

备饭留二先生坐，拿出三样书的稿子来，递给二先生。二先生细细看了后，赞叹不已。

坐到下午时分，只见一个人走进来说道：“王老爹，我家相公病情恶化，相公娘叫我来请老爹到那里去看一看。”

王秀才向二先生道：“这是我第三个小女家的人，因为女婿有病，约我去看。”

二先生道：“这样，我告辞了。尊作的稿子，我把稿带回家给兄长看，然后再送过来。”

说完，二先生将书稿放在桃米来的箩筐里，叫从人挑着，起身回城去了。

## 烈女殉夫

王秀才走了二十里，到了女婿家，看见女婿确实病情严重。多方用药，也总不见效。过了几天，女婿竟死了。王秀才大哭一场，女儿更是哭得天昏地暗。

女儿等丈夫装入棺材，出来拜见公婆和父亲，道：“父亲在上，我大姐姐死了丈夫，在家靠父亲养活，如今我又死了丈夫，难道还要父亲养活不成？父亲是贫寒之人，养活不了这么多女儿！”

王秀才道：“那你要怎么样？”

三姑娘道：“我如今辞别公婆、父亲，也跟着丈夫一块去阴世间！”

公婆听见这话，惊得泪下如雨，说道：“我儿，你疯了！自古蝼蚁还知道贪生呢，你怎么讲出这样的话来！你生是我家人，死是我家鬼，我做公婆的那能不养活你，要你父亲养活？快不要这样！”

三姑娘道：“爹妈也老了，我做媳妇的不能孝顺父母，反累爹妈，我心里难过，就由着我走这条路吧。只是我死还有几天时间，求父亲到家对母亲说了，请母亲到这里来，我当面作别，这是要紧的。”

王秀才听了，没有劝说女儿，反倒安慰亲家，道：“亲家，细细想来，我这小女是要真心殉夫，自古‘心去意难留’，你们就随她去吧。”又向女儿道：“我儿，你既然想这样，这是留名青史上的事，我难道会阻挡你？你尽管这样做吧。我就回家去叫你母亲来和你作别。”

亲家再三挽留，王秀才执意要去，径直回到家里，把三姑娘殉节的事向老妻说了。

妻子又惊又恼，道：“你怎么越老越发呆了！女儿要死，你该劝劝她，怎么倒叫她死？这算什么！”

王秀才道：“这样的事，你们妇道人家是不明白的。”

妻子明白同他是说不清楚，痛哭流涕，连忙叫了轿子，到亲家去劝说女儿。王秀才在家，仍旧看书写字，等候女儿的消息。

妻子去劝女儿，哪里劝得动。女儿每天梳洗，陪着母亲坐，只是一口茶饭都不吃。母亲和婆婆千方百计，苦苦哀求，她也不肯吃一点儿。饿到六天上，已不能起床了。母亲看着，伤心惨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抬了回来，在家养着。

又过了三天，二更时，几个人持着火把来敲门，报道：“三姑娘饿了八日，在今日午时去世了！”

王秀才的老妻听见，哭的昏了过去，灌醒过来，仍旧大哭不止。

王秀才走到床前说道：“你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她已是成了仙了，你哭她做什么？她这死得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她有这一个好名目去死哩！”

说完，仰天大笑起来，连声叫道：“死得好！死得好！”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

第二天，余大先生知道了这件事，非常震惊，感到太惨了，立即备了祭品，到灵前去拜奠，回来以后，马上传书办拟写文书，请求旌表烈妇。二先生帮着赶造文书，连夜呈了上去，又备了礼品来祭奠。三学的人，听见老师这样隆重，也就纷纷赶来祭奠。

过了两个月，上司批准下来，设立牌位，入烈妇祠，门首

建立牌坊。到了入祠那天，余大先生邀请知县，摆齐了仪仗。全县绅士，都穿着公服，步行相送。当日入祠安了位，知县祭，本学祭，余大先生祭，全县乡绅祭，两家亲戚祭，两家本家祭，整整祭了一天。然后，在明伦堂摆宴，人们要请王秀才来上坐，夸他生了这样一个好女儿，为纲常礼教生辉。

不知怎的，王秀才到了这个时候，才觉伤心起来，说什么也不肯来。众人在明伦堂吃过酒，也就散了。

## 出游南京

入祠过后，王秀才才到学署来拜谢余大先生。余大先生、二先生都出来相会，留下吃饭。

谈话间，王秀才道：“我在家里，天天看见老妻悲痛，心里不忍，想到外面去散心。要出游，除非到南京去，那里有大书坊，也许还可借机刻一刻我这三部书。”

余大先生道：“老哥要往南京，可惜虞博士离开那里了。要是虞博士在南京，见了这书，定会赞扬一番，就有书坊抢着刻去了。”

二先生道：“先生要往南京，哥可以写封信，给少卿表弟和绍光先生。”

余大先生欣然答应，连写了几封信。王秀才带着离开了家。

王秀才是乘船走的。一路上，看着湖光山色，悲悼女儿，心中凄然。来到苏州，正要换船，心里想道：“我有一个老朋友在邓尉山里，他最喜欢我的书，为什么不去先看看他？”于是把行李搬到山塘一个饭店住下，准备搭船往邓尉山。

那天船到晚上才开，天色还早，王秀才问店里人道：“这里有什么地方好玩吗？”

店里人道：“从这里上去，走六七里路就是虎邱，十分好玩。”

王秀才锁了房门，走出去。起初街道还窄，走到二三里路，渐渐宽阔了。路旁一个茶馆，王秀才走进来，吃了一碗茶。看见那些游船，有的很大，里边雕梁画柱，焚着香，摆着酒席，一路游到虎邱去。过去许多游船，又有几只客船，不挂帘子，

女人都穿着十分艳丽的衣服，坐在船里吃酒。

王秀才心里说道：“苏州风俗真不好。一个妇道人家，该是不出闺门，哪有个叫了船在这河内游荡的道理！”又看了一会儿，见船上一个穿白的少年妇人，他又回想起女儿，心里哽咽，眼泪不禁滚出来。

王秀才强忍着泪，出茶馆门，一直往虎邱那条路上走去。到了虎邱寺门口，循着石阶上去，转弯便是千人石，四面看，确实很热闹。天有些阴了，王秀才怕下雨，不敢久呆，匆匆赶回店来。

到晚，雨下了起来，但不大，那船照旧开了。王秀才来到邓尉山，找到那朋友家里，只见一座矮矮的房子，门前垂柳掩映，两扇门关着，门上贴了白。王秀才吃了一惊，忙去敲门，那朋友的儿子，穿着一身的孝，出来开门，见了王秀才，说道：“老伯怎么今天才来？我父亲天天想你！直到最后，还念叨不能见你老一面，又恨没见到老伯的全书。”

王秀才听了，知道老朋友已亡故，那眼里的热泪再止不住，纷纷滚落下来。叫孝子领到灵柩前，将祭品连同自己的书摆上，痛哭了一番。当晚住了一夜，第二天又到老朋友灵柩前辞行，又大哭了一场，含泪上船，那孝子一直送他到船上，才回去。

王秀才到苏州后，又换了船，一路来到南京水西门上岸，进城找牛公庵住下。拿着余大先生写的书信去会见朋友，哪知因虞博士在浙江做官，杜少卿寻他去了；庄绍光到故乡去修祖坟；迟衡山、武书都到远处为官去了，一个也没有会着。王秀才却也不后悔，听其自然，每天在牛公庵看书。

过了一个多月，王秀才盘费用完了，上街来闲走。走到巷口，遇着一个人向他作揖道：“老伯怎么在这里？”

王秀才看那人，原来是同乡人，姓邓，名义，字质夫。这



邓质夫的父亲与王秀才同案进学，又是好友，因此称他老伯。王秀才道：“老侄，几年不见，一向可好？”两人说着，一起到牛公庵来坐。

王秀才说道：“贤侄，当初令堂老夫人殉节，名闻天下。哪知如今我第三小女，也有这一番刚烈。”于是便把女儿殉夫的事说了一遍。邓质夫听着，没有言语。

王秀才道：“因老妻在家哭泣，心里难过，府学余教师写了几封书信给我来这里会几位朋友，不想一个也没有见着。”

邓质夫问他要会的人，便叹息道：“小侄也恨来得晚了！当年南京有个虞博士，名坛鼎盛，泰伯祠修成，各方名士来祭，名扬天下。自从虞博士去了，这些贤人君子，风流云散，现今都不在了。”

王秀才也不禁感叹世事难测。又到邓质夫寓处住了几天，道：“在外边时间长了，也烦了，我还是回家去，只是没有盘缠。”

邓质夫道：“老伯怎么这样说！我就去料理盘缠，送老伯回家去。”备了饯行的酒，拿出了十几两银子来，又雇了轿夫，送王秀才回徽州。

王秀才本想到外面出游，解解心中的忧愁，不想，反又添了这许多烦恼。

## 万中书的故事

## 接风

万中书，名里，字青云。中书，是朝廷内阁设置的官职名称。

一天，他二十年前结拜的兄弟，也就是当年在邓乡绅席上骂杜少卿是杜家第一败类的那位高翰林，得知他在京师荣升了中书，特地设宴为他庆贺。高翰林请来的有亲家秦中书，还有一位施御史，以及武书、迟衡山等人。这些人陆续都到了，只有万中书还没有来，高翰林又叫管家去催。

吃着茶，高翰林道：“我这兄弟是浙江一个最有才的人，一笔的好字。二十年前，我做秀才之时，在扬州见着他。他那时还是个秀才，举动就与常人有些不同，那时的盐务诸公都不敢慢怠他。自从我进京后，我们很少交往。前天他从京师回来，说已授了中书，将来和秦亲家同一处衙门了。”

秦中书笑道：“既然是我的同事，为什么要亲家做东？明日一定请万中书到我家去。”

说着，万中书已经走到门口，传了帖。高翰林拱手立在厅前，叫管家请轿，开了门。万中书从门外下了轿，急步走上前，拜揖叙坐。

万中书道：“承蒙老先生厚爱，实不敢当。小弟二年分别的情怀，也要借尊酒一叙。但不知老先生今日可还另有他客？”

高翰林说还请了四位客人，是来陪先生的。就让管家将四位客请来正厅相会。

万中书道：“小弟二十年前，在扬州有幸见到高先生，那时高先生还没有高升，但气度非凡，小弟就知道以后必定是朝

廷的柱石。今天有幸又得老先生和诸位先生教诲。”又向武书、迟衡山道：“二位先生高才久屈，一定是大哭晚成之人。”

迟衡山道：“弟辈碌碌，怎能比老先生大才。”

武书道：“高老先生原是老先生同盟，将来自然是一样高升。”

万中书道：“学生我也就这终身职衔了，要想开到翰林学士，恐怕是不能了。”

几个人客气一番，用过饭，又到高翰林花园赏花，谈些考场中的轶事。晚间席散，秦中书拉着万中书道：“老先生一来是亲家的同盟兄弟，二来又你我同事，明天千万到寒舍一叙还是我们六个人。”

翌天，除武书、迟衡山推说有事未到，其余都来秦家相聚。施御史道：“这两个人真怪，但凡我们请他，十有八九是不到场的。如果说他真的事，做秀才的哪里有那么许多事！如果说他摆身分，一个秀才的身分能到哪里去！”

秦中书道：“老先生同亲家在这儿，那二位来也好，不来也罢。”

万中书道：“那二位先生的学问，想必也还是好的？”

高翰林道：“哪里有什么学问！若有学问，早就不做老秀才了。”

正说着，忽听见左边房子里高声说道：“妙！妙！”众人都觉得奇怪。管家来禀道：“是二老爷的相好凤四老爹。”秦中书就叫管家将他请来。只见一个四十岁的大汉，两眼圆睁，双眉坡竖，一部乌黑的长须，垂过了胸膛；头戴一顶力士巾，身穿一领黑色缎紧袖袍，脚穿一双尖头靴，腰束一条丝带，肘下挂着小刀子，走到厅中时，对众人作一个揖，说道：“诸位先生在此，小子在后面却不知道，失陪了。”

秦中书拉着坐了，指着风四老爹对万中书道：“这位凤长兄是一个非常侠义之人。他的手底下实在有些讲究，武功很深，他要是一使劲儿，哪怕几千斤的石块，打落在他头上身上，他也会安然无恙。舍弟留他在家早晚请教，学些技艺。”

万中书道：“这个品貌，自然是个奇人，不象是手无缚鸡之力的。”

秦中书又问凤四老爹道：“你刚才为什么在里边连叫‘妙！妙！’？”

凤四老爹道：“这不是我，是你令弟。令弟才说人的力气是天生的，我就教他提了一段气，着人拿棒槌打，越打越不疼，他一时喜欢起来，在那里称妙。”

小厮们来请到内厅用饭。用过饭，小厮们又从内厅左边开了门，请诸位老爷进去闲坐。万中书同着众客进来。原来是两个对厅，比正厅稍小一些，收拾得也还精致。众人随便坐了，捧上十二样的茶来，一个小厮又向炉内添上些香，顿觉厅内香气缭绕，沁人心脾。

万中书暗想道：“他们家的排场到底与常人家不同，我到家为什么不也做起来？只是门面不得这样大，现任的官府，不能叫他上门来，也没有他这些手下人伺候。”

## 败露真相

万中书正暗自思索，一个穿花衣的戏子，拿着一本戏目走上前来，施礼道：“请老爷先点两出。”

万中书让过了高翰林、施御史，点了一出《请宴》，一出《饯别》。施御史又点了一出《五台》，高翰林点了一出《追信》。秦中书又叫奉上一巡清茶。

管家来禀道：“请诸位老爷到外边坐。”

众人陪着万中书从对厅上过来。到了二厅，看见做戏的场口已经铺设齐整，两边放了五把圈椅，上面都是大红盘金椅搭，依次坐下。掌班带着全班的戏子，都穿了各种角色的衣裳，上来见过礼，打鼓手立到沿口，轻轻打了一下鼓板。只见那红娘，扭捏扭捏，走上场来。

这红娘刚唱了一句，只听得大门口一阵锣响，有几个戴红黑帽子的吆喝着进来。众人都疑惑：“《请宴》里面从没有这个做法的！”这时，管家惊慌地跑进来，还来不及说话，早有一个官员，头戴纱帽，身穿玉色缎袍，脚下粉底皂靴，走上厅来。后面跟着二十多个捕役，前头两个，走到上面，把万中书一把揪住，用一条铁链套在颈子上，就拉了出去。众人吓得面如土色，摸不着头脑，那戏也就停演了。

施御史定了定神，向高翰林道：“你这老朋友的事，老先生自然知晓一点吧！”

高翰林道：“这件事情，小弟确实不知。但是刚才知县大人也太可笑，为什么装这个模样？”

秦中书埋怨道：“姻弟酒席上被官府捉了去，这个脸面也

不怎么好看！”

高翰林道：“老亲家，你这话差了。我坐在家里，怎知道他有什么事？况且拿去的是他，不是我，有什么不好看的？”

说着，管家又上来禀道：“戏子们请问老爷，是接着演，还是回去？”

秦中书道：“客人犯了事，我家人又没有犯法，为什么不唱？”

大家又坐着看戏。只有凤四老爹一个人坐得远远的，看着他们冷笑。

秦中书瞥见，问道：“凤四哥，难道这件事你知晓一二？”

凤四老爹道：“我怎么知道？”

秦中书道：“你不知道，为什么发笑？”

凤四老爹道：“我笑诸位老先生好笑。人被拿去，不管不问！依我的愚见，应该派一个能干的人到县里去打探一下为的是什么事。一来查清下落，二来也可知道与诸位老爷有无牵连。”

施御史忙应道：“这话说有理！”

秦中书也连忙道：“有理！有理！”于是当即差了管家到县里去打探。

过了一会，管家打探回来，托人抄来一张牌票，上面写着万青云系浙江台州府已革生员(秀才)，是被查处的台州总兵苗而秀案内的要犯，潜逃在外，要捉拿归案。这知县是浙江人，见是本省巡抚亲提人犯，所以亲自带人来拿了。

高翰林道：“不但人拿得糊涂，在这牌票上的文法也有些不明不白。这人说是个中书，怎么是个已革生员？就是已革生员，怎么又能拖到总兵的案子里去？”

其他几个人也觉得事有蹊跷(qí qí o, 奇怪)，凤四老爹自告奋勇，要再去打听。

凤四老爹会着浙江的差人，也没有打听出一点新东西，只说是个要犯。又托人到监里，直接去见万中书。

万中书向凤四老爹道：“小弟这次大概是含冤了。你回去替我致意高老先生同秦老先生，今后可能难再相见了。”

凤四老爹又细细问了他一番，他也没说出什么。凤四老爹一口气跑回到秦中书家，戏已经散了，施御史也回去了，只有高翰林还在这里等着。凤四老爹道：“真是奇得很！不但官府不知道，连浙江的差人也不明白。不但差人不知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样糊涂事，须我同他到浙江去，才能明白。”

秦中书道：“这也就罢了，别去管他这些闲事！”

凤四老爹坚持要去，高翰林也怕日后连累，就撺掇凤四老爹同去，并送他十两银子做盘缠。

第二天起来，凤四老爹到县衙去会解差。知县坐在三堂提审万中书。看见万中书头上还戴着纱帽，身上还穿着七品官服。知县猛然想到，他拿的是“已革的生员”，怎么却是这官员打扮？又对了对人名，年龄，相貌，丝毫不差。就问道：“你到底是生员，是官？”

万中书道：“我本是台州府学的生员，今年在京，因书法优异，保举中书职衔的。生员并没有被革过。”

知县道：“授职的知照，想是还没有下来。因有了官司，抚台将你生员革了，也说不定。但你是浙江人，本县也是浙江人，不难为你。你的事，你自己好好去辩解就是了。”为了照顾他，知县在解送文书上写了万中书“供称本年在京保举中书职衔”字样，还不脱官服，要解差一路小心伺候。

县门口的行人看见一个戴纱帽穿官服的官员被押解出来，都觉得新鲜，纷纷来看热闹，一下子围了几百人。解差怎么嚷也走不开。凤四老爹好不容易挤到前面，同一个叫赵升的解差



说了几句话，先去附近赵升家里停一下。左挤右撞，一会儿，总算进了他家。凤四老爹叫赵升把万中书的锁开了，脱下自己的一件长衣，给万中书换上，又摘下自己的帽子给他戴。自己只包着网巾，穿着短衣。道：“这里地方太小，都到我家去。”

万中书同三个差人跟着凤四老爹一直走到洪武门，进了大门，来到二厅，万中书跪下就拜。

凤四老爹道：“这时不必行礼，先生先坐着。”又对差人道：“你们三位都是明眼之人，不用多说了。你们都在我这里住下。万老爹是我的好友，这场官司，我是要同他去打的。我也不难为你们。”

三位差人知道凤四老爹的厉害，也不敢说什么，只求他快点。凤四老爹道：“这个自然。”当下把三位差人送到厅对面一间空房里住下。拉万中书到左边一个书房里，问道：“万先生，你的事情，不如实告诉我，就有天大的事，我也可以帮助你。要是只说含糊话，我就管不了。”

万中书这才说道：“我看老爹，果真是个豪杰，真人面前我也不说假话了。我这场官司，倒不输在台州府，反要输在这江宁县。”

凤四老爹道：“江宁县老爷待你很好，这是为什么？”

万中书道：“不瞒老爹说，我确实是个秀才，不是个中书。只因家中难度日，没办法出来走走。要说是个秀才，谁人理你；说是个中书，那些商家同乡绅财主们，才肯有点照应。不想今天被县尊把我这官职写在文书上，将来押解回去，这假官的官司吃不起了。”

凤四老爹沉思了一下，道：“万先生，你假如是个真官回去，这官司可能打赢？”

万中书道：“我同苗总兵只有一面之缘，又不曾有什么贪

冤枉法的事，是不会大输的。只要那里不知道假官一节，就好办了。”

凤四老爹道：“你等着吧，我自有办法。”

## 巧谋

凤四老爹一面叫家人准备酒饭，招待万中书和三个差人，一面亲自到秦中书家去。

秦中书听说凤四老爹回来了。外衫也没有穿，就走了出来，问道：“凤四哥，事情怎样了？”

凤四老爹道：“你还问哩！闭门家中坐，大祸临头了。你还不知道哩！”

秦中书吓得惊慌起来，连忙问道：“怎么了？怎么回事？”

凤四老爹道：“怎么的不怎么的，官司够你打半辈子的！”

秦中书越发吓得面如死灰，要问都问不出来了。

凤四老爹道：“你说他到底是个什么官？”

秦中书道：“他说是个中书。”

凤四老爹道：“他的中书鬼都不知道！”

秦中书道：“难道说他是个假的？”

凤四老爹道：“可不是假的！只是这一场官司，把一个假官从你府上捉走，那浙江巡抚只消在文书上带上一笔，不用我说，老先生你，只怕也就是‘滚水泼老鼠’，难以承受了。”

秦中书听了这些话，目瞪口呆，望着凤四老爹喃喃道：“凤四哥，你是很会办事的人。如今这件事，到底怎样做好？”

凤四老爹道：“没有别的好办法。只要他的官司不输，你的身家就不破。”

秦中书道：“怎么叫他官司不输？”

凤四老爹道：“这也简单假官就输，真官就不输。”

秦中书道：“他已是假的，怎么又能做成真的？”

凤四老爹道：“难不成你也是假官？”

秦中书道：“我是遵例保举来的。”

凤四老爹道：“你保举得，他就保举不得？”

秦中书道：“就是保举，时间也来不及呀？”

凤四老爹道：“怎么来不及？有了钱，就是官！现放着一位施老爷，还怕商量不好！”

秦中书道：“这就快些叫他办。”

凤四老爹道：“他要是能办，就不是假的了。”

秦中书道：“依你看，怎么办呢？”

凤四老爹道：“你若不怕吃官司，就随他去。如果图干净，替他办一个，等他官司赢了，得了官，叫他一五一十算了来还你。”

秦中书听了这番话，叹了一口气，道：“都是这好亲家，拖累我这一场。如今也只好这样办了，凤四哥，银子我出，只是事要你办去。”

凤四老爹道：“这就是水中捞月了。这件事，要高老先生去办。”

秦中书道：“为什么非要他去？”

凤四老爹道：“施御史老爷是高老爷的好友，要高老爷怒求他，尽快照惯例写保举文书送到内阁，存了案，才管用哩。”

秦中书如大梦初醒，连连称道：“凤四哥，你果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随即写了帖子，请高亲家来商议。

不多一会，高翰林到了，秦中书会着，就把凤四老爹的话说了一遍。

高翰林连忙道：“这个我马上去办理。”

凤四老爹在一旁道：“这是紧急事，秦老爷快把银子交给高老爷去吧。”

秦中书忙叫管家捧出十二封银子，每封足银一百两，交给高翰林道：“如今一半人情，一半礼物。这原是我垫出来的。我也知道银子还不足，阁里还有些使费，都请亲家费心，奉托施老先生包办了吧。”

高翰林不好意思拒绝，只得应允。拿了银子到施御史家，托施御史连夜打发人进京办去了。

凤四老爹急忙赶回家里，走进书房，只见万中书还在椅子上焦急望着哩。

凤四老爹道：“恭喜！恭喜！如今你的官变成真的了！”随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万中书不觉倒身下去，向凤四老爹一连磕了二三十个头。凤四老爹拉了几次，这才起来。

## 获释

凤四老爹替万中书办了一个真中书后，才拿了行李，同三个差人送万中书到台州审官司去。

途中船上，凤四老爹对万中书说道：“我看先生此次虽然没有大伤筋骨，但是都院的官司，也够拖缠哩。依我看，审你的时候，不管问你什么事情，你只说家中住的一个游客凤鸣歧做的。等他来拿了我去，我自有办法。”

万中书感激地点头答应。

不到几日，抵达杭州，又换船直到台州，五个人一齐进了城。

府差道：“凤四老爹，家门口恐怕有风声，官府知道了，小人担待不起。”

凤四老爹道：“我有办法。”

凤四老爹从城外叫了四乘小轿，放下帘子，叫三个差人同万中书坐了，自己在后面走，一齐往万中书家去。

来到万中书家外面小厅，凤四老爹同三个差人坐下，只万中书进入内室。初听见里面有哭泣声，一会儿，又不哭了。又过了一會兒，内里备了饭出来。

吃了饭，已是掌灯时分。凤四老爹叫差人悄悄去台州府请承办这件事的书办。那书办叫赵勤，听说南京凤四老爹同来，大吃一惊，说道：“那是个仗义的豪杰，万相公怎么与他交好？这可是他的好运了！”当下就同差人到万家来。见着凤四老爹，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热情。

凤四老爹道：“赵师父，只有一事相托：到时在堂上，知

府太爷录过供，供出来的人，你就拖了去解。”

赵书办答应了。

第二天，万中书乘小轿子到了府前城隍庙里面，仍旧穿了七品公服，戴了纱帽，着了靴，只是颈子上多系了根链子。府差缴了牌票，知府祁太爷立即升堂，解差赵升手拿批文，将万中书解上堂去。

祁太爷看见万中书纱帽圆领，先吃了一惊：看了批文，有“遵例保举中书”字样，又吃了一惊。抬头看那万青云，直立不跪，于是问道：“你的中书是什么时间中的？”

万中书道：“是本年正月内。”

祁太爷道：“为什么不见知照？”

万中书道：“那知照由阁里下到部，由部下到本省巡抚，也须一些日子。估计也快到了。”

祁太爷道：“你这中书早晚也是要革的了。”

万中书道：“中书我自去年进京，今年回到南京，并没有做犯法的事。请问太爷，隔省差拿，到底是因为什么？”

祁太爷道：“那苗镇台疏失了海防，被抚台参拿了。在他衙门里搜捕时，发现有你的诗笺，上面有阿谀奉承的话，是你被他花钱买通了做的，现在赃款，你还不认罪吗？”

万中书道：“这就是天大的冤屈之事。中书在家之时，并没有见过苗镇台一面，怎么会有诗送他？”

祁太爷道：“本府亲自看过，长篇大论，后面还有你的姓名图章。你还能不承认吗？”

万中书道：“中书我虽然也曾愧列师门，诗却是不会作的。至于名号的图章，中书从来也没有方。只有家中住的一个客，上年刻了大大小小几方送中书，中书就放在书房里，没有收进去。就是作诗，也是他会，恐怕是他冒名也很难说。还求太爷

细察。”

祁太爷道：“这人叫什么？如今住在哪里？”

万中书道：“他姓凤，叫凤鸣岐。现住在中书家里。”

祁太爷立即拿了一支签，差原差立拿凤鸣岐，当堂回话。差人去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把凤四老爹拿来，带到二堂。

祁太爷问道：“你就是凤鸣岐吗？一向可与苗总兵有交往吗？”

凤四老爹道：“我并不认得他。”

祁太爷道：“那万青云送他的诗，招出是你作的，连姓名图章也是你刻的。你为什么做这些犯法的事？”

凤四老爹道：“不但我生平不会作诗，就是作诗送人，也不是一件犯法的事吧！”

祁太爷道：“你还狡辩！取大刑来！”

那堂上堂下的皂隶，吆喝一声，把夹棍向堂口一掼。两人扳翻了凤四老爹，把他两只腿套在夹棍里。

那祁太爷道：“给我用力地夹！”

扯绳的皂隶把绳子稍用力一收，只听“喀嚓”的一声，那夹棍迸为六段。

祁太爷道：“这厮莫不是有妖术？”

随叫换了新夹棍，重新再夹。哪知绳子还没来得及扯，又是一声响，那夹棍又断了。一连换了三副夹棍，足足地断作十八截，散了一地。凤四老爹只是冷笑，并没有一句口供。祁太爷吓坏了，只得退了堂，将犯人收监，亲自坐轿上公馆辕门面禀了抚军。

那抚军听了细禀，知道凤鸣岐是出名的壮士，其中一定有缘故。况且苗总兵已经死于狱中，万青云保举中书的知照也到了院里，事情就无什么大碍了。于是吩咐祁知府从宽处理，将



万青云、风鸣岐都释放了。这一场焰腾腾的官司，就这样被凤四老爹一瓢冷水平息了。

官司完了，万中书同凤四老爹回到家中，不住地说道：“老爹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长爹娘，我该怎样报答你呢？”

凤四老爹大笑道：“我与先生既非旧交，往日又不曾受过你的恩惠，这不过是我一时兴起，做了点小事。你要认真感激起来，那倒是个鄙夫之见了。我如今要往杭州去找一个朋友，明日就走。”

万中书再三挽留不住，只得随凭凤四老爹意愿。第二天，凤四老爹别了万中书，没有受他杯水之谢，往杭州去了。

## 市井四奇人的故事

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完了。这时虞博士那一辈人，老的老，死的死，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不问尘事的。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情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是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见萧索。凭你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也没有一个人来与你细研。所以那些大户人家，婚娶丧祭，乡绅堂里，坐着几个席头，无非讲的是些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那些贫贱儒生，又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哪知市井之间，又出了几个奇人。

## 季遐年写字

季遐年是个奇人能写一笔好字。他很小死了父母，无家无业，只得在一个寺院里栖身。见和尚上堂吃斋，他也捧着一个钵(bō)，站在那里，随堂吃饭。和尚他也不讨厌他。

他的字写得最好，却又不肯摹仿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风格，由着笔性写。凡是有人要请他写字时，他三日前，就要斋戒一日，第二日磨一天的墨，从不许别人替他研磨。就是写十四字的对联，也要用墨半碗。用的笔，都是人家用秃了丢弃的。到写字的时候，要三四个人为他按着纸。哪个按得不好，他就骂、还打。他愿意写才写，他如果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都不看。他又不修边幅，穿一件破旧的长衫，趿拉一双将烂的蒲草鞋。每天写了字，得了钱，自家吃了饭，剩下的就不要了，随便送给一些不相识的穷人。

那天下大雪，走到一个朋友家，他那一双烂的蒲草鞋，踩了人家书房一地泥。主人知道他的脾气不好，心里不高兴，又不好说出口，只得问道：“季先生的尊履坏了，可否买双换换？”

季遐年道：“我现在没有钱。”

那主人道：“你若肯写一幅字送我，我买鞋送你。”

季遐年道：“我难道没有鞋，要你的！”

主人嫌他肮脏，(zhuān, 脏)，进屋去，拿出一双鞋来，道：“你先生暂且凑合穿一下，恐怕脚底下冷。”

季遐年生气了，连声告别的话也没说，就走出大门，边走边嚷道：“你家是什么要紧的地方！我这双鞋就不可以坐在你

家！我坐在你家，就是算抬举你。我稀罕你的鞋穿！”一直走回天界寺，气呼呼地又随堂吃了一顿饭。

吃完饭，季遐年看见和尚房里摆了一匣子上好的香墨，就问道：“你这墨可要写字？”

和尚道：“这是昨天施御史的令孙老爷送给我的。我还要留着转送别的施主老爷，不用来写字。”

季遐年道：“写一幅好哩。”

不由分说，走到自己房里，拿出一个黑盆子来，拣出一锭墨，舀些水，坐在禅床上就磨起来。其实，和尚知道他的性子，是故意激他写。

季遐年正在研磨之时，侍者进来向老和尚道：“下浮桥的施老爷来了。”和尚迎了出去。那施御史的孙子已走进禅堂来，看见季遐年，也不见行礼，经同和尚到那边叙寒问暖。季遐年磨完了墨，拿出一张纸来，铺在桌上，叫四个小和尚替他按着。他取了一管秃笔，蘸饱了墨，对着纸看了一会儿，一气就写了一行。那右手后边的小和尚动了一下，他就一凿，凿得小和尚直叫唤，矮下半截。老和尚听见，慌忙过来，替小和尚按着纸，让他写完了。施御史的孙子也过来看了一会儿，向和尚告辞走了。

第二天，施家一个小厮来到天界寺来，看见季遐年，问道：“有个写字姓季的可在这里？”

季遐年道：“问他干什么？”

小厮道：“我家老爷请他明天去写字。”

季遐年听了，也不看他，说道：“好的，只是他今天不在家，我明天叫他去好了。”

第二天，季遐年走到下浮桥施家门口，要进去。看门人拦住道：“你是干什么的，怎么乱往里边跑！”

季遐年道：“我是来写字的。”

那小厮从门房里走出来，看见他后说：“原来就是你！你也会写字？”带他走到敞厅上。

小厮进去回禀。施御史的儿子刚走出屏风，季遐年迎着脸大骂道：“你是什么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欠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

一顿大嚷大叫，把施乡绅骂得哑口无言，低着头进去了。那季遐年又骂了一会儿，回到了天界寺里。”

## 王太下棋

王太祖上是三牌楼卖菜的，到他父亲手时，家道更加败落了，把菜园子都卖掉了。后来父亲死了，他无以为生，就到虎踞关一带卖吸烟点火用的火纸筒生活。

王太从小最喜下围棋，视棋如生命。

那一日，妙意庵做会。那庵临着乌龙潭。正是初夏的时节，一潭碧新的荷叶，亭亭浮在水上。这庵里曲曲折折，也有许多亭榭，那些游人都进来玩耍。

王太也走进来，各处转转，走到一棵大柳树下。只见一个石台，两边四条石凳，三四个大老官围着两个人在那里下棋。

一个穿宝蓝长衫的道：“我们这位马先生，前天在扬盐那里下棋，赢得一次可获一百一十两银子，他共赢了二千多两。”

一个穿玉色长衫的少年道：“我们这位马先生是天下的大棋手，只有这卞先生被让两个子还可以应付得来，像我们要学到卞先生的地步，也就十分费力了。”

王太挨着身挤上前去偷看。旁人看见他衣裳褴褛，推推搡搡，不愿让他上前。底下坐的主人道：“你这样一个人，也会下棋吗？”

王太道：“我略懂得一些。”撑着两手看了一会儿，嘻嘻地笑。

那姓马的道：“你这人笑什么，难道能胜过我们？”

王太道：“勉强将就。”

主人道：“你是什么人，敢同马先生下棋！”

姓卞的道：“他既然如此大胆，就让他出个丑有什么妨碍！”

好叫他知道我们老爷们下棋，不是他插得嘴的！”

王太也不拒绝，摆起子来，就请那姓马的动着儿。旁边的人都觉得可笑。那姓马的同他下了几下儿，觉得他出手不凡。下了半盘，站起身来道：“我这棋输了一半了！”

那些看的人都还不明白。只有姓卞的道：“论这局面，却是马先生略负了些。”

众人大惊，就要拉着王太吃酒去。

王太大笑道：“天下哪里像下棋这样快活的事！我下了棋，高兴极了，哪里还吃得下酒！”

说罢，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走了。



## 盖宽卖茶

盖宽原是个开当铺的人，后来开了个茶馆。

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家境富有，开着当铺，又有田地。那亲戚本家都是些有钱之人。他嫌这些人俗气，每天坐在书房里作诗、看书，又喜欢画几笔画。

由于他诗作，画画都很好，就有许多作诗画画的人同他交往。虽然那些人诗作得不如他好，画也画得不如他好，他却爱才如命，每逢那些人来，留着吃酒吃饭，又说又笑。那些人家里有婚丧嫁娶的事，没有银子，来向他借，他从不推辞，几百几十的拿给人用。那些当铺里的伙计，看见主人这样，都说他有些呆气，在当铺里尽情作弊，本钱渐渐赔光了。田地又接连几年都被水淹，赔种赔粮，一些混帐的人就劝他变卖。卖来的银子，能用多久？祸不单行他家又接连失了几次火，只好搬到一所小房子去住。又过了半年，妻子去世了，开丧出殡，把小房子又卖掉了。可怜这盖宽带着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一个僻静巷内，寻了两间房子开茶馆。

盖宽清早起来，生了火，把水热上，仍旧坐在柜台里作诗画画。他家各样的东西都卖尽了，只有这几本心爱的书是不肯卖的。有人来吃茶，他放下书就去拿茶壶、茶杯。茶馆的利钱很少。一壶茶只赚得一个钱，每天卖五六十壶茶，只赚五六十个钱。除去柴米，还能干得什么事！

那天，盖宽正坐在柜台里，一个邻居老爹过来闲谈。那老爹看他寒冬十月里还穿着单布衣裳，问道：“你老人家如今生活也算十分艰难了，从前有很多受过你老人家的恩惠，现在都

不愿到你这里来走动。那些亲戚本家，境况也还好，你为什么不去向他们借点钱，做些大生意过日子？”

盖宽道：“老爹，‘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以前我有钱的时候。身上穿得也体面，连跟的小厮也齐整，和那些亲戚本家在一块，还算般配。如今我这副模样，走到他们家去，这是人家不嫌弃我，我自己也觉得可厌。至于老爹说有受过我恩惠的，那都是一些穷人，我如果去找他们，空惹他们不安，有什么趣味！”

邻居见他说得苦恼，道：“老人家，你这茶馆今天冷清，料想今天也没什么人来了，趁着天气好，我们到南门外玩玩去吧。”

盖宽道：“玩玩最好，只是手头没钱，怎么能去？”

邻居道：“我带一点银子，吃个素饭行吧。”

盖宽道：“又打扰你老人家了。”

两个人一路走到出南门来，吃了五分银子的素饭，径直走进报恩寺里。大殿南廊、三藏禅林、大锅，都详看了一遍，然后到宝塔背后一个茶馆里吃茶。

邻居老爹道：“如今时世变了，报恩寺的游人也稀少多了。”

盖宽道：“你老人家已七十多岁年纪，不知经历过多少事，如今不比当年了。像我也会画两笔画，要是当时虞博士那一班名士在，哪里还愁没碗饭吃！不想今天就艰难到这步田地！”

那邻居道：“你不说我倒给忘了。这雨花台附近有个泰伯祠，是当年一个迟先生建造的。那年请了虞博士来，极为热闹！我们吃完了茶，一同到那里去看看。”

于是，二人来到泰伯祠，只见大殿屋脊倒了一半，两扇大门倒了一扇，后边的五间楼，加楼板都没一块了。

盖宽感叹道：“这样的名胜地方，破败成这样，竟没有一

个人来修理。那么多有钱的，拿着整千的银子去盖僧房道院，哪一个肯来修理圣贤的祠宇？”

邻居老爹道：“当年迟先生买了多少东西，都是古老样式的，收在这楼底下几座大柜时，如今连柜也不见踪影了！”

盖宽道：“这些古事，提起来令人悲伤，我们不如回去吧！”

两人慢慢走出来，顺便登上雨花台绝顶。望着隔江的山色，笼云裹翠；那江中来往的船只，帆樯历历可数；那一轮红日，沉沉地傍着山头下去了。两个人慢慢地下了山，走回城去。

盖宽依旧卖茶。到了第二年三月间，有个人家一年出八两银子，请他到家教书去了。

## 荆元弹琴

荆元是一个做裁缝的，五十多岁，住在三山街并开了一个裁缝铺。

他每天替人家做了活计，余下来的工夫就弹琴写字，也很喜欢作诗。朋友们问道：“你既然要做雅士，为什么还要做你这裁缝？怎么不同学校里的人结交一下？”

荆元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所以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如果读书识字就不能，做裁缝不成？况且那些学校里的人，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们相好。我如今每天有六七分银子的收入，饱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富贵，又不看别人的颜色生活，不是很快活吗？”

朋友们听了他这一番话，也渐渐不与他来往。

有一天，荆元吃过了饭，闲踱到清凉山来。这清凉山是个城西十分幽静的地方。在这他有一个朋友，姓于，住在山背后。那于老汉既不读书，也不做生意，带领着五个儿子管理园地。那园有二三十亩大，中间空隙之地，种了各色花卉，堆着几块石头。老汉就在那边盖了几间茅草房，房周围几株梧桐，长到三四十围大。老汉看着儿子灌了园，就到茅屋生起火来，烧好了茶，边喝茶边欣赏园中的景致。

这天，荆元走了进来，于老汉迎上前道：“好些时不见老哥来，生意忙得很吧？”

荆元道：“确实很忙。今日才有点空闲，特来看看老爹。”

于老汉道：“我也恰好烹了一壶茶，请品尝。”斟了送过

来。

荆元接了，坐着吃，道：“这茶，色、香、味俱佳。老爹，都是从哪里取来的这样好水？”

于老汉道：“我们城西不比你城南，到处井泉水，都是吃得的。”

荆元道：“古人动不动就说要到桃源避世，哪里要什么桃源？只如老爹这样消遥自在，住在这样安静的地方，就是人间的活神仙了！”

于老汉道：“只是我老拙一样事也不会做，怎如老哥会弹一曲琴，也觉得消遣些。近来想是更加弹得好了，不知什么时候可以请教一回？”

荆元道：“这也容易。如老爹不嫌粗浅，明天我就拿琴来请教。”

第二天，荆元果真抱了琴来到园里，于老汉已点燃一炉好香，在那里等候。互相见面，寒暄几句。于老汉替荆元把琴放在石凳上。荆元席地坐下，于老汉坐在旁边。

荆元慢慢地和了弦，弹起后，铿铿锵锵，声震林木。那些鸟雀也都停在枝间偷听。弹了一会儿，突然变作徵音，凄清宛转。于老汉听到深微的地方，不觉潸然泪下。

从此以后，他们两人往来不断。